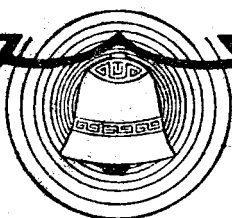


洪
滌
塵
編
著

新疆史地大綱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京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滬一版

新疆史地大綱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七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洪 濂 慶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90)

例言

(一) 新疆遠處西陲，居屏藩之要衝，當輪廓之外蔽，在國防上之地位，至為重要，爰緝是書，藉以引起國人之注意。

(二) 本書首加緒論，總述其概，次分二章，第一章為地理，共六節，第二章為歷史，共十三節，直至最近新疆事變為止。

(三) 地理為人類活動之舞台，歷史為人類活動之成績，地理與歷史之關係，至為密切，故治歷史者，必先明其地理，本書所以將新疆之地理歷史合編者，意即此也。

(四) 本書第一章專敘新疆之地理環境，章首作一新疆總圖，第二章專敘新疆之歷史關係，其中插入關於歷史上之變遷圖多幅，俾閱者易於瞭解。

(五) 本書以新疆幅員廣大，歷史悠久，篇幅有限，未能盡舉，故名之為史地大綱。

(六) 作者才力淺薄，時間匆促，未妥之處，自知難免，宏識之士，幸以教我，俾便修正！

(七) 本書完稿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此後有關新疆地理上之發現，歷史上之推演者，當另文續之。

葉序

慨自遼瀋淪陷國中人士痛朔風不勁西陲堪虞蹶然以興注意及於新疆夫以新疆土地之廣漠氏族之錯雜環境之艱危交通之阻迴而欲於向壁閉門之中求實施有效之策不待智者亦知其不可矣然而荆棘在地行旅維艱有志於實地考察者今方躊躇趑趄襪被未前則不得已而蒐討及於史地簡編亦眷念新疆者所宜有事也洪君滌塵編新疆史地大綱蒐集既富選採尤精索讀一過饜飫滿志是誠應時代之需求者矣敬以序葉楚儉

新疆史地大綱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地理

第一節 地位與地勢……………一三

第二節 氣候與物產……………一九

第三節 交通與貿易……………三一

第四節 重要都市……………四五

第五節 人種與人口……………五九

第六節 宗教與風俗……………七一

第二章 歷史

第一節 西漢時之西域……………七七

第二節	東漢時之西域·····	九九
第三節	漢末及隋時之西域·····	一一三
第四節	唐時之西域·····	一一七
第五節	宋元明時之西域·····	一二五
第六節	清時之西域·····	一三七
第七節	左宗棠之平回亂·····	一五五
第八節	新疆之建省·····	一六三
第九節	新疆之歷次勘界與失地·····	一六九
第十節	帕米爾問題·····	一八五
第十一節	民國後之新疆·····	一九七
第十二節	最近新疆事變之始末·····	二〇九
第十三節	新疆之國際關係·····	二三三

新疆史地大綱

緒論

新疆東扞長城，南接西藏，西憑葱嶺，北蔽蒙古，居神州大陸之中心，爲我國西北之屏障，得之足以阻歐力之東漸，失之足以資敵人之西侵，其形勢之險隘，地位之重要，誠不可以等閒視之，奈自晚清迄於民國，國內政變迭起，戰亂頻仍，塞外邊疆，無暇顧及，國人復昧於地理，不加研究，致沿邊疆土，多被俄人所蠶食，帕米爾更被英俄所私分，天山南北，佈滿外人之勢力，大好河山，竟爲列強所角逐，追思既往，痛念將來，實不勝惴惴其慄矣！今者開發西北，鞏固邊圉，朝野已一致認爲目前之要圖，關於新疆問題之論述，亦紛紛見諸報章雜誌，滌塵不察，輯是一書，雖自知才識膚淺，但願爲拋磚引玉，爰將新疆之地理與歷史，先爲綜述如次：

(1) 地理上之新疆 新疆古稱西域，迄清光緒八年左宗棠平定回亂，十年建爲行省後，始稱新疆。其地位於西陲，幅員廣大，爲我國行省之冠，面積共五、五六三、四〇〇方里，較之東北四省，猶爲遼闊。境內天山橫亘中央，分新疆爲南北二路；葱嶺居其西，爲新疆之天然屏障；喀喇崑崙山位其西南，與英領印度爲界；崑崙山脈當其正南，爲與西藏之分界嶺；阿爾泰山起伏於西北，西與俄領中亞爲鄰，北與外蒙相連；東通甘肅，爲內地往新疆

之大道。至於境內之河流，以地勢關係，大都瀦蓄而成內陸河流，僅北部之額爾齊斯河，注入北冰洋，爲有出口之河而已。至其湖泊，爲數甚多，在天山南路，有羅布泊、博斯騰泊、伊斯庫爾淖爾、伊爾里克淖爾等，就中以羅布泊爲最著名；在天山北路，有塞里木淖爾、阿雅爾淖爾、布倫托海、額畢湖等，就中以額畢湖爲最大。沙漠大小甚多，大者有白龍堆沙漠、塔里木沙漠、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等；此種沙漠，卽古代內陸海之乾涸者，故地層甚古，爲花崗巖、片巖、沙巖、結晶巖、石灰巖等所組成，其間草木不生，塊莽靡際，四顧茫茫，人煙全無。

新疆之氣候，因其地處大陸之中部，無海洋風以調劑，故純爲大陸性，冬季寒則甚寒，夏季熱則甚熱，空氣至爲乾燥。新疆之物產，鑛物旣稱豐裕，農作亦頗可觀，礦物如金、銀、銅、鐵、鉛、煤、石油、鹽、硫磺、玉石、礪砂等，隨地皆是，急待開發；其中尤以塔城、哈圖山等之山金、阿爾泰山等之砂金爲馳名於世，而石油亦著稱於時，俄人曾謂新疆油田之廣，蘊藏之富，於世界石油問題中，當佔一重要位置云。農作如大麥、小麥、米、小米、高粱、玉蜀黍等，均頗可觀；而水菓類尤爲遍地皆是，其中如哈密之甜瓜、吐魯番之葡萄、烏魯木齊與伊犁之西瓜、庫車之杏仁、喀什噶爾之桃等，更稱有名；此外如藥材，出產甚多，而迪化、奇台之枸杞、天山北陰之雪蓮、博克達坂絕頂之石蓮、烏蘇老柳樹上之柳花等，尤爲希珍之特產。至於森林，統計面積，約有五、四八七、〇八二畝，嶺林、喬木，蔚然蒼然，深山窮谷間之杞柳、梓桐等類，往往老枯橫臥，聽其腐朽，無人採伐。動物，如野獸類，有麋、鹿、狼、狐、貂、羚羊、鼯鼠、野牛、野馬等甚多；如家畜類，以牛羊爲大宗，馬亦爲名產，惟產於伊犁、焉耆、鎮西三區者爲最佳；毛皮產額，尤稱豐富，爲新民對外貿

易之大宗，此蓋新疆本爲游牧之區，畜牧事業，向稱發達，嬗延至今，天山以北之蒙古哈薩二族，及天山以南之布魯特族，猶純以游牧爲生也。

新疆之交通，至爲艱險，不但內地前往其地者，耗時費力，引爲畏途，即在本省，自東徂西，由南而北，亦冰山雪嶺，或窮壤大漠，往往經月始達，故開發西北者，當以開闢交通爲其首要也。新疆境內之交通，在天山南路者，多繞沙漠邊緣而行，其路線一稱南路大道，即自吐魯番西南行，經焉耆、阿克蘇、疏勒，折而東南，經沙車東至和闐，于闐且末、若羌等處；二稱通甘大道，即自迪化經吐魯番，或經奇台東行過哈密，而至甘肅之安西、酒泉、皋蘭。在天山北路者，以迪化爲中心，一曰西線，即自迪化西行，經昌吉、綏來、烏蘇、精河、綏定，再東南行而達伊寧（即伊犁）；二曰東線，即自迪化東行，經奇台、鎮西而達哈密；三曰北線，即自迪化東行至奇台，再向東北行，經煤窰、烏什克台、薩拉巴失特、札布蘇魯、胡圖克而達承化；或自奇台向西北行，經沙灣、黃羊泉、和什托落蓋而達承化。如由北平而入新疆迪化之交通，計有三路：一取道蒙古，即自北平經包頭、古城而達迪化；二取道隴海路，即自甘肅皋蘭經酒泉、安西、哈密而入迪化；三取道西伯利亞，即乘西伯利亞鐵路經貝加爾至諾伏西比斯克，改乘向西南行之支路，至斜米巴拉庭斯克，再乘土西鐵路至斜耳吉鄂堡，利用郵車至塔城而入迪化。至於新疆之商業，以與蘇俄交通之便利，全爲其操縱；蓋蘇俄與新疆之交通，伊犁河下游，航行固便，額爾齊斯河，又可通行汽船，此外復有上述之土西鐵路，繞行新疆邊境，長途汽車，又直達塔城，以此新疆之土產，皆爲俄商所收買，蘇俄之工業品，盡消於新疆各地。

而我內地，以交通險阻，運貨困難，不能往來貿易，有之，惟平津商人，驅羣駝，渡沙漠，栖水宿草，茹辛含苦，前往新疆，稍能與俄商競爭於萬一也。

新疆之省城爲迪化，其地北通伊犁，西北通塔城，憑山帶水，扼交通之樞紐，地位甚爲重要；其城舊分漢滿二城，漢城多商肆大街，滿城較爲荒涼，惟今已合併爲一。其重要之都市，在天山北路者爲奇台、鎮西、綏來、烏蘇、伊犁、塔城、承化等，其中以伊犁、塔城與俄境交界，爲邊陲軍防重地也。在天山南路者爲哈密、鄯善、吐魯番、焉耆、輪台、庫車、阿克蘇、烏什、巴楚、疏勒、疏附、英吉沙、莎車、葉城、和闐、于闐、且末、塔羌等，其中以疏勒、疏附、城濱、喀什噶爾、河北、負天山、西憑葱嶺、西南據帕米爾、東南臨大戈壁，爲天山南路之大都會，亦新疆極西之門戶，街市喧闐，商務繁盛，可推全省冠。

新疆之人種，甚爲龐雜，大別之，可分漢、滿、蒙、回四種。漢人之移住新疆者，爲時甚早，當漢武帝時，已威震西域，諸國多入貢，雙方已發生關係；昭帝時又破樓蘭，屯田伊犁；宣帝時復遣鄭吉爲都護，屯田尉犁；惟其時遷入之人，爲數不多，降及清代，始大批移入，但同治以前之漢人，經回變均被殘殺，左宗棠、劉錦棠率師平亂後，漢人漸次移殖，又左宗棠部屬爲湘軍，故新疆漢人，亦以湘籍爲最多，其他各省次之，然最近之事變發生，浸假而演成種族仇殺，漢人犧牲者，不計其數，南疆漢人，幾已絕跡，北疆亦勢力日蹙，惟東北義勇軍、李杜、蘇炳文、王德林等，自在東北抗日，因彈盡援絕，敗退俄境，轉入新疆者，總約六七千人，今後在新疆之漢人中，當居一重要之地位也。滿族之移

入新疆者，即自清乾隆間平定新疆時始；蓋當時清廷以伊犁爲首府，置伊犁將軍，統治全疆，而隨征出戍之滿兵，遂分駐各地，以資鎮壓，此種滿兵，嗣即留住新疆，成爲當地之久居人民。蒙族以其地隣接新疆北部，且其人又向以游牧爲生，故天山北路多爲蒙人之和碩特、準噶爾、吐爾伯特、吐爾扈特等部落之牧場，今亦仍多在天山北路從事游牧，屯田者甚少。回族爲當地之主要民族，其中分甘回、漢回、纏回、哈薩克、布魯特等部族；甘回即由甘肅徙入者，漢回即東干人，纏回即纏頭回，哈薩克爲漢康居種人，布魯特（亦稱黑黑子）爲漢烏孫，休循、捐毒諸國人。至於新疆之人口，究爲若干，殊無確切之統計可憑，但吾人可斷言其甚爲稀少；據民國五年北平內務部之調查，新疆人口總數爲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人，據民國十一年郵局之報告，爲二百五十萬人，據民國十五年郵局之報告，爲二百六十八萬零八百八十三人，據民國十七年內政部之調查，爲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一人，據政府經濟討論處之統計，爲三百萬人。以上數字，究以何者爲可靠，殊難判定，但據最近之推測，當以三百萬人爲較可靠云。然新疆幅員廣大，爲全國行省之冠，而其人口數平均每方里尙不及一人，此其人口之稀少，又爲全國行省之所無也。

新疆之宗教，除漢、滿、蒙族非回教徒外，餘均信奉回教，故稱新疆者，往往以回稱之也。至其風俗習慣，因種族之龐雜，信仰之各異，故亦各不相同。所以欲開發新疆，必先研究各族之生活習俗，因勢利導，並須先以教育啓發其知識，改善其生活，使能漸趨同化，追隨潮流，否則，以其族篤信宗教，不尙文化，生活簡陋，知識閉塞，稍一不慎，即

可釀成巨變也。

總言之，新疆之地理環境，雖以氣候爲大陸性，暴寒暴熱，不似內地之溫和；復有廣大無限之沙漠，既無水草，亦無人煙；但其地蘊藏極富，西歐人士之遊歷新疆者，歸而著述，輒謂中國之鑛產，富甲全球，而新疆之鑛產，又富甲全中國也。然新疆實不僅富於鑛產，農植之利，亦頗可觀，畜牧事業，尤稱發達，特以利棄於地，未經開發爲可惜耳。

(2) 歷史上之新疆 新疆遠處西陲，於古爲雍州（今甘肅省）徼外地，阻絕未通，其族逐水草而居，專事游牧，稱爲行國，漢時乃稱西域。按西域之名，有廣狹二義：廣義之西域，即包含天山南北二路，今之所稱西域屬之狹義，即今新疆省天山南路漢代所稱西域屬之祁韻士南北兩路疆域總敘云：『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廣義）出肅州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橫亘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是爲南路；由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由北而西行，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狹義），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廣義）。』

我國通西域，治史者，輒自漢代始，惟據穆天子傳載，周穆王曾遠征西王母國（今波斯），經新疆和闐，再西從葉爾羌向布哈爾轉入其國；但穆天子傳係外傳體裁，所載未敢盡信。及漢武帝時，內亂既平，國漸富強，先後用兵異域，經略邊疆，乃遣張騫通使西域，歷經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烏孫、烏戈、山離、安息、罽賓、奄察、身毒諸國，始爲

有史以來之確鑿可信者也。嗣武帝復懷之以德，威之以兵，或柔或剛，悉心經營，南路諸國，次第歸屬；宣帝時遣使護鄯善以西諸國，神爵二年，匈奴內亂，酋長日逐王先賢揮率衆降漢，護使鄭吉迎之，乃並護北路，置都護治烏壘城，督察烏孫、唐居等三十六國。西漢末葉，王莽篡位，失威信於西域，於是西域諸國，乃棄事漢而服匈奴。東漢光武中興，未遑外事，山南君長，互相攻擊，裂爲五十餘國；及明帝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通于闐諸國，而西域復通；惟叛服無常，歲輒數變，乃遣班超西征，復置都護長史，戊己校尉，更治其地，超在西域前後凡三十一年，盡忠爲國，悉心經營，諸國盡歸屬；但及安帝，罷都護，棄西域，而北匈奴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時議者甚欲閉玉門關以絕之，賴陳忠之謀，久而獲定。

東漢之末，中州雲擾，鮮卑西部起山北，勢強大，其支族豪長，如慕容、拓跋、宇文、秃髮、乞伏諸氏，竊據華夏，垂數百年。三國及晉，山北爲烏孫及鮮卑西部地，山南爲于闐、龜茲諸國地；北魏時，山北則爲蠕蠕、烏孫、悅般、高車諸國；後周則爲突厥、鐵勒地，南則鄯善盛大，服屬諸國；隋爲突厥、鐵勒、西突厥地，南仍其舊；諸國分據南北，迭爭雄長，迄於隋止，世爲邊患。

隋亡唐興，武功發揚，國威隆盛，唐太宗乃征鐵勒，平高昌，滅薛延陀，逐西突厥，悉定其地，乃設北庭都護府於庭州（今迪化），以治北道；設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今庫車），以治南道；改部落爲州縣，以其首領世襲之，而置都督於各地，統曰羈縻州，分轄於北庭、安西兩都護府，而直隸於隴右道，自是邊庭晏然，達六十年；開寶以後，唐室

中衰，西域領土大抵爲吐番所有；五代時，北淪回鶻，南入吐番，唐室在西域之威靈掃地以盡。

唐衰宋興，遼金爲患，屢次入寇，宋廷迭受壓迫，幾難喘息，天山南北悉屬於遼。元起朔漠，平滅西遼，盡取塞地，天山北路置元帥府於阿力麻里以統治之，天山南路置元帥府於別失八里以統治之，吐魯番以東置元帥府於曲先以統治之，厥後大部乃屬於察哈台汗國。降及明代，武力不振，西域領土皆非所有，山北爲四衛拉特地，山南爲巴什伯里、葉爾羌、吐魯番諸國地。

清初，天山北路爲準噶爾所據，天山南路爲回部所領，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先後征討，一征噶爾丹，再俘達瓦濟，三服阿睦爾撤納，是爲北疆底定之始，嗣阿睦爾撤納復叛，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分路進討，始得平服，天山北路自是遂內屬。至於天山南路之回部，則回曾博羅尼都與霍集占兄弟二人，久爲準噶爾所執，及清師平定伊犁，始釋其縛，乃遣博羅尼都歸葉爾羌城，統其舊屬，遣霍集占居伊犁，撫領回衆；未幾，霍集占竄歸舊穴，與其兄密謀起事，自立爲巴圖爾汗；乾隆二十三年，清軍進討，迭克名城，兄弟授首，是爲南疆底定之始；嗣以博羅尼都兄弟之子孫奔入浩罕，貽爲禍患，初有張格爾，繼有玉素普，後有七和卓木與窪利罕等，相繼作亂，旋伏旋起，屢經用兵，先後征討，始克平定，天山南路遂內屬。

天山南北均經平定後，乃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同知總管等官，以資鎮撫，改準部之烏魯木齊爲迪化州，隸於甘肅省，爵回、準王公台吉世襲，并設回部諸札薩克、伯克，分理回務，鈐束其衆；乾隆三十六

年，土爾扈特汗亦向風慕義，率衆來歸，高宗賜以爵位，授以廩餼，給以牧地，部衆則量地分編，俾居於塔爾巴哈台諸境，於是元裔四衛拉特之衆，亦均內附。當是時也，西北版圖，不僅葱嶺以東諸地，即葱嶺以西如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巴達克山博羅爾阿富汗布哈爾等，亦均稱臣入貢，先後內附，漢唐以還，未有若是之盛也。

咸豐同治之際，用兵東南，未遑西顧，陝西回教首領安明，乘機潛入新疆，據烏魯木齊以起事，復有回教徒金相印者，亦據喀什噶爾以作亂，誘入安集延兵以爲助，浩罕遂乘機以和卓木布士爾克爲主，阿古柏帕夏爲將，進與金相印相應，既而布士爾克以荒淫被逐，阿古柏帕夏乃登位稱王於喀什噶爾城，同治十年，俄國又遣軍進據伊犁，全疆雲擾，幾難收拾，時議多主閉關，惟左宗棠督師甘肅，力持不可，謂疆不定，蒙古不保，蒙古不保，秦晉各邊時虞侵軼，京師亦不得其衛。清廷用其議，光緒元年，遂以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西北軍務，大軍西指，盡復其地。光緒四年，朝命侍郎崇厚使俄，交涉歸還伊犁，崇厚受俄脅，締結不平等條約而還，召下崇厚於獄。七年復派曾紀澤赴俄重行交涉，時左宗棠在哈密耀兵示威，曾紀澤在俄國竭力爭辯，始成立中俄改訂條約，收回伊犁，但軍費之賠償，則由五百萬增至九百萬盧布之多，損地亦幾百十方里有餘也。

左宗棠以新疆遠處西陲，變亂迭起，爲久遠計，乃於光緒四年，建議設爲行省，時以伊犁未歸，不果；光緒七年，伊犁議成，俄方返還侵地，翌年陝甘總督譚鍾麟及劉錦棠增修左宗棠之條陳，主開新疆爲行省，光緒十年，遂召准之，設巡撫於烏魯木齊，歸甘肅總督兼轄，其他各地，計分四道，即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噶爾，分治其地，厥後因

地制宜，遂有增設，入民國後，分迪化、塔城、伊犁、阿克蘇、喀什噶爾五道，嗣又將南北兩路擴爲八道，今則就原有八道劃爲八行政區，共分六十六縣，區設行政長一人，以爲全區之行政首領，縣設縣長一人，以爲全縣之行政首領，茲將各區及縣屬，分列如左：

(一) 迪化區所轄之縣：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孚遠、呼圖壁、乾德、奇台、木壘河、哈密、鎮西、鄯善、七角井等十三縣。

(二) 伊犁區所轄之縣：伊寧、綏定、博樂、精河、鞏留、霍爾果斯、特克斯等七縣。

(三) 塔城區所轄之縣：塔城、沙灣、烏蘇、額敏、和什托落蓋等五縣。

(四) 阿山區所轄之縣：承化、布爾津、布倫托、哈巴、吉木乃等五縣。

(五) 阿克蘇區所轄之縣：阿克蘇、溫宿、拜城、庫車、沙雅、烏什、托克蘇、阿瓦提、柯坪等九縣。

(六) 喀什區所轄之縣：疏附、疏勒、英吉沙、葉爾羌、沙單、澤普、巴楚、麥蓋提、伽師、蒲犁、烏魯克恰提等十一縣。

(七) 和闐區所轄之縣：和闐、墨玉、策勒、于闐、洛浦、葉城、皮山、賽圖拉等八縣。

(八) 焉耆區所轄之縣：焉耆、輪台、尉犁、婁羌、且末、吐魯番、庫爾勒、托克遜等八縣。

遜清末季，以袁大化爲新疆省巡撫，及民國成立，袁大化去職，以楊增新爲新疆省都督，楊氏督新後，實行閉關政策，致新疆十餘年來，毫無建樹，惟楊氏始終能保持新疆以小康局面，使中央無西顧之憂，此爲楊氏治新之功也。民國十七年，楊氏被刺，金樹仁繼爲新省主席，金氏惕憚懦暴，民怨沸騰，僅三載而事變紛起，全疆雲擾，卒至

民國二十二年，釀成「四一二」政變，金樹仁出走，劉文龍繼爲新省主席；「四一二」政變後，中央對於新疆，甚爲注意，先後派大員黃慕松、羅文幹入新官慰，以期安定邊局，鞏固邊圉，奈甘肅回教徒馬仲英，欲竊據新疆，以樹其回教之特殊勢力，一再倡亂新疆，糜爛地方，迄今年（二十三年）秋間，始爲盛世才所敗，全疆遂得稍定。但新疆僻居西邊，強隣逼處，危機緊迫，隱憂四伏，全國上下，若不急起圖救，則貽患將來，不堪設想也。

第一章 地理

第一節 地位與地勢

新疆，古爲西域地，亦稱西域，西人呼之爲東土耳其斯坦，蓋爲有別於中亞細亞之西土耳其斯坦也。新疆在清光緒八年平定回亂，十年建爲行省，以其新建，故稱新疆，簡稱新省。

新疆位於蒙藏之間，在本部之西北，爲全國之西陲。四面疆界：東南界甘肅青海，爲昔陽關故道；南部則與西藏相連，借通藏道路早阻；西南鄰印度阿富汗；東北則界外蒙古；西北與俄領中亞細亞接壤。

新疆面積，至爲遼闊，東西廣約三千七百里，南北袤約三千餘里，共計面積約五百五十六萬三千四百方里，土地之大，冠於各省，與本部十八省一、五三二、八〇〇方哩之面積相比較，則佔有三分之一，若與各省相比較，則比東三省大一倍有半，比安徽省大十倍，比江蘇省大十四倍，比浙江省大十五倍，比湖北省大八倍，比四川省大三倍，誠龐然偉大，無與其匹。

新疆居葱嶺之東（因產葱，故名葱嶺），葱嶺爲我國諸山總脊，其脈之行經新疆境內者，有天山、阿爾泰山、崑崙山三支，東西橫亘，地勢高峻。山脈之間，沙漠連綿，河湖停滯，形成周高中低，狀如仰釜之盆地，如在天山與崑崙山之間，有塔里木盆地，其面積之大，東西長一千哩，南北廣五百哩；在天山與阿爾泰山之間，亦有準噶爾盆地。

東西長七百哩，南北最廣處五百哩。此二盆地，即新疆大沙漠之所在地；沙漠之中，平沙茫茫，人煙斷絕，空氣乾燥，水源涸竭，飛禽走獸，亦絕無入其境者也。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葱嶺者，以天山爲著。天山橫亘新疆之中央，漸東漸夷，經迪化之南，介奇台、吐魯番之間，而達於哈密之東北，全長約三千里，截新疆爲南北兩路，天山以北，稱爲天山北路，或稱北疆；天山以南，稱爲天山南路，或稱南疆，造成氣候物產等各不相同之自然環境。

天山通歲積雪不消，故又稱爲雪山；復以昔日在哈密一帶之匈奴，恃天山爲上蒼，每過山下，必相率跪拜，匈奴呼天爲祁連，故亦稱爲祁連山，如匈奴祁連歌云：『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祁連山旁，富於水草，宜於畜牧，焉支山則產紅藍染料，可爲婦人妝飾，故有此歌。此外亦名白山，或稱陰山，但現已統稱天山矣。

天山山嶺之最大者，在迪化縣之南，有博克達坂，拔海一四、〇〇〇尺，三峯孤削，冰雪晶瑩，望之山天一色，日月爲之掩蔽，在伊犁與烏什之交，有穆素爾達坂（回語穆素爾即言冰，達坂即言山，穆素爾達坂即言冰山），拔海一二、〇〇〇呎，爲伊犁通南疆阿克蘇之間道，嶺路高達二千呎；山上無沙土草木，皆冰塊、石子，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屋如樓，裂冰之聲，時有所聞，其聲響時，山谷相應，冰之漲落，亦無定時，忽然突起，倏又沉陷，故道路無一定之所，人畜旅行其間，莫不戰慄。在天山之南，界於西疆西藏邊境者，爲崑崙山。崑崙山古時稱爲世界第一高

山故古籍中記載此山，形容其高者甚多，如淮南子載：『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爲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爲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又抱朴子稱：『有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問曰：『崑崙如何？』答曰：『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餘里。』此種記載，原爲滑稽，但無非爲形容其山之高遠無比而已。在天山之北，自葱嶺東北走者，爲阿爾泰山，起伏於中俄邊界，至塔城東北，起塔爾巴哈台嶺，至承化北部，主幹崛起，連綿不絕，東向經新疆北邊，而入外蒙古。

新疆之河流，以地勢關係，大都滯蓄而成內陸河流，僅北部之額爾齊斯河，注入北冰洋，爲有出口之河而已。因新疆位於中亞細亞大陸之腹地，天山橫亘於中，其西南爲葱嶺，其南及東南爲崑崙山，其西北及東北爲塔爾巴哈台嶺與阿爾泰山，處此羣山環繞之中，河流自難外流，故南北兩路之水，除最北之額爾齊斯河流入北冰洋外，餘均滯入湖泊，不能達於海洋。境內河流，在天山南路者，水皆東流，大者有塔里木河；在天山北路者，水皆西流，大者有伊犁河及額爾齊斯河。塔里木河，上源有四：一即葉爾羌河，亦即葱嶺南河；二即喀什噶爾河，亦即葱嶺北河；三即阿克蘇河，其上源爲廓克沙勒河；四即和闐河，其上源爲哈拉哈什河（黑玉之義）與玉隴哈什河（白玉之義）。四源既會，始循塔里木沙漠之北而東注台特馬湖，全長可一千二百哩，其間雖亦有通航之處，然因沿岸多沙地，土人引河水以供灌溉，及空氣乾燥之故，致河水隨之減少，下流水量，反較上流爲少，此爲其特有之點也。伊犁河，爲天山北路之大河，上源有二：一即崆吉斯河，發源於鄂敦庫嶺；二即特克斯河，發源於汗騰格里山北。

麓。二流會合，始稱伊犁河，全長六百五十哩，在中國境內者三百二十哩，餘入俄境中亞地，注於巴勒喀什湖，上游可航木筏，資灌溉，下游便於舟楫，自伊犁以下並可通行汽船。額爾齊斯河，出阿爾泰山南麓，上源爲庫伊爾齊斯河，西流有布爾津河、哈巴河、阿列克別克河來會，西入俄境，瀦於齋桑泊，再西北流，納入鄂畢河，注於北冰洋，新疆有出口之河流，卽此而已。

新疆之湖泊，因四面所環抱之山脈，則多窪地，蓄爲湖泊，故其數甚多，在天山南路，有羅布泊、博斯騰泊、伊庫爾淖爾、伊爾里克淖爾（淖爾爲蒙語，意卽湖也）等，就中以羅布泊爲最著名；羅布泊一作羅卜諾爾，古稱蒲昌海、鹽澤、均澤、宇蘭海、臨海，史書屢見，自來有名，今與喀喇布朗湖、撞格爾湖、龜脈綴通，而成廣四十二里，長二百四十里之大泊，其位置，因風捲沙移，已有變遷，今昔相較，或云約距九十里，其水質，亦今昔不同，昔爲鹹水，今屬淡水矣。至於天山北路，有賽里木淖爾、阿雅爾淖爾、布倫托海、額畢湖等，雖不及南路之著名，然額畢湖東西廣百五十里，南北袤八十里，四周百餘里，冬夏不盈虧，屏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犁一帶居民之食鹽，大多仰給於此。

新疆之沙漠，西人稱爲塔克拉麻干沙漠（Taklamakan），其大者有三：一爲塔里木河東方之白龍堆沙漠，一爲塔里木河南方之塔里木沙漠，卽大戈壁，一爲天山北路之古爾班通古特沙漠，至其面積較小之沙漠，尙爲數甚多。新疆之沙漠，沙層極厚，風起沙舞，如泛海洋，但海中波濤之最高者，不過三十五尺，而新疆沙漠則高有達二百尺者；沙漠中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千里之間，人煙斷絕，誠如唐玄奘謂：「從此東行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

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是以屢有喪亡。」

第二節 氣候與物產

新疆位於中亞大陸中部，遠距海洋。多山嶺沙漠，無海洋風以調劑，故氣候純屬大陸性，冬季寒威逼人，入夏炎熱如焚，空氣之乾燥，為內地所未見。其中央又為天山所橫隔，因而發生各地不同之變化，天山北路如塔城、伊犁、迪化等處，夏季則以六七兩月為最熱，惟此兩月中，熱至九十五度以上者，為時亦僅一星期至半個月，而平均每日最熱之時間，多在中午，朝晚仍甚涼爽，有時雖在盛夏，忽然陰霾四布，大雨傾盆，氣候突然轉變，往往立須改穿夾衣或棉衣，及至雨霽，仰視天山，則白雪皎皎，一望如銀，故旅行北路者，無論何時，須帶棉衣同行，以備不測。一年中以四、五、八、九諸月較為溫和舒適，故土人之各種行樂如廟會等，均於此時行之。九月以後至翌年清明節間，即入雨雪載途時期，寒風凜冽，冰雪紛飛，墮指裂膚，人馬不敢外出，及至翌年四月間，冰雪始解，氣候轉溫，草木亦漸萌芽。惟天山北麓，氣候嚴寒，常終年服着皮衣，鎮西尤寒，過南山口則山之陽，至哈密始溫和。阿爾泰山地居北緯四十七度至五十度，層巒疊嶂，氣候亦甚寒冷，八月即雪齊馬腹。茲據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一九〇七—一九〇八）迪化所記錄之溫度，列表如左，以備參考。

節	候
春	立 雨驚春 水蟄分明
夏	立 小芒夏 滿種至暑 暑
秋	立 處白秋 暑露分露 降霜
冬	立 小大冬 雪雪至寒 寒

度溫攝氏	歷陽日
23—	4.2
15—	19.2
13—	16.3
9—	21.3
10	5.4
20	21.4
25	6.5
27	21.5
27	6.6
28	22.6
29	8.7
36	23.7
24	8.8
24	24.8
18	8.9
18	24.9
13	9.10
11	24.10
7	8.11
4	23.11
3	8.12
8—	22.12
24—	6.1
23—	20.1

至於天山南路，其氣候之大陸性，尤為顯著，由迪化而越天山，至吐魯番地，與迪化雖僅一山之隔，其氣候之不同，判若天淵。蓋吐魯番高度僅在海平面上二十四公尺，為昔時之湖底，其全年溫度之差，達七十七度之多，夏季炎熱如焚，人不可當，東南一帶沙山，草木全無，日光之熱，尤不可耐，故有火州之稱，貧乏之工人，往往掘地作深窟，晝伏夜出，富者乃遠遷山北，至迪化哈密一帶避暑，秋後始返。其他南路各地，尚稱溫和，熱則不及吐魯番，寒亦不如塔城，惟雨量較北路為少，而風則較大，故空氣極為乾燥。茲將吐魯番、葉爾羌、疏勒三地之高度與氣候，列表如左：

地名	高度(公尺)	七月平均溫度(華氏)	一月平均溫度	七月最高溫度	一月最低溫度
吐魯番	二四	90	13	118	-5
葉爾羌	一,三五〇	82	21	103	2
疏勒	一,三三五	80	22	90	17

新疆之時間，如以迪化爲標準，比平津相遲二小時半，天津已正午，則迪化尚在上午九時半，此蓋新疆地位較西，日光由東而西，自應較遲之故也。夏季晨三時半即鷄唱天明，入晚七時後方黑，冬季七時則黎明，五時則日落。

新疆之物產，最著者即爲礦物，惜皆蘊藏於地，未經開發。至於農產，雖地勢高峻，崗巒起伏，或沙漠浩漫，翰海萬里，兼之氣候不適，人皆目爲不毛之地，但除三分之一爲山嶺戈壁外，其餘平原之地，實無不可耕種，不過水利欠缺，僅藉天山雪水及坎井以灌溉之，然少旱魃潦浸之患，莽莽沃野，皆可爲農事上之生產，惟因人口稀少，歷來又以游牧爲務，致農業迄無顯著進步。自清乾隆間平定新疆後，曾行屯田之制，伊犁、迪化一帶，阡陌大開，然至今熟田猶不過一千三百萬畝，其餘人跡未達，地利未闢者，尙不知其數爲幾也。今農業地區，多在伊犁河流域與塔里木河流域等，其中尤以伊犁河流域爲最著，因伊犁河流域水土沃衍，所謂「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同時清代屯兵伊犁，濬通溝渠，灌溉稱便，民物富庶，故有「中亞樂園」之稱。其他如烏倫古河與額爾齊斯河，寥廓沃壤，頗適耕種，今以地曠人稀，膏腴之士，仍多用爲牧場也。茲將新疆之物產，分述如左：

(一) 鑛產 新疆爲一未經開發之處女地，蘊埋之鑛物，至爲豐富，惟其豐富究至若何程度，因其僻處西陲，道途險阻，國內專家，既少親歷其境，實地察勘，而書籍又鮮有確切之記載，故頗難下一斷語，然就已爲世人所發見者，舉凡金、銀、銅、鐵、錫、鎢、煤、石油、玉石、白礬、石膏、硼砂、硫磺、鹽等，莫不俱備，且均質良量富，莫與倫比；至於未經發

見者實不知凡幾，要之數千年來山川之含孕秘藏，精華俱在，不可舉狀。新疆鑛產既如此之富，自然難免引起鄰邦之垂涎，此鄰邦者，即赤色帝國主義之蘇俄也。蘇俄對於新疆之鑛產，時加研究之，察勘之，知之最詳，故無論帝俄時代與蘇維埃政府時代，莫不鉤心鬥角，急欲奪之而後快，我國如不速自開發，非特難保新疆之大好領土，即其他邊地，亦將無安枕之日。茲將新疆有名之鑛產，略爲分述如左：

1. 金 新疆金鑛之多，尙無確切統計，惟金之蘊藏，各地皆有，最著者如白金產於奇台縣；山金產於塔城之哈圖山，于闐之克里雅山及喀喇塔什山，焉耆之額布崗嶺，吐魯番之喀喇巴爾噶遜山等；砂金產於阿爾泰山，烏蘇之奎屯河，綏來之瑪納斯河，奇台西北之蘇吉及塔克拜克山，鎮西之無渡溝，尉犁之大西溝，和闐之玉龍哈什河，且末之阿哈他克山與卡巴山及某羌山（在卡巴南九十里），于闐之蘇克拉瓦山及宰列克山，焉耆、昌吉縣南等。

2. 銀 銀產於阿爾泰山附近烏什克南之銀墩子，且末縣之羊廠山，吐魯番西之庫木什，和闐之塔瓦克山，塔城之塔爾巴哈台山，及焉耆、哈密、葉城、烏蘇等。

3. 銅 銅產於疏附西南二百七十里之蘇渾山及烏蘭烏蘇，焉耆東之庫爾台山，拜城之雅哈阿里克爾噶山，庫車、溫宿、葉城、和闐、伊犁、吐魯番、伊寧等。

4. 鐵 鐵鑛各處皆產之，惟以迪化與鎮西爲最富，其他產鐵之處，如烏蘇、疏勒、拜城、溫宿、阿克蘇、英吉沙、塔

城、伊犁、孚遠、吐魯番、焉耆等，亦皆有名。

5. 鉛 鉛產於伽師、烏什之衣塔里山，焉耆之額格爾齊山等。

6. 煤 煤產於迪化、哈密、烏蘇、庫車、拜城、溫宿、孚遠、奇台、塔城、阿爾泰、伊犁、疏附、鄯善、阜康、葉城等，其中迪化之煤田最大，煤質亦甚佳。

7. 石油 石油產於烏蘇東南之獨山子（有油泉三十二座）及庫車、莎車、溫宿、喀什噶爾、綏來、塔城、阿爾泰、與迪化城西四十里之四盆溝及城東五十餘里之蘇達車等，其產量之豐富，至稱有名，故俄人云新疆油田之廣，蘊藏之富，於世界石油問題，當佔一重要位置。

8. 鹽 鹽分地鹽、山鹽、湖鹽三種，產量甚豐，如迪化之柴俄堡、拜城之圖格哈納岑、焉耆東南之博斯騰淖爾與羅布泊、鄯善城北之鹽池及布倫托海、阿爾泰、庫車、阿克蘇之各鹽湖，于闐之克里雅山，及七角井、溫宿、葉城等，產鹽均稱有名。

9. 硫磺 硫磺產於溫宿之礦山、拜城之額什克巴什山、焉耆之額布圖岑，及烏蘇等。

10. 玉石 玉石爲新疆著名出產，和闐、于闐、洛浦三縣，產量最多，莎車、墨玉、葉城三處，亦頗不少。玉有二種，一產山中，一產水中，每年輸往北平、上海各處，價近百萬元之譜。

11. 礪砂 礪砂產於庫車之大鵠山、拜城之礪付山，于闐之礪付達爾烏蘭布孫山等。

12 其他 其他有石臘產於庫車，石棉產於吐魯番，礬產於庫車，碱產於各地，雲母石產於迪化之博克達山，硝石產於和闐之瑪雜爾山，水晶產於迪化及墨玉。

以上所列，不過就已發見之聲聲大者，然已瑰璋森羅，洋洋大觀。其中最稱豐富有名者，則爲金鐵與石油。產於塔城哈圖山之山金，估計鑛苗約在五千萬噸以上，平均以每噸含金五錢計，藏金即在二千五百萬兩以上，已可驚人；產於阿爾泰山之砂金，隨地皆是，俯拾便得，產金區域之面積，當在二千方里以上，約有純金三千一百三十萬兩以上，爲全省產金之第一重地，故蒙語稱阿爾泰山者，卽金山也，鐵與石油，產量亦甚豐富，而石油尤爲著稱，如經大量開採，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新疆居民，對此豐富之寶物，雖亦從事開採，但多用土法，未經科學試掘，且往往資本微薄，人才缺乏，交通阻塞，致每見失敗，嗒喪而止。深企國人急起圖之，以完整之組織，雄厚之資本，先從事於交通之開發，然後以大規模之開採，則富國裕民，可以必矣。

(二) 農產 新疆可耕之地，並不見少，土質亦非不肥，惟以人口稀少，平衍膏土，尙多荒蕪，並以河流往往沒於沙地，苦乏灌溉之水，耕作者全恃山巔積雪融解後，引渠灌田；吐魯番一帶且用坎井，以資灌溉；此種坎井，卽從地下引水專供灌田之用，富者有坎井二三道，小康者亦有一道，或二人合置一道不等；每道價值新幣數萬金，然亦視水之多寡爲標準，於此可知新疆在農業上水之問題，非由河海工程師切實考查解決不爲功，同時新疆之農事，亦以此而難以發展。此外農業上之副產物，均稱豐裕，如森林牧畜毛皮等，茲分別略舉如左：

1. 農產植物 新疆之主要農產植物，有小麥、大麥、米、小米、高粱、玉蜀黍、棉花等，北路方面，更有蕎麥以供畜料，惟爲數不多。他如大豆、胡麻、蔬菜、大茴香等，全境皆產之，苧麻、棉花等纖維植物，亦有少量出產；而通於南方氣候之野菜如茄子、甘薯、甜瓜、蘋果、杏、梨等，出產亦多，南路方面，則果園中之果實，如哈密之甜瓜，吐魯番之葡萄，烏魯木齊與伊犁之西瓜，庫車之杏仁，喀什噶爾之桃等，皆稱有名，而哈密之甜瓜，尤爲著稱。此外又產藥材甚多，普通品有茯苓、靈芝、鹿茸、大黃、阿魏、紅花、甘草、知母、細辛、川芎、益智、蒼耳、菴蓉、柴胡、貝母、牛膝、半夏、附子、薄荷、沙參、麻黃、黨參、白朮、黃蓮、黃耆、木通、防風、當歸、獨活、羌活、前胡、遠志、萊菔、黃柏、款冬、黃芩、催生草等，均產於天山之北陰；至於特產品，如產於迪化奇台之枸杞，功能補血壯陽；如產於天山北陰之雪蓮，食之治血；如產於迪化附近之博克達坂絕嶺之石蓮，狀如芙蓉，六十年始開花；其他如產於戈壁中之鎖陽，產於烏蘇老柳樹上之柳花等，均特有希珍之藥材也。

新疆之耕地面積，究爲若干，殊難肯定，惟據民國七年之官方統計，謂已耕地共一、二〇二、〇〇〇畝（約七畝爲一晌），分配如左：

小麥	四八〇、七八二
玉蜀黍	三四〇、九八六
米	五二、七九〇

棉花	四〇、〇二五
胡麻	三三、八一五
高粱	三二、三二五
大豆	二三、〇四〇
野菜	四六、七三七

又據民國二十一年國民政府統計局發表之新疆米麥常年面積及產量統計表：

名稱	和	粳	糯	稻	小	麥	大	麥
面積	一、四六八	二〇八	四、七一〇	六二六				
產量	三二四、八八三	四三、八三四	七六二、〇六六	一〇〇、一四九				
附註	另有十縣因無報告，未計在內。 面積單位為一百畝，產量單位為一百斤。							

至於新疆之森林，因其山嶺重疊，故甚繁茂，其森林面積之最大者，多在天山北麓，木材各種皆有，而短小之楊柳，尤為衆多；天山南路，氣候較為和暖，濃蔭綠林，一望無際者，多為果木，平原沃野，枝葉繁茂者，多為桑林，而深山窮谷間，則杞柳梓桐等類，往往老枯橫臥，聽其腐朽，無人採伐。至越哈密，進南山口，以抵松樹塘一帶，則又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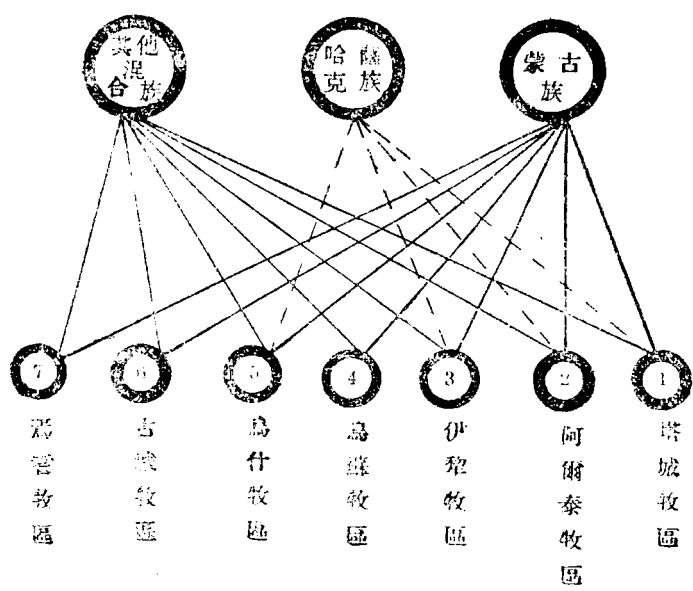
喬木，蔚然蒼然；由奇台而西，沿驛大道，遍植榆柳，雜以桃杏，景色甚佳；奇台、孚遠南之松山，阜康南博克達山之松杉，蓬蓬鬱鬱，彌天蔽日，而梧桐、梓、枞、槐、楸諸材，亦無所不有；再西越迪化，綏來，精河以達綏定，松柏蒼翠，一望皆是也。茲將森林面積及場數列表如左，以備參考。

森林別	森林面積（單位畝）	森林場數
國有森林	三、四七七、三三三	一一三三
公有森林	一、七〇四、〇六一	一、五四四
私有森林	三〇五、六八七	二二、九六三
共計	五、四八七、〇八二	二四、七四〇

2. 農產動物

新疆本為游牧之區，畜牧事業，素稱繁盛，而新疆人民之生活，亦以此是賴也。其出產之最富者，則為牛馬羊驢駱駝等，其牧場多在北疆之伊犁河流域，及阿爾泰塔城諸地，蓋其地地勢平行，河流錯出，草色葱蘢，彌望無際，為一天然之草原地帶，同時以北疆地接蒙古，哈薩克境，在歷史上習慣上，均未變更其游牧生活，故新疆之畜牧事業，則以北疆為最盛，南疆雖亦注重，然卒以氣候較暖，土地較肥，大部人民乃從事於農商為主，畜牧事業，不過視為副業而已。茲將北疆民族之從事於畜牧事業者，姑以下列各民族各地區為主，其分佈情形，

表述如左：



註：其他混合族，包括漢、滿、甘回等族。

新疆牲畜之數量，因其土地遼闊，各游牧民族，又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調查不易，究爲若干，實無準確之統計可憑，茲據估計，列表如左，以備參參。

- 綿羊 最少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頭
- 山羊 百萬至百五十萬頭
- 牛 最少百萬頭
- 馬 百萬至二百萬頭
- 駱駝 三萬至五萬頭

至於毛皮出產，新疆亦甚豐富。緣新疆山林重疊，禽獸繁殖，且以居民稀少，禽獸棲息各地，隨處皆有。野獸多鹿、鹿、狼、狐、貂、羚羊、鼠、野牛、野馬等，飛禽多燕、雁、鴨、鷹等，新疆土人，對於羚羊、鹿等並不獵取，僅專注力於毛皮獸

之搜捕。茲將其毛皮產額，據民國十四年之估計，列表如左：

黑貂 一、〇〇〇枚

鼯鼠 一〇、〇〇〇

狐 四八、六〇〇

貂 四、〇〇〇

狼 一一、〇〇〇

復據估計，新疆各種毛皮每年之產額，有如下表：

羊毛 約十萬担左右

駝毛 約一萬五千担

牛皮 約六萬張

馬皮 約四萬張

小羊皮 約五十萬張

牦羊皮 約三十萬張

山綿羊皮 共約六十萬張

新疆史地大綱

馬彛

約八千扭

第三節 交通與貿易

新疆僻處西北，山嶺重疊，戈壁遼闊，不但內地前往其地者，跋涉維艱，即就本省而言，自東徂西，由南往北，非冰山雪嶺，亦窮壤大漠，往往經月始達，其交通之不便，蓋無待喋喋即可知矣。清代平定新疆，闢爲行省，興驛站，修道路，旅行過客，稍稍利便，但終以四境之內，遼廓荒沉，專藉牲畜，載之行之，笨拙遲緩，耗時費力，難怪世人仍以最難澀之交通目之也。茲將新疆之交通，分南北兩路，略加鈔述，並將其交通事業，亦擷舉如次，以爲經營新疆之參考。

(一) 天山南路 本區交通，多繞沙漠邊緣而行，自迪化至吐魯番，行程約五日；吐魯番至焉耆，行程約七日；焉耆至庫車，行程約七日；庫車至阿克蘇，行程約九日；阿克蘇至莎車，行程約十九日；莎車至疏勒，行程約六日；莎車至蒲犁十二日；莎車至和闐八日。自吐魯番至疏勒，計程一千四百哩，清季曾有敷設鐵道之計劃。自和闐東行至塔羌，須二十四日；塔羌亦一要衝之地，自此西北行十四日，可抵庫爾勒（庫爾勒在焉耆與庫車之間，東至焉耆二日，西至庫車五日），南行至西藏之拉薩，計七百哩；自塔羌而東，經白龍堆沙漠至甘肅之燉煌縣三百餘里，即爲陽關故道（陽關在玉門關之南）。

哈密安西間，爲近代新甘交通之孔道。此路之行程，計自甘肅省城皋蘭起至酒泉（肅州）六百八十公里，

自酒泉至安西，二百五十公里，自安西入新疆哈密，三百五十公里。復由哈密西行，經二十日始達迪化。此線自隴西嘉峪關外，黃沙漫野，起伏如波，即爲戈壁地帶。

新疆在數千年前，已爲中國與中亞及印度之交通孔道，晉魏及唐之中國僧人，多往印度取經，行程均取新疆。其行程有三，述之如左：

1. 由今甘肅敦煌西北行，經吐魯番、焉耆、庫車等地，度天山冰嶺，至俄屬中亞，歷浩罕、撒馬爾罕諸城，經阿富汗而至印度。此爲唐僧玄奘去時所經之行程也。

2. 由今甘肅敦煌西南行，經塔羌、且末、于闐、和闐、葉城、莎車而至蒲犁，上帕米爾高原，再南行入印度。此爲唐僧玄奘歸時之行程也。

3. 由今甘肅敦煌西南行至和闐，折向南方，逾喀喇崑崙山及西藏邊境，而入印度克什米爾。此爲晉僧法顯之行程也。

今者由印度入新疆之路線，可先乘印度西北鐵路The (North Western Railway) 至洛窩平地 (Rawol Pindi) 再乘馬車至克什米爾首邑斯立那加 (Srinagar) 馬車路途約二百五十哩，行程四日。自克什米爾入新疆，先由喀喇崑崙駝路至西藏羅多克城，約二百五十哩，須行十五日。再由羅多克至天山南路之和闐及莎車，中途尙須數冒冰河之險行，行程雖稱三十日，實則往往有行至四五十日者。

(二)天山北路 本區交通，以迪化爲中心。自迪化至伊寧，是爲西線，記其路程如下：由迪化西行九十里至昌吉，九十里至呼圖壁；再西北行一百六十里至綏來，九十五里至烏藍烏蘇。此段沿途草木蒼鬱，田野沃腴，風景之佳，無異江南，爲北疆不可多得之官道。由此西進九十里至安集海，樹木漸少，水多苦味；再一百六十里至烏蘇，奎屯河附近灘石甚多，車行頗簸爲苦；三百七十五里至精河，此段稍覺荒涼；四百四十五里至廣仁縣，東南行一百七十五里即達伊寧，全長共約一千六百八十里。

自迪化至哈密，是爲東線，記其路程如下：由迪化東北行，四百五十五里至奇台，一百七十里至木壘河。由迪化至此，途次甚佳，地沃烟稠，稱爲富八站。再東行六百里至鎮西，均沿天山北行，氣候嚴寒，又多戈壁。復東南行四百十里即達哈密。此線本爲清代用兵西藏最重要之道路，乃以氣候酷寒，山徑崎嶇，多改行小南路，因之日見荒涼。小南路白色必口東南下行，路程既可縮短，氣候亦較溫和，然其戈壁艱行，一碗泉、七角井，尤不可一日居，滴水如金，寸椽似寶，故稱爲窮八站。此線自迪化至鎮西共長一千二百三十五里，至哈密共長一千六百四十五里，如行小南路，則長一千四百七十五里。

自迪化至承化，是爲北線，記其路程如下：由迪化北行至承化（即阿爾泰）行程有二：一向北行二百九十五里至三台，一百六十里至奇台，由此東北行，二百三十里至煤窰，三百九十里至烏什克台，五百三十里至薩拉巴失特，三百九十五里至札布蘇魯胡圖克，九十里至承化。此線宜於騎行，全長約二千零九十里。一由奇台向西

北行六百七十里至沙灣，二百九十里至黃羊泉，二百七十里至和什托落蓋，六百十里即達承化。此線可以車行，郵電皆有，共長約一千八百四十里。

上述自迪化至伊寧，須十八日，自迪化至哈密，須二十日，自迪化至承化，須二十二日，此爲其內地之交通路線也。茲並將由北平入新疆迪化之途徑，再誌如左：

1. 取道蒙古 由北平經包頭古城而至迪化，此路幾經沙漠而過，故由歸化城起須乘駱駝，通過蒙古須六十日。由古城至迪化始可乘車，須行六日。計北平至迪化，至少須兩月有半。

2. 取道隴海路 此線由甘肅皋蘭經酒泉安西哈密而入迪化。計此路由北平至迪化，須八十日，由皋蘭至迪化須五十日，由哈密至迪化須二十日。哈迪一段，冬春之際，氣候嚴寒，則由天山南麓行，經吐魯番而達迪化；夏秋二季，則由天山北麓，經奇台以至迪化。

3. 取道西伯利亞 此道先乘西伯利亞鐵路，經貝加爾至諾伏西布斯克 (Novo Sibirsk) 改乘向西南行之阿爾泰支線，至斜米巴拉庭斯克 (Semipalatinsk) 再乘土西鐵路 (Turk-Sib Rail Way) 至斜耳吉鄂堡 (Sergipol) 利用郵車，一日可至塔城，由塔城至迪化，則乘馬車十二日可達。

新疆僻處邊遠，關山重疊，交通至爲不便，觀於上述各路線，均耗時費力，引爲畏途，致豐富地域，委爲荒壤。今者朝野紛議開發西北，然當以增進交通爲急務，否則，徒爲紙上談兵已耳。清季曾有新疆鐵道之計劃，自長安至

伊犁，約二千七百哩，支線自吐魯番至疏勒，一千四百哩，然徒爲計劃而已。孫中山先生亦有西北鐵路系統之計劃，共凡八線，八線中除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等以滿蒙爲目的外，第三線自多倫諾爾由西北轉正西，向西南，沿沙漠北境以至迪化；第四線由迪化迤西以達伊犁；第五線由迪化東南超出天山山峽以入戈壁邊境，轉而西南走，經天山以南沼池與戈壁北偏之間一帶沃腴之地以至喀什噶爾，由是更轉而東南走，經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以北，與沙漠南邊一帶沃土，以至於閩；第八線由多倫諾爾與迪化間幹線，接合點出發，西北走，達邊境，亦以新疆爲歸宿。總計西北鐵路系統，共長七千英哩。此種計劃如不先求實現，所謂開發西北者，無從起也。

至於新疆之交通事業，其極幼稚，固無待言，三十年前，其交通工具，僅馬、駝、車三者而已，馬以騎輕，駝以載重，車以致遠，車又有大車、台車、轎車數種，然皆笨拙遲緩，不合現代需要；其後始有新式交通事業之興辦，如郵政、電報、無線電報、長途汽車、及航空等，茲特述其粗略，以備參酌。

1. 郵政 新疆郵政，清末時，因迫於俄國勢力之南下，乃於伊犁、塔城、迪化、喀什噶爾等重鎮，自設郵局，傳遞消息。宣統三年，本省郵政，乃歸北平郵傳部郵政總局管轄，以一事權。民國改屬交通部，設新疆郵務管理局於迪化，民國十四年，新廈告成，規模宏大，爲全城冠，今全省除迪化管理局外，有一等局一處（在疏附），二等局二十處，三等局四十三處。茲將其信件郵資與包裹郵資，列表如左：

地點	類別		每起重二十公分 每續加二十公分	單	雙	單	雙
	平	信					
本省	本省	外省	六分	六分	三分	六分	八分
外 省	外 省	外 省	九分	六分	四分	八分	十分
經西伯里亞鐵道	經西伯里亞鐵道	經西伯里亞鐵道	二十五分	十五分	十五分	三十分	二十五分
							五十分

重量	包 裹		經 西 伯 里 亞 鐵 道
	本 省	外 省	
重一百公分	四分	三分	(貨 樣 類) 自一公分至一百公分，以一角起算，過此每重五十公分遞加五分。
逾一百至二百五十公分	十分	三分	(書籍印刷貿易契等類) 自一公分至二百五十公分，以二角五分起算，過此每重五十公分遞加五分。
逾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公分	二十分	六十分	
逾三百五十分至五百公分	三十分	九十分	

2. 電報 新疆之設電報，則自清同光時俄國佔據伊犁，敷設電報而起始。當時俄國之設電報，無非爲使軍事上之便利。自是新省人民，亦漸明瞭電報之功用，乃於光緒十九年，先後由郵傳部撥銀二十四萬兩，創辦電局於各繁盛市邑，今迪化設有電政管理局，總轄全省電政。此外則有二等局八處，三等局十一處，報房六處。

3. 無線電報 民國八年，北京政府深感西北路遙勢危，消息困阻，陸線則桿木多壞，修理爲難，不如裝設無線電，以期一勞永逸，以此，遂有英國馬可尼公司前來投資，于民國九年春，開始代爲創設電台於迪化及喀什噶爾，於民國十一年，全部告成，開始通報。自是新疆省內之伊犁、塔城、焉耆、古城等電，均交由迪化無線電台，寄發內地各省，速時當日可覆，遲時亦間日可達也。

4. 長途汽車 自俄人由斜米巴拉庭斯克至新疆塔城凡一千五百里，開設長途汽車，以便交通，而利商賈，至民國十五年，由新省主席楊增新氏提議，乃開迪塔長途汽車道，十七年春，始告成通車，嗣又繼續開闢，通至古城，自是新疆纔有長途汽車之試行。今迪化設有省路局，專司辦理汽車道路事務，據其進行計劃，除已經通車之迪化至塔城及迪化至古城二線外，尙有迪化至伊犁，迪化至阿爾泰，迪化至哈密諸線，均以迪化爲中心云。

5. 航空 新疆交通，除上述之郵電及長途汽車正在繼續興辦外，尙有航路之開闢。民國二十年夏，中央托航空署，副署長姚錫九赴新之便，願爲調查，積極進行，十二月十九日，即由李景樞君駕第一號機試飛，由平抵迪，先作處女航，竟告成功，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遂正式作第一次航行。

其飛行時刻及經過之站，則以星期二上午七時由上海開，九時抵南京；九時半開，下午二時至洛陽；二時半開，四時半至西安休息。星期三上午七時由西安開，十時三刻至皋蘭（即蘭州）；十一時三刻開，下午四時至酒泉（即肅州）休息。星期四上午七時由酒泉開，十時四十五分至哈密；十一時四十五分開，下午三時至迪化休息。星期五七時由迪化開，十時半抵塔城終點。全線長凡一萬二千里左右。今者該線已定期航行，每逢星期二上海塔城兩處對調，同時飛行。雖云隴海鐵路迄未完成，伊蘭路線遙遙無期，但有此航行，於重要公務上之往還，消息上之遞傳，不可不稍稱靈便也。

新疆之交通及交通事業，既已略述如上，茲再述其貿易情形如下：

新疆工業，多以手工業爲主，而手工業之出產，又以粗棉爲多。粗棉布之製織，到處皆有，此項貨品，多輸售於俄國。此外有蠶絲盛產於和闐及其周圍各處；氈毯盛產於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克及和闐等處；毛皮盛產於和闐、喀什噶爾及阿克蘇等處；皮革盛產於葉爾羌、喀什噶爾及伊犁等處；陶器則產於喀什噶爾等處。至於商業，首推俄人，新疆之貿易，幾全爲俄人所操縱，稍能與之頡頏者，惟天津商人而已。俄商之所以能操縱者，全以地鄰新疆交通便利故。伊犁河下游，航行尚便，額爾齊斯河，又可通行汽船，此外並有土西鐵路（即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亞間之鐵道），環繞我西北邊陲，長途汽車，直達我塔城，因而交通益稱便捷。至於津商之運貨入新，經蒙古，歷沙漠，以駝馱運，其困苦遲緩，自不能與俄商較，惟以驅羣駝，渡沙漠，栖水宿草，芻糧尙廉，故貨價不致提高，稍能與俄

商競爭於萬一也。茲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蘇俄對新疆之貿易，據日本東亞經濟調查局所發表者，列表如左：

備註	年次	輸	
		入	出
	一九二三——二四	三、〇一五	四一八
	一九二四——二五	四、五三四	二、六一一
	一九二五——二六	一〇、三三一	六、〇九二
	一九二六——二七	一一、七五四	一〇、二三二
	一九二七——二八	一三、五二八	一〇、六四七
	一九三一	一〇、二一二	一三、九五四
	一九三二	一二、三〇五	一五、六九八

新疆從蘇俄輸入之重要商品，爲紡織品、砂糖、煤油類、電氣器具類之工業製造品；而新疆輸往蘇俄之商品，則爲羊毛、皮革、畜類棉花等原料品。茲將一九三二年度，雙方重要貿易品及其金額，列表如左：

備註	蘇俄輸入新疆				
	類別	數	額	類別	數
單位爲千盧布	紡織品	一一、三六一		羊毛	四、八九六
	煤油類	一四四		皮革	二、〇〇九
	砂糖	九七八		畜類	二、八九一
	電氣器具類	八五〇		棉花	七六七
	新疆輸入蘇俄				

此外新疆尙有對中國本部及印度阿富汗等之貿易，茲據一九二七年疏勒英國領事之報告，將其貿易情形，分別列表如左。此種報告，雖爲一九二七年即民國十六年之材料，未免過舊，但最近新疆對各國之貿易，除蘇俄外，實無比較確切之統計可憑，姑錄之，以備參考。

(一) 對中國本部之貿易(單位爲盧布)

輸		
類別	數	額
紅茶	七七〇、〇〇〇	
珠子	六〇〇、〇〇〇	
輸		
類別	數	額
金	四七五、〇〇〇	
棉布	二〇〇、〇〇〇	

入			
日本 (Parlun) 絲	二五六、〇〇〇	綿紗	七六、〇〇〇
鑄貨及地 (元資)	六九、七五〇	總額	一、七七一、七五〇

(二) 對印度之貿易 (單位爲盧布)

出	
(Charas)	三六、〇〇〇
上等棉布	二六、二五〇
總額	七三七、二五〇

輸			
歐洲棉布	二七六、八四八	藥劑	二九、四二六
獸皮(羊皮及山羊皮以外)	六一、六六三	革製品	四一、四四八
塗料染料	二二六、二五四	珠子(歐洲品)	七一、三三五

輸			
馬及小馬	一〇一、二三五	棉布	三五、六九八
銅	七四二、六五四	生絲毛絲	四七、三三一
毛製品 (游牧出品)	三五八、四五一	絨氈	二五、五二四

(三) 對阿富汗之貿易 (單位爲盧布)

入						
天鵝絨	一一五、三三四					
絲織品(印度產)	二四、八七六					
香料	三六、五六二					
印度紅茶	二七、三八六					
印度以外之紅茶	二三、〇九八					
歐洲毛織品	四二、〇〇〇					
總額	九七六、四九九					

出						
鑄貨	六六、七八九					
金銀及元寶	二三三、七五九					
革製品	一六、三三九					
羊毛	一七、二八八					
驢馬	七、五〇八					
硬玉	八、二七二					
總額	一、八五〇、〇九〇					

輸			
類別	數	額	
鴉片	六七五、〇〇〇		
山羊肚子皮	六〇、〇〇〇		
馬	四五、〇〇〇		

輸			
類別	數	額	
棉布	一六七、五〇〇		
羊毛氈	八〇、〇〇〇		
馬	七五、〇〇〇		

入				
總額	外國杏仁	山貓皮	諾頓皮(譯音)	狐皮
八二一、九五〇	三、六〇〇	四、三五〇	一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出				
總額	和蘭絲	騾馬	絨氈	磁器
三八六、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	二一、二〇〇

第四節 重要都市

新疆全省，舊分八道，共五十五縣，及十一縣佐以治理之。國民政府成立後，依照建國大綱及訓政約法之規定，應爲省縣二級制，以縣爲自治之單位，道制自當廢去，一律改爲縣治；惟以新省孤懸塞外，情形特殊，經該省當局之請求，道制暫勿更改，故今尚仍其舊；但因新疆之地方管轄，區域過大，及種族上、文化上、人口上、財賦上之種種關係，內政部乃爲計劃整理，將舊有八道，改爲八行政區，各設行政長一人，以爲該區之行政最高首領，並將已達設縣之程度者，增設爲縣，未達設縣之程度者，乃置設治局，以爲改縣之過程。今計新疆新設之縣，有迪化吐魯番間之乾德縣，洛浦東南之策勒縣，莎車東北之葉爾羌縣，奇台東南之木壘河縣，阿克蘇西南之柯坪縣，庫車東北之托克蘇縣，阿克蘇東南之阿瓦提縣，塔城東北之吉木乃縣，承化寺西之哈巴河縣等；新置之設治局，則有托克遜，和什托落蓋，耳里價，七角井，烏魯克恰提，賽圖拉，庫爾勒等七處；民國二十一年春，新省政府又呈准伊寧縣東南托古斯塔柳地方，添設鞏留一縣。統計新疆縣治，爲數六十有六，然莽莽大地，尚不及浙江縣治之多（今浙江共七十五縣），其有待於開發者，蓋多且亟矣。南疆地廣物富，爲全省精華之所聚，北疆省府所在，爲全省政治之中心，其各大都市，均有其歷史與重要，爰分南北兩路，略舉其重要都市之概況如左：

（一）南疆之重要都市

1. 哈密 哈密爲天山南北之會合點，唐稱伊州，明爲哈密衛，清代用兵西域，軍需總站，皆設於此，闢新疆爲行省後，升爲哈密直隸廳，嗣改爲哈密縣。人口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九人。

哈密當天山之陽，扼甘肅新疆交通之孔道，土地膏腴，氣候宜人，水流悠悠，林木蒼蒼，可稱樂土。城西有哈密回城，回王府在焉，附近回民，約萬餘戶。物產有豆、麥、糜穀、甜瓜、蘋果、合桃、白菜、葡萄等，其中尤以甜瓜爲最有名，次則羊毛、羊皮出產亦盛。

1. 鄯善 鄯善，一稱闐延，通鑑作皮禮。漢爲車師前部東境，北魏以後，爲高昌白棘城，隋置鄯善郡，清末乃設縣，民國後因之。人口三萬零九十六人。

鄯善爲哈密土魯番之孔道，物產豐富，有煤炭、水晶，而熊狐之皮，牛馬之革，羊之毛，羚之角，東湖之甜瓜，魯克沁之梨，均稱有名，次則棉花、葡萄，出產亦豐。

3. 吐魯番 吐魯番在天山南麓，東至哈密，西南至焉耆，西北由天山嶺路以達迪化，爲要衝之地。漢爲車師國，西域都護班超駐紮於此。北魏及周、隋，均爲高昌國，唐代後，世爲回紇所據，爲回紇史上中心要地。其地於唐貞觀間，改爲西昌州，後又稱西州，開省後，置吐魯番直隸廳，民國後改爲縣。人口七萬二千四百六十九人。

吐魯番夏季甚熱，幾可熟餅，魏書高昌傳云：「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穿地爲穴以居。」物產有豆、麥、糜穀、苧麻、芝麻、棉花、瓜果、桑樹、葡萄等，其中尤以棉花及葡萄爲最豐富有名。商務甚盛，市肆繁華，俄商在此開設

商行者十數家，多以洋貨來易棉花葡萄，出口價值數十萬金。

4. 焉耆 焉耆爲全省最中心之地，瀕博斯騰湖之西北，珠勒都斯河之下游。古爲焉耆，危須二國地，明屬準噶爾，清乾隆平定準部後，新疆改爲行省，焉耆置爲直隸州，民國後改爲縣。人口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七人。

焉耆四周皆山，中開沃野，農地牧場，到處皆是，惟工商業，未甚發達。出產最有名者，卽爲馬，身段中才，天性純良，年產約十餘萬匹。他如狍獐、麋、鹿、鳧、鷺、鴨、天鵝等，亦甚衆多。

5. 輪台 輪台，在焉耆之西，爲天山南麓要衝。漢時爲輪台、烏壘、渠犂三國地，晉屬龜茲，後併於吐谷渾，唐高宗時內附，宋南渡後屬西遼，旋改役乃蠻，元明爲別失八里東境，清初併於準部，乾隆間平定西域，復內向，開省後，設輪台縣，民國因之未改。人口一萬八千五百十七人。

輪台地勢低濕，土質肥沃，河流交錯，耕牧咸宜，故葦荻叢生，其東河上，有一土橋，爲往來所必經，卽所謂「葦橋之險」是也。其出產有桃李等最爲著名，牛羊之類，更爲蕃衍，草木暢茂，五穀豐登，爲新省之農業區域，惟工商甚爲簡陋，不足道也。

6. 庫車 庫車在天山南麓，爲輪台、拜城之孔道。古爲龜茲國，一名柳陳，亦稱魯陳，漢武帝時卽內附，唐置安西都護府於此，清爲庫車州，民國後改稱縣。人口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九人。

庫車土地平曠，氣候溫和，惟雨量稀少，甚或終年晴朗，幸有渭干河流其西南，庫車河經其東北，開渠引水，得

資灌溉，芳草綠樹，鬱鬱成林，春花秋實，纍纍滿目，果園之盛，冠於全省，無異爲一美麗之天然公園也。物產最稱有名者，爲杏仁、葡萄、梨、瓜等，其中杏仁尤爲著稱。除五穀蔬果外，牛、羊、馬之類，亦甚繁殖，其皮革羊毛，且稱佳品，而黑羔皮尤負盛名。此外鑛產更極富裕，如紫銅、礪砂、石臘、石油、礬石、煤炭、硝磺等，均質優量豐。其民善冶工，冶銅之業，自古有傳，故製銅爲器皿，鑄鐵爲刀劍，精美鋒銳，容稱關外名產。又庫車自漢以來，即爲佛教重地，名勝古蹟，蒼於其境，城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城西六十里，有大佛洞，山之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處，內皆五色金粉，繪爲佛像，相傳爲唐人手筆，今考古家甚重視之。

7. 阿克蘇 阿克蘇地居阿克蘇河北岸，爲南北往來之要衝，漢時爲姑墨國，屬龜茲，和帝時，姑墨、溫宿隨龜茲降漢。唐時以其地爲姑墨州，隸安西都護府，清季置溫宿直隸州，民國後改爲縣。人口十萬二千九百二十一人。阿克蘇地沃土肥，泉甘氣和，穀果豐登，牲畜繁昌，春夏之季，稻穗吐香，楊柳垂蔭，風景如畫，爲新省產米最良之地。物產有米、麥、豆、黍、桃、杏、桑、梨、芝麻、棉花、石榴、胡桃、蘋果、瓜乾等，其中以白米最爲有名，畜類有牛、羊、駝、馬，充斥皆是。工藝則攻玉製革，精巧可觀。其地適當山陽孔道，貿易又甚繁盛，凡漢回商人，雲集於此，俄印商人在此設肆者，亦三五十戶，每逢八棚（回語市集之意），四鄰中外之商貨，不遠千里而來，旅賈成羣，運輸踵接，誠爲南疆之一大都會也。

8. 烏什 烏什地當托什干河之南岸，貼接俄境，爲回部四大城之一（四大城即阿克蘇、烏什、疏勒、沙車）

漢時亦爲姑墨國地。清光緒九年置爲烏什直隸廳。民國後改稱烏什縣。人口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人。

烏什本極繁盛，清乾隆間，回人苦於辦事大臣蘇成等荒淫殘虐，乃聚衆叛變，後伊犁將軍明瑞統兵討伐，回戶盡行誅戮，致極荒涼，今猶未能恢復舊觀。其地土質肥饒，泉甘氣溫，居民多習農事，產米甚佳，麥、菽、牛、羊、皮革、布匹、銅鐵之產亦多。

9. 巴楚 巴楚地當喀什噶爾河之中流，漢時爲尉頭國地，三國及北魏屬龜茲，隋屬疏勒，唐爲尉頭州，宋屬疏勒，元明爲別失八里地，清置瑪拉巴什直隸廳，旋又改巴楚州，隸沙車府，民國後改稱巴楚縣。人口五萬四千零九十四人。

巴楚卽巴爾楚克，有喀什噶爾河（卽葱嶺北河）與葉爾羌河（卽葱嶺南河）交流其境，故土地肥潤，五穀豐登。物產以米、棉、芝麻、糜等爲豐，魚介野獸亦多。

10. 疏勒 疏勒，漢唐以來皆爲疏勒國，元爲合失合爾，明爲哈實哈爾，清爲疏勒直隸廳，旋升府，民國後改稱疏勒縣。其城稱漢城，亦曰倭寧城，又名新城，爲喀什噶爾之分地，非喀什噶爾之別名也，前爲喀什噶爾提督之駐地，今爲縣府之所在。人口十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人。

疏勒城濱烏蘭蘇蘇河之南，西憑葱嶺，西南據帕米爾，東南臨大戈壁，爲天山南路之大都會，新疆極西之門戶也。疏勒自古爲我國與中亞之交通要道，街市喧闐，商肆櫛比，繁盛推爲全省冠，凡中亞、印度、阿富汗、俄國、英國

等之商品，無不會集於此。其地居民，五方雜處，光怪陸離，甚爲可觀。新省人種之複雜，當以此爲最。清季喀什道署曾備九種語言譯員，以理交涉。其出產以棉花、生絲、羊毛、羊皮等爲大宗，他如米、麥、豆、粟、胡麻之屬，亦稱豐富。

11 疏附 疏附，番名喀什噶爾，喀什各色之謂也。噶爾磚房之謂也，亦言其富庶之意也。又謂喀什爲初噶爾爲創，唐置疏勒都督府於此，以其初創，故名。其地自漢至唐，皆爲疏勒國，清始設疏勒府，民國後改稱疏附縣。其城稱回城，隔烏蘭烏蘇河與漢城（卽疏勒）相望二十五里。今喀什道尹亦駐於此。人口凡二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八人。

疏附城濱烏蘭烏蘇河之北，地土膏腴，水渠漫野，產小麥、米穀、葡萄、瓜果等類，而牛、羊、馬、駝千百成羣，遍地皆是；鑛產有石油、煤、鐵之屬，均待開發。商務亦甚繁盛，英、俄、印、阿等國商人往來甚密，與疏勒情形類似，同爲天山南路之重要都市也。

12 英吉沙 英吉沙在疏勒之東南，當葱嶺橫山之下。漢時爲依耐國，唐時爲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清季設英吉沙直隸廳，民國後改稱英吉沙縣。人口九萬三千五百零二人。

英吉沙田土肥腴，穀果豐登。城周三里，以南關爲最繁華，商肆林立，貿易稱盛。居民以纏回人最多，漢人甚少。13 莎車 莎車土名葉爾羌，異域錄作伊爾欽，本西域王國，後漢建武中，最稱繁盛，其後併於于闐，降附於漢；三國屬疏勒，北魏爲渠莎國，隋唐宋復屬於闐，降及清季，置莎車直隸廳，後又升府，民國後改稱莎車縣。人口九萬

六千零十人。

莎車西屏葱嶺，東瀕葉爾羌河，山縈水繞，爲西陲鎖鑰。南以雅里克一道通印度，西以蒲犁一道達阿富汗，海道未開以前，亞陸東西交通，此爲樞紐。城有新舊二座，新城爲漢官廳所在，周六里餘；舊城爲瑪哈木特世居之處，周十餘里。新城亦卽漢城，牆垣高厚，市廛稠密。繁華亞於疏勒；舊城亦卽回城，在新城之東，街道逼窄，屋宇櫛比，幾無隙地。附近土地肥沃，草木暢茂，土產有米、麥、棉、蔗、瓜、果等類；蠶絲亦頗可觀，土人類能治絲織綢，頗有江浙之風。此外在西北二百三十里有米爾台山，產玉甚豐，至稱有名。

14 葉城 葉城漢時爲莎車子合國地，唐時爲沮渠朱俱波地，明時爲葉爾羌，清乾隆間始內附，置葉城縣，屬莎車府，民國後仍稱葉城縣。人口十三萬四千四百三十四人。

葉城處葱嶺之東，莎車之南，地土平曠，田野肥腴，五穀豐登，蔬果繁盛，其人又能育蠶治絲，織成絹綢，產額甚多。此外棉花、牛羊皮毛，亦稱豐富。

15 和闐 和闐舊稱依里齊，卽漢時之于闐國，唐時之毗沙都護府，明時曾爲準噶爾所據，清季討平回族，設和闐直隸州，民國後改縣。人口十萬一千二百二十八人。

和闐地當玉隴哈什河與哈拉哈什河二流之間，土地平曠，沃野千里，氣候溫和，人口繁密。物產有穀、棉、瓜果之類，年稱豐收；又能種桑、育蠶，綢、絹、花、氈，行銷遠邇，甚爲著名；復善造紙，其原料卽用桑皮，色白細堅，稱爲佳品。而

玉隴哈什河與哈拉哈什河。更產玉石，馳名中外。

16 于闐 于闐舊稱克里雅城，爲漢時之拘彌國地，北魏時併於吐谷渾，隋時屬突厥，降及清初，爲準噶爾所併，後新疆闢爲行省，乃置和闐大臣於于闐，統治其地，民國後改爲于闐縣。人口八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

于闐城濱克里雅河，北負克里雅山，爲和闐。且末間往來要衝。城有漢回二座，回城較爲繁華，然不及和闐。附近土肥草茂，穀果豐登，凡米、麥、胡麻、葡萄、桑棉等均產之；居民並擅長於育蠶、治絲、綢緞、紗布，產額頗豐；牧畜事業，亦甚發達，牛羣羊隊，漫山遍野；鑛產則金玉兩項，埋藏甚富，有待開採。

17 且末 且末爲漢時之且末國地，元魏時屬於吐谷渾，隋時破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州，唐時又併於吐番，清季則稱卡牆，設稽查局，歸于闐所轄，民國初，屬婁羌縣，民國三年，始置且末縣。人口六千一百七十五人。且末地濱卡牆河（即古之且末河），北負大戈壁，東通甘肅、陝西，爲陽關故道，西通于闐、和闐，爲交通要衝，晉之法顯，唐之玄奘，西遊天竺，曾經此途。其地廣土沃野，可墾之地，約五百萬畝以上，惜以設縣未久，人口稀少，商肆極簡陋，熟地近萬畝，爲全省東南最不發達之區。

18 婁羌 婁羌舊稱哈克里克，爲漢時之婁羌國境，降及清季，乃置爲縣，屬於焉耆府，民國後因之未改，惟取涇府屬而已。人口僅三千九百三十三人。

婁羌在羅布泊南岸，東經燉煌直達關內各省，西經且末、于闐、和闐抵沙車、疏勒，東南可赴青海、西藏，爲交通

之孔道，所謂陽關故道是也。晉僧法顯、唐僧立契赴印度取經，皆經此途，今以交通阻塞，人口稀少，遂無可觀。

(二) 北疆之重要都市

1. 迪化 迪化亦名烏魯木齊，俗呼紅廟子，以其城北山上，有廟一座，紅泥墻壁，故名之。迪化爲漢時之車師國，晉屬鐵勒，後周屬突厥，唐時置爲庭州，領金滿、輪台、蒲類三縣，統隸於安西大都護府；宋時隸於遼，元時爲回鶻地，明末爲厄魯特蒙古準噶爾地，清初設烏魯木齊同知，旋改迪化直隸州，新疆闢省後，改其地爲省垣，稱爲迪化府，民國後改稱迪化縣。人口四萬五千二百三十八人。

迪化地處天山之北陰，據烏魯木齊河之東岸，城周十一里五分二釐，建於清光緒三十二年。舊分漢滿二城，漢城多商肆大街，滿城較爲蒼涼，但今二城已合併爲一。街市以南大街爲繁華，崇樓高廈，富麗堂皇，爲全城冠，故西域記有云：『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輻輳，茶寮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於關外。』所以亦有稱之爲小南京也。

迪化北通伊犁，西北通塔城，憑山帶水，扼交通之樞紐，地位甚爲重要；更自關爲省垣後，不但扼交通之樞紐，且爲政治之中心；復自光緒七年成立中俄改訂條約後，關爲對俄商埠之一，以此貿易又甚繁盛，商賈除俄人外，城外多纏商，城內多津商，他如河北、甘肅、山西、湖南等省商人，亦往來甚密。貿易以羊毛、煤鹽等爲大宗，進口貨以布帛、鐵器等爲重要。

迪化氣候宜人，土地肥沃，近郊一帶，菜圃農田，綿亘不斷。出產有米、豆、麥、煤炭、石油、羊毛等物。

2. 奇台 奇台舊稱古城，在迪化之東五百里。漢時爲車師後國，漢末改屬匈奴；唐時置蒲類縣，統於北庭；元時併於畏兀兒，明時屬於和碩特部；清初爲準噶爾游牧地，康熙中始內附，乾隆間置奇台縣，民國後因之。人口二萬六千零三十六人。

奇台北通科布多，東達哈密，西接省垣，西北至承化塔城，大道四出，交通稱便，爲商務之中樞，亦迪化之唇齒也。物產有米、麥、豆、菽、蔬菜等之糧食類，及白金、砂金、煤等之礦物類，與羚羊、鹿茸等之藥材類，並豺、狐、牛、羊等之皮毛類，均遠銷國之內外，爲地方出貨之大宗，故俗有金奇台銀綏來之稱。

3. 鎮西 鎮西舊稱巴里坤，爲西漢時之匈奴東蒲類王地，降及清季，設爲鎮西府，民國後改稱鎮西縣。人口一萬零五百九十九人。

鎮西地當天山之北陰，東通綏遠，北至蒙古，西赴奇台、迪化，交通四達，本爲天山北路一大邑，惟以氣候嚴寒，冰雪載途，自哈密赴迪化者，每走小南路，改由七角井，趨奇台或吐魯番，致商業衰頹，市肆不振。其物產有豆、麥、牛馬等。

4. 綏來 綏來爲漢時之烏貪，魏及烏孫東境，清季改爲綏來縣，民國後因之。人口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三人。

綏來本有三城，卽綏寧、康吉、靖遠是也。城均築於清乾隆時，至光緒十年始合而爲一。其地產米甚盛，爲天山北路著名之產米區。其他則有莢、麥、果、瓜及金、銀、石油、羊毛、皮革等物，亦均有名，其中尤以銀爲最著，故俗有銀綏來之語。

5. 烏蘇 烏蘇清時置爲庫爾喀喇烏蘇直隸廳，民國後改稱烏蘇縣，屬迪化道。人口九千三百五十人。

烏蘇地當迪化、伊寧、塔城大道往來之焦點，形勢扼要，國防重鎮，因其東可屏蔽省垣，北可策應塔城，西可聯絡伊寧也。又地臨奎屯河流域，灌溉便利，耕稼發達，米穀之產，甚爲有名。商業亦頗可觀，貿易以毛皮爲主，俄商多出入其境也。

G. 伊犁 伊犁爲漢時之烏孫國地，隋時乃被突厥所佔據，唐時改屬回紇，元時稱爲阿力木里，屬瓦剌王，明時爲衛拉特地，清時爲準噶爾部之都城，迄乾隆間平定準部後，遂於伊犁河北建城九座，以將軍駐紮其地，嚴爲防守。同治初，新疆回亂，九城盡失，同治十年，俄人乘機侵略，佔據伊犁，迄光緒二年至四年，清軍平定新疆後，經會紀澤與俄力爭，始得返還，此卽光緒七年之中俄改訂條約是也。所謂九城者，卽惠遠、綏定、廣仁、惠寧、熙春、寧遠、拱辰、瞻德、塔爾奇是，伊犁爲其總名也。民國後，分爲綏定、伊寧（卽伊犁）、霍爾果斯、鞏留四縣。人口綏定二十萬零五百九十八人，伊寧十二萬七千三百十四人，霍爾果斯三千三百五十九人，鞏留新立，其數未詳。

伊犁地接俄境，東通迪化，爲西北大邑，亦國防重鎮。其城均爲屯軍備邊撫民之堡壘，駢列於伊犁河北岸，東

西相望，互爲犄角。九城中以惠遠爲最大，握九城之中樞，與綏定共相策應，形勢雄偉；城內平津商人甚多，城外纏商較盛，百貨雲集，市肆繁華，有小北平之稱。綏定爲昔伊犁府附郭首邑，高山長河，表裏環抱，形勢尤爲險要，商業亦稱興盛。伊犁因有金頂寺遺址，故亦名金頂寺，俄人稱固爾札，住民複雜，言語不通，俄商又雜處其間，操縱商權，今商場器用，亦盡俄化。拱仁卽今之霍爾果斯，爲通俄要道，城內尙未發達。其他各城，均見荒涼，未足道也。

伊犁物產，則有牛、馬、羊、狼、熊、野羊、黃羊、野豕、野兔等牲畜，隨地皆有；杏、梨、石榴、蘋果等果木，尤爲有名；白魚、鯊魚、鯽魚、水獺等水產，伊犁河中最多，他如米穀、藥材、皮革等，亦均富饒。

7. 塔城 塔城舊稱塔爾巴哈爾，爲古之康居國，漢時之單于地，北魏爲高車國，宋時爲乃蠻國，元時歸屬於元，明時乃屬衛拉特，清初則爲準噶爾之牧場，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後，始行築城，設參贊大臣與領隊大臣統治之，民國後改爲塔城縣。人口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三人。

塔城地踞塔爾巴哈台嶺之南，額牧爾河之北，突出邊壤，與俄境犬牙相錯，北行四十五里，卽俄屬之葦塘子鎮，東南通迪化，北面通承化，爲邊陲軍防重地。其城有二，一曰綏靖，爲漢城，一曰楚呼楚，亦稱北雅爾，爲滿城。氣候嚴寒，冬雪甚大，境內河流通暢，水草豐美，宜於牧畜，故牛、羊、馬、駝等產甚多；水獺、冰魚，亦聞於世。而東北哈圖山之金礦，尤稱著名。貿易，俄貨進口者，以布匹、鐵器、瓷器、糖、紙等爲大宗，輸往俄國者，以棉花、乾菓、皮毛等爲大宗；地距俄領斜米巴拉庭斯克馬車約七日程，今土西鐵路完成，塔城至斜耳吉鄂堡，汽車僅一日程，故商權盡爲俄人所

操縱，各種事業，俱呈俄化。

8. 承化 承化，爲漢時之匈奴地，三國屬鮮卑，元爲外王封地，明爲車臣汗所屬，清初爲準噶爾牧場，乾隆間始平服準部，歸於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不屬新疆。宣統末年，外蒙多事，科垣淪陷，而阿爾泰幸獲保全。民國成立，以阿爾泰山遠處極邊，界接俄境，在國防上甚爲重要，因將阿爾泰歸併新疆，於八年改建道區，十年改爲承化縣。人口一萬五千二百〇七人。

承化土名薩拉時美，亦稱圖勒塔，其稱承化者，以地有大刹承化寺故也。地居額爾齊斯河之北，阿爾泰山脈之南，背山面水，形勢險要。西接俄疆，溯額爾齊斯河而下，至俄境跑扒梨福，卽有輪埠起卸商貨，再西經齊桑泊，沿額爾齊斯河下游，與西伯利亞鐵路啣接，新疆入俄交通，此爲最便，故商旅絡繹，市廛繁盛。物產有牛、羊、駝等千成羣，羊毛皮革，每年輸往俄國，獲利甚鉅。他如貂、狐、狍、獐、鹿、茸、蜂蜜、魚介等，亦見不少；又如松、杉、楊、樺、藥材等，均稱豐裕。鑛產有金、銀、煤、鹽、鉛、石油、水晶等，其中尤以金鑛最爲富足，馳名於世。

註：上述各城之人口數，俱根據內政部於民國十七年調查二十年二月出版之各省市戶口調查統計報告。

第五節 人種與人口

新疆人口雖稀，其人種之龐雜，國內無論何省，無出其右。論其容貌，有黃皮秀眉者，有身軀幹偉者，有隆準深目虬髯者，有肌膚紅滿者；論其語言文字，有自上而下者，有自左而右者，有自右而左者，有敖牙桀倨者；論其習俗風尚，有陋習不振者，有矯健勇狠者，有污濁不堪者，有清潔整齊者，種種形狀，光怪陸離，甚爲可觀。但大別之，可得漢滿蒙回四種，茲分述其大概如左：

1. 漢族 漢族之移居新疆者，遠在漢代。蓋自漢武帝時李廣利將軍伐大宛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雙方已發生關係；昭帝時傅介子又破樓蘭國，改爲鄯善國，並遣吏士屯田伊循（今鄯善東南地）；宣帝時復使鄭吉爲都護，屯田尉犁；元帝時亦曾遣索班等屯田伊吾（今哈密）。史冊所載，歷歷可考，故新疆之有漢人，爲時甚早。惟爾時爲數有限，降及清季，始大批移入，但同治以前之漢人，經回變均被殘殺，迄左宗棠劉錦棠率師平定回亂後，漢人又漸次移殖，且多握得新疆之政治權與商業權；至其移入者之省籍，以左劉部屬，多爲湘軍，故新疆漢人亦以湘籍爲最多；其後甘肅陝西二省人民，因隣近新疆，亦相率移殖，此外當左劉入新平亂時，天津商人多隨營經商，頗獲厚利；至於晉、鄂、豫、蜀等省，亦有入新經商者，惟均爲小本經營；而江、浙、皖、贛等省人士，在新省合計不過二三十人。然最近之事變發生後，浸假而演成種族仇殺，漢人犧牲者，不計其數，南疆方面，漢人幾已絕跡，北疆亦

勢力日蹙，惟東北義勇軍李杜蘇炳文王德林等，自在東北抗日，因彈盡援絕，敗退俄境後，於今歲（二十三年）四月，轉入新疆，總約六七千人，在今後新疆之漢人中，當居一重要地位也。

2. 滿族 滿族之生活舞台，本在東北，在清室未入關前，與新疆以地理上之阻隔，並無發生若何關係，及愛新覺羅氏崛起東北，清世祖入據中原，統一華夏，乾隆間平定新疆後，新疆始有滿人。蓋乾隆間平定新疆後，即以伊犁爲首府，置伊犁將軍，統治全疆一切軍政事務，當時隨征出戍之滿洲營，遂分駐各地，藉資鎮抑，計在塔城者有新滿營，在伊犁者有新滿營、舊滿營、錫伯營、索倫營，在古城者有滿營。此種滿人，自是即留住新疆，生養繁殖，遂成爲當地之久居人民。

3. 蒙族 蒙古地接新疆，其人皆以游牧爲生，新疆西北一帶，從來即爲蒙人之和碩特、準噶爾、吐爾扈特、吐爾伯特等部落之牧場，故今蒙人之在新疆者，仍多在天山北路，從事游牧，屯田者雖有甚少。計住牧於阿山境內者，有扎哈沁與和碩特二部落；住牧於塔城境內者，有北吐爾扈特部落、察哈爾部落、額魯特部落；住牧於烏蘇縣境內者，有東吐爾扈特部落；住牧於精河縣境內者，有西吐爾扈特部落；住牧於焉耆縣境內者，有南吐爾扈特部落；住牧於伊犁縣境內者，有察哈爾與額魯特二部落。

4. 回族 清初新疆，本爲準、回兩部地，準部據天山北路，回部據天山南路，其後準部勢衰，遠不及回部，於是回部遂成爲本省之主要民族，故言新疆者，輒以回稱之。回族分爲甘回、漢回（又名東干）、纏回、哈薩克、布魯特

等部族，其分佈情形：甘回以焉耆、哈密爲中心，北路最多，南路較少。漢回久染漢習，散居各地，多從農事，間亦有經商者。纏回，卽纏頭回，聚居於天山南路，如和闐、庫車、阿克蘇等處爲最多，惟近十餘年來，南路纏回，感於人衆謀生不易，乃遷居北路各縣經商務農者，亦數見不鮮。哈薩克與布魯特，多住牧於阿山、塔城、伊犁、烏什、喀什等沿邊一帶，約計六七千里，與蘇俄爲緊鄰。而哈薩克又有部落之分：在阿山住牧者，有十二個柯勒依部落；在塔城住牧者，有柯勒依、蔓畢特、賽部拉特、吐爾圖等部落；在伊犁住牧者，有固爾班部落。

新疆居民，除上述四種主要民族外，尙有印度人、猶太人、俄羅斯人、亞利安人、阿富汗人、土耳其人等；又有與西藏血統混合之葛勒查人、羅卜諾爾、吉斯人等。蓋新疆地接中亞、西藏，鄰地民族之經商游牧於其境者，習俗相染，婚媾互通，因而人種愈演愈雜，光怪陸離，可爲亞洲民族之展覽場也。

新疆人種之龐雜，既如上述，而其人口之多寡，吾人亦宜注意之也。惟新疆人口之數字，究爲若干，殊無確切之統計可憑。據民國五年北平內務部之調查，新疆人口總數爲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人；據民國十一年郵局之報告，新疆人口總數約二百五十萬人；復據民國十五年郵局之報告，新疆人口總數爲二百六十八萬〇八百八十三人；又據民國十七年內政部調查之統計，新疆人口總數爲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一人；更據政府經濟討論處之統計，新疆人口，共爲三百萬人。新疆人口總數，究爲若干，殊難判決，當此缺乏正確之人口統計時，姑將民國十五年郵局所調查，及民國十七年內政部所調查之新疆各地人口，及政府經濟討論處之統

計，分別列表如左，以備參考。

(一) 民國十五年郵局調查

天山北路	(一) 迪化	七一、八〇〇	(二) 昌吉	一八、二五〇
(三) 承化	(四) 鎮西	一八、三七八	(五) 阜康	六九、二七五
(六) 霍爾果斯	(七) 額敏	二〇、二二八	(八) 呼圖壁	一九、一一八
(九) 精河	(十) 烏蘇	一〇、三二一	(二) 奇台	五一、五〇四
(三) 伊寧	(三) 博樂	六、八三七	(四) 布爾津河	一三、六三三
(五) 塔城	(六) 綏來	三二、九四一	(七) 綏定	一一、六九五
(八) 沙灣	天山南路	(一) 疏附	二五二、五二八	
(二) 疏勒	(三) 新平	六、八二九	(三) 莎車	二八九、二八五
(三) 鄯善	(四) 沙雅	一〇、四二三	(五) 澤普	三七、二二九
(六) 伽師	(七) 庫車	一八、九一九	(八) 洛浦	一八、九六一
(五) 輪台	(三) 巴楚	一〇六、〇七四	(三) 拜城	九、五五七

(二) 民國十七年內政部調查

(三) 皮山	二〇〇、九七三	(三) 蒲犁	九、二六三	(四) 塔羌	二、六三五
(三) 哈拉哈什	二六、七九一	(三) 和闐	三二、一七四	(三) 吐魯番	六三、九九一
(三) 阿克蘇	六一、二八五	(三) 溫宿	五五、三三五	(四) 烏什	六一、九〇〇
(四) 英吉沙	一二九、二五五	(四) 葉城	一八六、八〇五	(四) 焉耆	一三六、四八九
(四) 于闐	四九、三一二	(四) 哈密	一八、三三〇	共 計	二、六六〇、八八三
(一) 迪化	四五、二三八	(二) 乾德	五、七二五	(三) 昌吉	一一、四八八
(四) 呼圖壁	一四、九六九	(五) 綏來	二一、四九三	(六) 阜康	五、六〇八
(七) 孚遠	一一、九六五	(八) 奇台	二六、〇三六	(九) 木壘河	八、八八五
(二) 哈密	一七、五七九	(二) 鎮西	一〇、五九九	(三) 鄯善	三〇、〇九六
(三) 七角井	九五	(四) 伊寧	一二七、三一四	(三) 綏定	二〇、五九三
(六) 精河	三、七八五	(七) 博樂	一、九六〇	(二) 霍爾果斯	三、三五九

(一九) 塔城	一四、七五三	(二〇) 額敏	三三、九八九	(二二) 沙灣	七、二四八
(三一) 和什托落蓋	九、九六二	(二二) 烏蘇	九、三五〇	(二四) 承化	一五、二〇七
(三五) 布爾津河	九、三六二	(二五) 青木乃	二、八九四	(二七) 布倫托海	二一、〇三六
(二八) 哈巴河	六、三〇〇	(二九) 焉耆	二六、七六七	(三〇) 庫爾勒	一八、六八二
(三一) 輪台	一八、五一七	(三二) 尉犁	七、一四〇	(三三) 塔羌	三、九三三
(三四) 且末	六、一七五	(三三) 吐魯番	七二、四六九	(三四) 托克遜	一一、六五七
(三七) 阿克蘇	一〇二、九二一	(三六) 阿瓦提	九、〇四三	(三五) 柯坪	一〇、七五二
(四〇) 溫宿	八六、九五三	(三九) 烏什	六六、一二八	(四二) 拜城	五二、三六八
(四三) 沙雅	四二、一七二	(四四) 庫車	一一九、五五九	(四三) 托克蘇	一二、八五三
(四六) 疏附	二二五、六五八	(四七) 巴楚	五四、〇九四	(四八) 麥蓋提	二〇、一六一
(四九) 英吉沙	九三、五〇二	(五〇) 伽師	一一三、二六四	(五一) 澤普	一七、三二八
(五二) 沙車	九六、〇一〇	(五三) 葉爾羌	九八、四九七	(五四) 蒲犁	九、六七三

(五)和闐	一〇一、二二八	(六)于闐	八七、六六六	(七)洛浦	七三、八九一
(八)墨玉	六九、七二〇	(九)皮山	五六、九九五	(十)賽圖拉	一、〇七三
(十一)葉城	一三四、四三四	(十二)策勒	二四、三六二	(十三)烏魯克恰提	一、四八一
(十四)疏勒	一〇八、七二七	共計	二、五一、七四一		

照上列二調查統計，前者縣數僅四十有五，人口總數共有二百六十八萬〇八百八十三人，後者縣數六十有，其人口總數反僅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一人，此種數字，未可盡靠於此可知。更據政府經濟討論處之統計，則新疆人口總數，共為三百萬，列表如左：

種別	人口數	百分比	數
纏回人	一、七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甘回人	五二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	
漢人	五二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	
哈薩克人	四三七、〇〇〇	一三、五〇	

蒙古人	一七五、〇〇〇	五、〇〇
滿人	八七、五〇〇	二、五〇
共計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我國人口，向無確切之統計，究爲若干，言人人殊，雖有調查之名，從無正確之數，所謂若干云者，仍不過爲一懸揣估計而已，新疆人口，亦如是也，故本節對於新疆各項人口統計，不厭求詳，羅致並列，雖均未能確切可靠，但於此互相參照，終可得一概要，大約新疆人口總數，上下於三百萬之間，較爲可靠也。茲復將新疆各民族之分佈狀況，根據新疆建置志一卷之記載，列表如左：

地名	種別	戶數	人口數	備考
綏來	漢	一、三一六	四、九九二	
	甘回	二、四七三	一、四九八	
奇台	漢	三、四三五	一〇、一二〇	
	滿		一、八四七	
呼圖壁	漢	一、〇三〇	六、八二五	漢回合計戶口數
	甘回			
吐魯番	纏回	七、五九八	四〇、五一三	

烏什	柯坪	拜城	溫宿	塔城	寧遠	喇庫烏爾喀	哈密	鎮西	鄯善
纏回	纏回	纏回	甘回 漢回	甘回 滿回 漢回	甘回 俄回 纏回	黃教喇嘛 甘回 漢回	甘回 漢回	甘回 漢回	纏回
六、四五七	一、六七〇	九、五九〇	七、〇二六	四、五〇 四、九二 五、一八	三、一〇 九、三五 八、〇七	一、二〇 四、六四	四、九〇 五、四九	六、九五〇	三、六三三
四七、二六七	五、六五五	四〇、二六八	二七、二九九	一、四一 一、九二 一、二四 一、七〇	一、六三 四、七五 六、〇〇 一、八六	一、〇〇 二、三八 〇、八七	一、三九 二、八七 三、四九	八、三〇〇	一八、七六九
			漢纏回合計戶口數				纏回親王轄戶無統計	漢甘回合計戶口數	

庫車	沙雅	焉耆	新平	婁羌	輪台	疏勒	疏附	英吉沙	莎車
纏回	纏回	纏回	纏回	纏回	漢回 纏回	漢回 纏回	漢回 纏回 甘回 纏回 布魯特	漢回 纏回 布魯特	漢回 纏回
一八、四三二	七、五七六	二、七五七	五一七	四九六	二、三六四 五九	八六、七〇三 三二〇	二七、六〇九 二〇〇九 二、二七六 一〇〇〇	一九、五八一 一四二	二八、二六〇 七七
一一四、二〇五	一〇、三六〇	二一、〇四一	四、九二〇	三、三八四	一〇、二九七 一一二	一三〇、二四五 八九〇	一〇八、一二九 七三三 六、八七七 三四四 一、〇八二 八〇	一〇〇、九二〇 三五九 二、七四六	一六二、二二九 一一二
					屯戶				

上表材料，亦非正確，不過借此以觀察其各民族分佈之大概情形也。至於新疆人口之疏密：天山南路以城邑較大，天氣較佳，物產又甚豐阜，故人口較爲稠密；天山北路因氣候寒冷，環境稍劣，故人口較爲疏稀。但其平均

蒲 犁	英俄塔吉克 布魯特	一、八〇五 六、一七七	二、四一九 六、一六九	練回
葉 城	英俄 甘回	一五、六九四 六、七	九二、七三一 二、一五	練回
巴 楚	漢回 甘回	四、八四四 一、二四	二二、三三七 六、五	練回
皮 山	漢回 布魯特	七、八七九 五〇	三一、二六七 二、一七	練回
直隸 州	漢回	五四、四五〇 二、三〇	一三六、九九一 八、五〇	練回
于 闐	練回	三六、二九五	八五、九三七	練回
洛 浦	練回	一〇、六六六	五三、二七八	練回

總數，每方里尙不及一人，在我國行省中，爲人口最稀之區也。

第六節 宗教與風俗

新疆除漢族與滿族蒙族非回教徒外，餘皆爲信奉回教之回族。回教創自阿拉伯謨罕默德，其教以知天識聖爲宗旨，以敬事爲功夫，以致命達天爲究竟。稱天爲安拉胡，或稱胡達，每日拜造物主五次，於晨、晌、晡、薄暮、夜五時行之，以表朝虔夕惕之義。每七日一大典禮，於每月之牛、婁、鬼、亢日行之，卽徵七日來復之義。教規獨拜一主，不信他神，不立偶像，不信佛法，亦不信天主分身，耶穌替罪之說，以完修倫常爲盡人道，以念真、禮真、齋戒、施濟、朝覲爲盡天道，念真卽謂心存真宰，畏天之命；禮真卽禮拜、齋戒卽戒食色；施濟卽天下爲公，博施濟衆，樂善不倦之義；朝覲卽觀光上國，以廣見聞之義，此卽所謂天道五功，如天道人道兼盡，可爲教中完人。又有聖經一部，名古蘭，或稱可蘭(Koran)又稱天經，其大旨在畏天命，凡舉一事，當存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心。對於飲食，尤重衛生，對於禽獸之肉，又擇其性情馴善者食之，其性情刁惡者禁之；至於污穢不潔之物，有礙衛生者，教規更爲嚴禁，故回教徒皆不食豬肉，以豬爲污穢不潔之物。

新疆回民，於唐初尙多信奉景教或祆教(卽拜火教)，至唐末，回教始盛行於天山南北路。蓋回教爲一嚴肅之一神教，宣教方法，恆以武力爲利器，遇有異教則常征服之，及大食國興，卽以武力傳播其教於四方，漸入於天山南路，唐末，天山南路佛教漸衰，回教遂乘之布滿其地。新疆除信奉回教之回族外，蒙古族乃崇奉喇嘛教，漢人

滿人所奉宗教，則與內地同。

至於新疆之風俗習慣，因其種族龐雜，故甚繁複。漢族人之習俗，同於內地，惟特重鄉情，每於其本省附近各省之人士，亦以同鄉稱之，如江蘇人遇浙江人，或遇安徽人，均認爲同鄉，表示親密，此蓋以遠處西隔，客中同鄉，不可多得之故也。滿族人之服裝與習慣，幾同漢人，惟恆以西北人自稱，不願以滿洲人目之。蒙族人多相沿蒙古舊習。回族爲新疆主要民族，原有漢回纏回甘回等族之分，其風俗習慣，亦各不相同，茲除漢回（卽東干人）之風俗習慣已與漢族同化，恕不贅述外，將纏回與甘回二者之情形，略爲一述。蓋甘回爲纏回之同化者，居於北疆，男女服飾，均似回地；纏回居於南疆，纏頭、隆準、虬髯、深目，更爲純粹之土著回族。此二者之風俗習慣，殊有一述之必要也。

1. 甘回人之風俗習慣 甘回多來自隴省，軀幹髮膚，俱同漢人，衣食起居，亦從華制，惟寺中禮拜，則戴六稜寇，上銳下圓，五色俱備，但以白色爲多。而市井貿易之徒，則多戴白帽。婦女衣服，長逾膝下，喜敷粉戴花，大方知禮，膚色白皙，殊多姿顏。

男女出幼，男爲十二歲，女爲八歲。出幼之期，延師誦經，以謝造我之主，生我之親，並教以禮拜諸式，責以成人之禮。其婚姻之權，悉操父母之手，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違拗。訂婚之時，則以茶一絨，銀一器，以爲聘禮，男女主婚者，握手以天經爲證，至於納徵之多寡，則視家之有無爲定。迎親之日，婿乘馬至女家，由外舅迎入，無外舅

者家主迎之，拜於堂，命之坐，父母訓誡於女，女拜受而幃巾，首登車與郎偕去，抵家下車入室，由姑去巾命坐，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夫婦成禮時，媒灼舉案，同入合饌，饌畢請盥，男先女後，以盥餘之水，傾少許於室之四隅，夫婦並坐幃中，延老婦之通經典者，爲教夫婦之道，與婦除飾，下幃去。翌日，婦出見舅姑，子拜告父母伯叔，乘馬往見外舅外姑，三拜而返。三日，婦入廚製羹，彌月而後歸寧，大致與漢俗相似。

喪葬之俗，則人死不用棺槨，不立神主，不用文祝，不獻肴饌酒茗，凡人死後，乃爲之誦經更衣，遷尸於床，覆以白衾，長六尺闊四尺，雞鳴則在尸床之側，排設浴床，爲尸沐浴，浴者二三人，盥手撒衾，去死者之衣，遷尸於浴池，即以布覆掩下體，執爐焚香，取瓶沃水以浴，浴畢入斂，施以香屑，鋪以襯衣，裹以白布，卽掘穴埋葬，閉隧封墓。孝子服喪，衣冠尙白。早夕省墓，亦有廬墓百日者。三年之內，不宴客，不遊戲，不嫁娶，所謂守孝三年，俗與漢同。

2. 纏回人之風俗習慣

纏回因古多以布纏頭，如印度人然，故亦稱纏頭回。其俗四季戴帽，帽式不一，有口小上大者，有簷矮頂高者，有用皮製者，有用棉製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服裝男子右衽，帶，女子有領無衽。穿時由頭部而下，如生子則當胸開襟，以便哺乳，內襯長襦，下與膝齊，又往往外加背心，嫵娜生風，鮮豔動人；裝飾則不好插花，而酷愛耳環、手鐲、珠玉等物，頭戴繡金平頂大圓帽，出外時，常以花布巾或網巾披頭，面部不使人見。男女之靴鞋，皆用牛馬皮製成，靴之高者，可與膝齊，其樣髣若西式。靴之外又套以套鞋，入門時脫鞋而進，以維清潔。

飲食則以麥麵、小米、黃米爲主，稻米次之。尋常麵食，多以饅饅（饅饅卽粗餅）色黃而香，食麵絲者間有之。

若煮稻米，喜先置油於鍋，然後將牛馬鷄鴨之肉細切，復雜以葡萄乾、葫蘿乾、杏乾等與米齊煮，熟後盛於大盤中，賓客圍坐坑上，各以手抓而食之。小米黃米，亦作乾飯，亦煮稀粥。飲料則有茶酒及牛乳羊乳等。肉類深忌豬肉，即牛羊鷄鴨，苟非同教所宰，亦不取食。

房屋建築，大致與漢同，用磚塊砌成，四壁墜塗，繪以人物花卉，競爲美觀。惟門多北向，屋頂平行，上開天窗，以通空氣。門內旁牆之左右，作有地爐，爐有龕，砌管高出屋頂，以避煙塵。富家巨室，另有客廳庭階走廊，明窗淨几，鋪設悉具，且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景物幽雅，以供消夏燕遊之用。房頂又皆嵌以花板，施以彩色，髹以油漆，甚爲精緻美觀。

婚姻習俗，女則出嫁無逾十五歲，男則多在十七八歲。其嫁娶之權，富有及知禮人家，多由父母尊長主之，普通則由兒女自行選擇，除同父母之姊妹外，皆可成婚。苟雙方意合，男家饋送牛羊布匹等，邀請親戚，同赴女家議婚，事成，則請阿渾誦經，或以立判書爲證。至結婚之期，女家父或兄一人，抱新娘上馬，以帕蓋面，鼓吹引導，送至夫家，誦經成禮。又回女均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爲數僅二，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夫婦結合後，如不和睦，隨時可以離異，惟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離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携取，子女亦可分認，夫得子，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其妻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不相干涉。至於鰥夫寡婦欲求配偶者，必須於離異後逾六月，此蓋望其悔而復合也。如離異三次，回律無再合之條，必欲合之者，實爲人所賤視也。

喪葬之俗，則人死用水洗淨，以白布纏尸，置木匣中，請阿渾誦經，名爲指路經，卽出殯。其葬法先掘深丈餘之方井，出口擲下，視其背向，凡向下者，謂爲罪大過重，必入地獄或火山，急宜懺之；向上者，謂爲有福之人，必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乃宴賀之；若側身旁向者，謂爲命不該盡，因罪損折，魂尙飄流，懺賀俱無。喪期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三日誦經除服，七日至四十日，上墳供飯誦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如當時不改嫁，則須過年始可他適；若男子死妻，則三月卽可續娶。至若父母死後之財產繼承權，有子者歸子，無子有女者歸女，子女俱無者，由兄弟親戚均分之，子如先父母而死者，則其財產亦不及於孫。

祀祭分上中下三等。天地日月，覆載循環，當爲上祭；山川水土，資養萬物，當爲中祭；家堂墳墓，庇護保佑，當爲下祭。其祝告天地，祭禱山川，及歲時禮拜，皆於門外各築土台，高二尺餘，在台上行之；其祭祀先人，則於食時，必先於家堂，望空叩拜，暗中祈祝。又其俗敬太陽特誠，每於東方將白，則立台上誦經迎之，將落西山，又立台上誦經送之。

歷法則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年分十二月，無閏法。其一年中之所謂良辰佳節者，每以誦經爲事，如有一日名爲庫爾板阿奇，必誦經禮拜，迎喜送祟，彼此更換新衣，饋贈相慶。又有一日傳係嗎哈木諦敏之外孫伊嗎木哈散與依嗎木烏散等被賊殘害之日，嗎哈木諦敏曾誦經超度，故每年是日皆遵制誦經作樂，各超度其父母祖先。又一日名爲都瓦，係嗎哈木諦敏超度冤魂孽鬼，歸坐享奉之期，故是日俗皆上墳哭祖，燃燈誦經，以爲迎奉先人。

復有一日名爲巴拉特，經云爲上天鑒察人間善惡之日，故是日俗均淨身禮拜，誦經懺過，以求赦宥。過十五日，名爲入則，凡男女十歲以上，晝禁飲食，彌月始開齋度歲，華衣鮮服，唱歌跳舞，男女往來道賀，彼此作樂稱慶。

第二章 歷史

第一節 西漢時之西域

新疆之名，始於清季開省之後，於古皆稱西域也。西域爲我國西陲之門戶，輪廓之外蔽，關係國防，至重且大。其地凡玉門關之外，踰葱嶺而西，皆稱西域，與我國內部之往還，自來甚久，惟缺信史可考。及至漢代，張騫奉命入其地，西域之名始彰，故治其歷史者，輒自漢代起。

據穆天子傳載，周穆王曾駕八駿，率六師，雄心勃勃，放轡西征，遠及西王母國（今之波斯）。穆王西征之行程，從今之河北正定經山西，出雁門關，繞河套，至甘肅，入青海省城，西寧，越前後藏，抵新疆和闐，再西從葉爾羌向布哈爾，轉入波斯，更從波斯折而北，直抵裏海黑海俄羅斯南部之大原野，大獵三月，始回馬取道東南，從俄屬西拍里亞入新疆天山北路，越天山，沿塔里木河及羅布泊至哈密，長驅至外蒙古之土謝圖汗，更南沿河套至山西蒲州，又東過河北井陘，長驅而西，過太行山，渡河歸河南宗周，往返計程，凡三萬五千里。

當穆王入西王母時，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國君對穆王唱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以此可爲穆王所至之西王母，即今波斯之證也。因波斯古代之都城，曰伊師巴亨，其地峯巒環峙，雨景甚佳，四時如春，天色晴

藍，時有纖雲，如草間微雪，所謂「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之句，適與伊師巴亨之景象相符，故西王母即爲今之波斯地，波斯之伊師巴亨，即古代西王母之都會（據薛福成鑒定之續瀛寰全志）。又西王母國君爲穆王，送行時復唱曰：「山川悠遠，道路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此西王母盛感穆王威德，盼穆王復能至其國也，故唐李商隱有詩云：「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據上所述，周穆王已漫遊天下，遍歷西域矣，但穆天子傳係外傳體裁，所載之事，未敢盡信。大抵民間商業上交通之事，古來已有，國際上交通之事，有史以來，其確鑿可信者，則以漢武帝時張騫奉使之事始也。武帝之時，內亂既平，國漸富強，乃先後用兵異域，經略邊隅；且武帝又善於對外，故漢興至此，版圖大擴，國威遠揚，中夏形勢爲之一變。武帝經營異域之着手，則始於東南，終於西北。在東南者，則先平東甌、閩越、南越，次平西南夷（在今四川南部及雲南貴州一帶），以絕後顧之憂；再平朝鮮，以免左方之牽肘，然武帝之所最慮念最苦心者，則在征匈奴，與通西域。因匈奴地大勢集，西域道遠國多，非一二役即可如其願也。

西域分國甚繁，建名不一，願均有戶口勝兵，漢人能一一舉其數，非若西南夷部之遼闊難明也。漢邊境多荒，惟西域則疆程整比，民戶多寡，昭晰可數。西域之民，其組合既非部落，亦非郡縣，又非國家，或行或居，種類甚多，漢人過其地，識其程序，而無以爲之名，因綜稱之曰「西域諸國」。茲將西域諸國之或行或居，及其所據之地，先爲列表如左，以備查考。

(表一)

諸道南		地別 書別
		漢書西域傳之程序
	1. 婼羌國	行國
	2. 鄯善國(即樓蘭)	行國
	3. 且末國	居國
	4. 小宛國	居國
	5. 精絕國	居國
	6. 戎廬國	居國
	7. 扞彌國	居國
	8. 渠勒國	居國
	9. 于闐國	居國
	10. 皮山國	居國
	11. 烏秣國	居國

西漢時之西域

國	西 險 葱 嶺 諸 國
12. 西夜國	
13. 子合國	
14. 蒲犁國	
15. 依耐國	
16. 無雷國	
17. 難兜國	
18. 罽賓國	
19. 烏弋山離國	
20. 安息國	
21. 大月氏國	
22. 康居國	
23. 大宛國	
24. 奄蔡國	
行國	
行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行國	
行國	
居國	
行國	

道

北

37. 尉犁國	36. 渠黎國	35. 烏壘國	34. 龜茲國	33. 溫宿國	32. 姑墨國	31. 烏孫國	30. 尉頭國	29. 疏勒國	28. 莎車國	27. 捐毒國	26. 休循國	25. 桃槐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居國	行國	行國	居國	居國	行國	行國	行國

間

諸

38. 危須國

居國

39. 焉耆國

居國

40. 烏貪訶離國

居國

41. 卑陸國

居國

42. 卑陸後國

居國

43. 郁立師國

居國

44. 單桓國

居國

45. 蒲類國

居國

46. 蒲類後國

居國

47. 西且彌國

居國

48. 東且彌國

居國

49. 劫國

居國

50. 狐胡國

居國

國	
51. 山國	居國
52. 車師前國	居國
53. 車師後王國	居國
54. 車師都尉國	居國
55. 車師後城長國	居國

(表二)

地別	書別	漢西域圖考之程序
南道六國		
1. 鄯善國(即樓蘭)		李光廷曰淪爲戈壁，丁謙曰地在羅布泊東南。
2. 且末國		李光廷曰淪爲戈壁，丁謙曰地在羅布泊西及南。
3. 精絕國		李光廷曰淪爲戈壁，丁謙曰當在車爾成西一帶。(車爾成屬和闐，今新疆和闐縣)
4. 扞彌國		李光廷曰和闐所屬之克勒底雅城。
5. 于闐國		王先謙曰今爲和闐直隸州(按今新疆于闐縣)。

北 道 十				南 道 以 南 四 國						
16. 尉黎國	15. 危須國	14. 山國	13. 車師都尉國	12. 車師前國	11. 孤胡國	10. 渠勒國	9. 戎盧國	8. 小宛國	7. 婼羌國	6. 莎車國
丁謙曰當在 <u>博斯騰泊</u> 之西南。	李光廷曰今 <u>博斯騰羅布二淖爾</u> 中間之地。 地。	李光廷曰今 <u>喀喇沙爾</u> ，丁謙曰當在 <u>博斯騰泊</u> 北，今 <u>烏沙克塔爾台</u> 。	李光廷曰今 <u>喀喇和卓</u> 。 李光廷曰今 <u>羅布泊</u> 之北 <u>廣安城</u> 之西南。	丁謙曰當在 <u>博斯騰泊</u> 南 <u>呼爾圖克達山</u> 間。 李光廷曰今 <u>土魯番</u> 地。（按今 <u>新疆土魯番縣</u> ）	李光廷曰今 <u>關展西魯克沁</u> 地。	李光廷曰淪為 <u>戈壁</u> ，丁謙曰當在 <u>和闐東南</u> 之 <u>波魯</u> 地。	李光廷曰淪為 <u>戈壁</u> ，丁謙曰當在 <u>車爾成</u> <u>東南山</u> 間。	李光廷曰淪為 <u>戈壁</u> ，丁謙曰當在 <u>阿勒騰塔格山</u> 南。	李光廷曰在 <u>陽關</u> 西，淪為 <u>戈壁</u> 。丁謙曰在 <u>柴達木郭斯特</u> 等處。	王先謙曰今為 <u>莎車</u> 直隸州（按今 <u>新疆莎車縣</u> ）。

西道北二國		國						四		
27. 蒲類國	26. 捐毒國	25. 休循國	24. 疏勒國	23. 尉頭國	22. 溫宿國	21. 姑墨國	20. 龜茲國	19. 焉耆國	18. 渠犂國	17. 烏壘國
李光廷曰今爲 <u>巴里坤地</u> （按今新疆 <u>鎮西縣</u> ）。	李光廷曰今 <u>巴爾琿山</u> 之南， <u>丁謙</u> 曰在 <u>察提爾湖</u> 邊地。	<u>丁謙</u> 曰在 <u>蘇約克山口</u> 地。	李光廷曰今 <u>喀什噶爾</u> （按今新疆 <u>疏勒縣</u> ）。	李光廷曰今 <u>喀克善山</u> 之南， <u>奇里克布魯特</u> 部地。	<u>丁謙</u> 曰即今 <u>烏什</u> （按今新疆 <u>烏什縣</u> ）。	李光廷曰今 <u>阿克蘇境</u> （按今新疆 <u>阿克蘇縣</u> ）。	李光廷曰今 <u>阿克蘇屬之哈刺裕勒袞軍台</u> 地。	王先謙曰今爲 <u>喀喇沙爾直隸廳</u> （按今新疆 <u>焉耆縣</u> ）。	李光廷曰今 <u>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軍爾楚軍台</u> 之南。	王先謙曰今 <u>策特爾地</u> ，爲 <u>喀喇沙爾屬境</u> 。

四北再道北	國 九 北 以 道 北							
28. 蒲類後國	李光廷曰在蒲類國之北。 丁謙曰其前後部當在巴里坤湖南北地。							
29. 車師後王國	李光廷曰今濟木薩地。 丁謙曰今烏魯木齊地（烏魯木齊今新疆迪化縣）。							
30. 卑陸國	李光廷曰今阜康縣地。丁謙曰當在迪化州西呼圖壁山間。							
31. 單桓國	李光廷曰今烏魯木齊地。丁謙曰當在阿爾輝河濱。							
32. 烏貪營離國	李光廷曰今綏來縣地。							
33. 東且彌國	李光廷曰東西且彌國在今呼圖壁河至馬納斯河一帶。 丁謙曰當在烏魯木齊東阜康縣地。							
34. 西且彌國	見上。							
35. 烏孫國	李光廷曰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之南。 丁謙曰在伊犁河特克斯河濱。							
36. 車師後城長國	李光廷曰今古城西北。丁謙曰當爲今之羅克倫河地。							
37. 郁立師國	李光廷曰今阜康城東北。							
38. 卑陸後國	李光廷曰今昌吉城北。丁謙曰當在今瑪拉斯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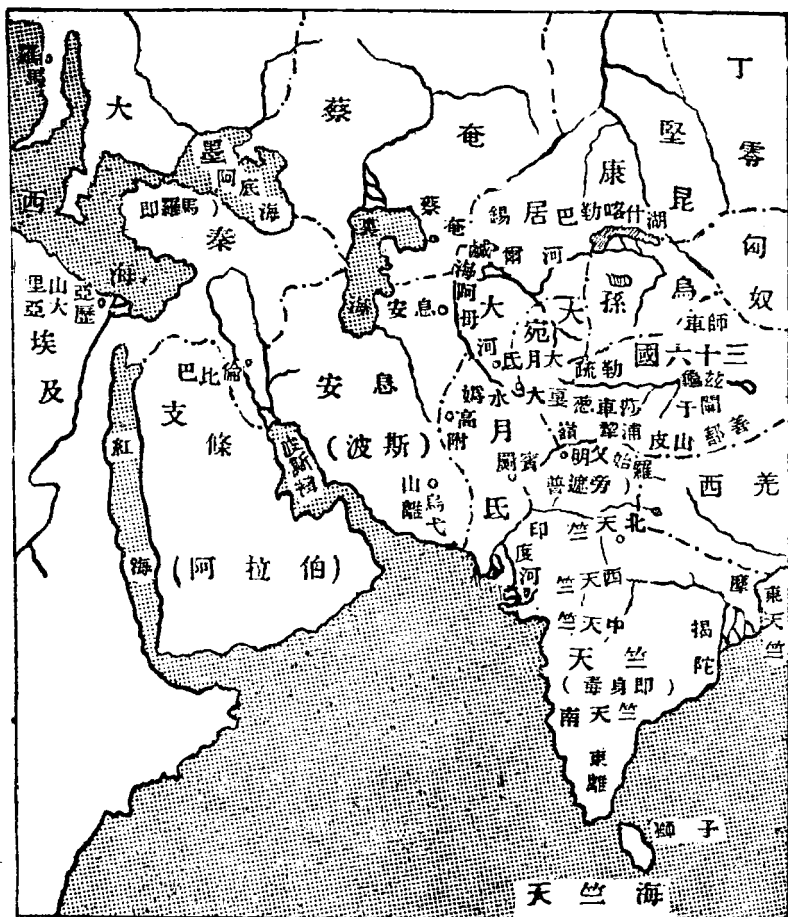
國	葱	嶺	九	國
39. 劫國	40. 皮山國	41. 西夜國	42. 子合國	43. 蒲鞞國
<p>李光廷曰今噶勒察回之乾竺特部東境。</p> <p>王先謙曰今葉爾羌東南和闐之西。</p> <p>李光廷曰今噶勒察回之乾竺特部東境。</p> <p>王先謙曰今葉爾羌東南和闐之西。</p>	<p>李光廷曰今乾竺特之西境。</p> <p>李光廷曰今噶勒察回之博洛爾部南境</p>	<p>李光廷曰今乾竺特之北境。</p> <p>李光廷曰今博洛爾北境。</p>	<p>王先謙曰今英吉沙爾直隸廳（按今新疆英吉沙縣）。</p> <p>李光廷曰今噶勒察回之八達克山部東北境。</p>	<p>李光廷曰今八達克山部西境。</p> <p>李光廷曰今八達克山部南境。</p> <p>徐松曰葱嶺西小國。</p> <p>丁謙曰常在後阿賴山北，距大宛國不甚遠。</p>
48. 桃槐國		47. 烏秣國		46. 難兜國
	45. 無雷國		44. 依耐國	

葱嶺以西七國	
49. 大宛國	李光廷曰今浩汗八城皆其地。 丁謙曰故浩汗國南境。
50. 大月氏國	李光廷曰今布哈爾國南境。 丁謙曰兼有今布哈爾及阿富汗北境。
51. 康居國	李光廷曰今哈薩克右部地。
52. 奄蔡國	李光廷曰屬今俄羅斯國東境西伯里亞。
53. 罽賓國	李光廷曰今阿富汗地。徐松曰舊唐書一作在葱嶺南。 丁謙曰今克什米爾一帶之地。
54. 烏戈山離國	李光廷曰今波斯國南境。丁謙曰今俾路支國。
55. 安息國	李光廷曰今波斯北八部之境。

西域小國，星羅碁布，舉其大者，得有七國，卽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宛、康居、奄蔡、烏孫是也。條支位於最西，條支之東爲安息，又東爲大月氏，又東爲大宛，大宛之北爲康居，康居西北爲奄蔡，大宛之東康居東南爲烏孫。除此諸大國外，小國之多，見於上表，卽可知矣，茲復作圖如左：

西域形勢圖

西漢時之西域



八九

在烏孫之東南，匈奴（在今蒙古）之西邊，小國凡三十有六，悉服役於匈奴，匈奴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以監之。常時匈奴之屬地，除葱嶺以西諸獨立國外，自長城之北，貝加爾湖之南，與安嶺之東，以迄阿爾泰山

之西，龐大區域，均爲匈奴之勢力範圍，其國勢之盛，聲威之赫，於斯即可想見。故漢武帝對於北之匈奴，西之西域，實有不得不設法解決之勢也。

胡騎南下，聞者心驚，當時漢族之處境，實甚危險，故武帝乃定遠交近攻之策，先設法離間匈奴之黨羽，解散匈奴之屬國，然後收撫諸小國，以斷匈奴之糧道，招致諸大國，以取夾攻匈奴之功效。但西域遠處荒漠，且經使西域者，必經匈奴地，一被匈奴察覺，必加阻害，實甚危險之行也；然竟有不憚艱苦，不避危險，抱定犧牲一切之主義，爲民族爭光榮，奮起大無畏之精神，挺而任此鉅艱，以通千古洪荒之絕域，而創萬世不朽之功業。其人爲誰？即漢中張騫也。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初有匈奴降者，謂大月氏故居敦煌與祁連間爲強國，被匈奴攻破，殺月氏王，以其頭作飲器，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甚，苦無與共擊之者。武帝聞其言，甚喜，急欲招致月氏，以夾擊匈奴，於是下詔募能通月氏者，張騫遂以郎應募，出隴西，經匈奴中，爲匈奴所得，留之不遣，予妻生子。後十餘年，竊得間西走，至大宛，大宛聞漢之富饒，欲通不得，既得騫，喜甚，乃爲發譯導，抵康居（在月氏之北），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不得要領而歸。歸時經由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會匈奴亂，始得逃還。時武帝在位之十五年也（民國紀元前二千零三十七年）。

張騫第一次奉使入西域，本爲招撫大月氏以夾擊匈奴，然政治上之目的雖未直接達到，而間接則於東亞

文化之交通上頗有影響。爲時大夏承襲希臘文明，大月氏征服大夏，與之同化，張騫還自大月氏，遂載希臘文明以入中國。

當張騫之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國時，聞其旁有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物產，歸報天子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國（即今之印度）。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遂於武帝元狩元年夏五月命騫通使身毒國，惟結果未達目的。此爲張騫第二次之奉使通西域也。

張騫先後二次奉使，文化交通上之影響雖大，而政治上之目的仍未達也，於是求其可與夾擊匈奴者，乃舍大月氏而通好烏孫。烏孫王昆莫，舊居河西地（今甘肅西部），服屬匈奴，後兵稍強，徙據天山北路，漸謀獨立，匈奴攻之不克。騫乃倡議，招以厚幣，使之東徙，還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既降附，其餘西域諸小國，皆可招來使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帛值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備便遣副使至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

孫發譯導送騫還漢，因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時武帝在位之二十六年也（卽元鼎二年，民國紀元前二千〇二十六年）。騫還，拜爲大行，歲餘而沒。又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諸國，均先後通漢。茲將張騫所通西域諸國列下：

國名	距長安里程	今地名	張騫所經營
大宛	一二五五〇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初使大月氏時，道經其地，詳察其土俗，歸爲伐宛之基。
康居	一二三〇〇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通此。
大月氏	一一六〇〇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騫出使此國，欲與聯盟夾攻匈奴，未得要領而還。
大夏	一一六〇〇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時已爲月氏所征服，騫親至其地，後爲通印度嚆矢。
烏孫	八九〇〇里	天山北路	騫建議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其後卒成功。
烏戈山離	一二二〇〇里	阿富汗與波斯交界地	騫始知其國後，遣副使通之。
安息	一一六〇〇里	波斯及俾路支	騫始知其國後，遣副使通之。
罽賓	一二二〇〇里	北印度	騫始知其國後，遣副使通之。
奄察	一二二〇〇里	俄屬裏海傍	騫始知其國後，遣副使通之。

身 毒

一二二〇〇里

印度

騫始知其地欲通之未果。

上述爲漢武帝遣使通西域之目的及張騫奉命之經過，茲將漢代對於西域之經營情形，略述其概。蓋武帝之通使西域，原爲聯攻匈奴，故經之營之，不遺餘力，嗣後亦大抵致力於西域爲多，累代都護，坐鎮西北，悉心籌劃，並便隨時發諸國之兵，襲擊匈奴。然西域諸國，非一往而帖服漢廷，毫無變故也。是漢廷乃懷之以德，威之以兵，或柔或猛，澈始澈終，其所費之心血，所冒之危險，誠有至足稱者。爰爲分別誌其事蹟如左：

(一)對烏孫之和親 烏孫本居河西（今甘肅西部），後乃徙據天山北路，張騫欲使東徙，仍還故居，以斷匈奴右臂。張騫既至烏孫，謁其王昆莫，昆莫倨，見騫如單于禮，騫責之，乃拜賜，騫致賜諭指。烏孫自以遠漢，未知漢之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乃遣使者隨騫入漢報聘，藉窺漢室。既入漢，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懼，使使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許之，武帝元封六年，遂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於是漢與烏孫之關係，日漸親密。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歌以自悼。其詞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逝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氈爲牆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思土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天子聞其歌而憐之，歲遣使者慰之，給以帷帳錦繡之物。其後昆莫垂老，命其孫岑陬向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於是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沒，岑陬嗣立，稱爲昆彌，生一女，名少夫。公主卒，漢復以楚王戊之女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死，以其胡婦所生之子泥靡尚幼，遂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翁歸靡立後，號稱肥王，復尚公主解憂，生三男二女，長男曰元貴靡，次男曰萬年，爲莎車王，三男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曰弟史，爲龜茲王妃，小女曰素光，爲若呼翎侯夫人。

自武帝元封六年，漢與烏孫和親後，匈奴與烏孫之國交漸離，時常率兵西上，侵擾烏孫。昭宣時代，翁歸靡與公主數上書求救，請連兵伐匈奴。會匈奴數擾漢邊，詔從其請。宣帝本始二年秋，大發兵騎，遣田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朋友、韓增）率之，分道北伐，使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是時烏孫兵五萬，漢兵十六萬，風聲所至，匈奴懼而相率北竄，漢軍遂罷。惟翁歸靡自將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大破匈奴兵，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詔封惠爲長羅侯。是年冬，匈奴呼衍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以復仇，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及什一，匈奴爲之衰耗，因以不振。是爲和親合作之實得效果也。

元康二年，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復尚公主，結婚重親。天子許之，詔以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往妻元貴靡，命常惠爲使者，送公主，至敦煌，聞翁歸靡殂，立岑陬胡婦子泥靡爲昆彌，號稱狂王，惠上書奏聞，乃徵

還相夫，解除婚約。狂王既立，復尙解憂公主，生一男，名鴟摩。狂王與主不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臣密與解憂謀殺狂王，不克，狂王益坐專擅誅。嗣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謁者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於小昆彌。已而大昆彌元貴靡殞，鴟摩亦卒，解憂年老思歸，上書陳請，天子憫而迎之。甘露三年，解憂還京師，後二歲卒，時年已七十餘，爲烏孫三代國母，操縱政柄數十年，卒成夾擊匈奴之偉績。女子犧牲身命以救國家能收效果者，有史以來，僅解憂一人也。

(2) 對樓蘭之征伐 樓蘭居於玉門關外，爲通西域所必經之地。武帝元鼎二年後，烏使往西域者，一歲多至十餘輩，而樓蘭王姑師爲匈奴耳目，數攻劫漢使，漢甚苦之，乃於武帝元封三年遣將軍趙破奴伐之。破奴以七百騎深入，虜其王，破其國，耀兵西域，諸國大震。詔封破奴爲浞野侯。

其後樓蘭王卒，匈奴復乘機離間樓蘭朝漢，樓蘭數遮殺漢使，昭帝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乃奏派駿馬監傅介子使西域，乘間襲樓蘭。初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其王貪漢財物來見，介子與坐飲，王醉，誘入帳中，遂斬其首，馳傳詣闕，詔立其弟尉屠耆爲王，更其國名曰鄯善。詔封傅介子爲義陽侯。自是尉屠耆請遣漢將屯田其地，伊循城，藉爲聲援，詔許之，樓蘭乃平。

(3) 對大宛之征伐 大宛產良馬，漢得之名曰天馬，甚愛之，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者也。會漢使言大宛之

良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於是上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以去，宛貴人令其東邊屬國郁成王遮殺之，上大怒，遂於武帝太初元年秋，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廣利率師西上，過鹽澤，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疲不耐戰，攻郁成，敗績。太初二年秋，乃還至燉煌，上書乞休戰，上怒，命廣利留屯敦煌。時公卿議者皆願罷兵，上以宛爲小國，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不允罷兵，乃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駱以萬數；又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等爲兵及載糧，命廣利率之西上，沿途各小國，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太初三年春，大舉圍宛，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其王以降，出食犒漢軍，盡出良馬令漢自擇，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匹，立宛貴人昧蔡爲王，復攻破郁成，郁成王走，追斬之。於是漢室兵威，大震西域，直抵帕米爾高原以西。廣利班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入貢獻，以爲賀焉。

(4) 對車師之征伐 當是時，天山南北路，已逐漸歸入漢族之勢力範圍矣。然西域諸國，時服時叛，與匈奴交通自若，漢廷之憂，仍未艾也。以是遂又有出征車師之舉。武帝征和三年，曾發西域兵擊車師，虜其王，盡得其民衆而還。其後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絕通路，劫殺漢使，時爲漢患。宣帝地節三年，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由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共擊車師，車師王不敵請降。尋奔烏孫，匈奴遂以其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鄭吉乃還屯渠犂，遣兵屯田車師，收其地爲漢有。於是南北要塞屬於漢（車師卽今吐魯番，爲南北之

要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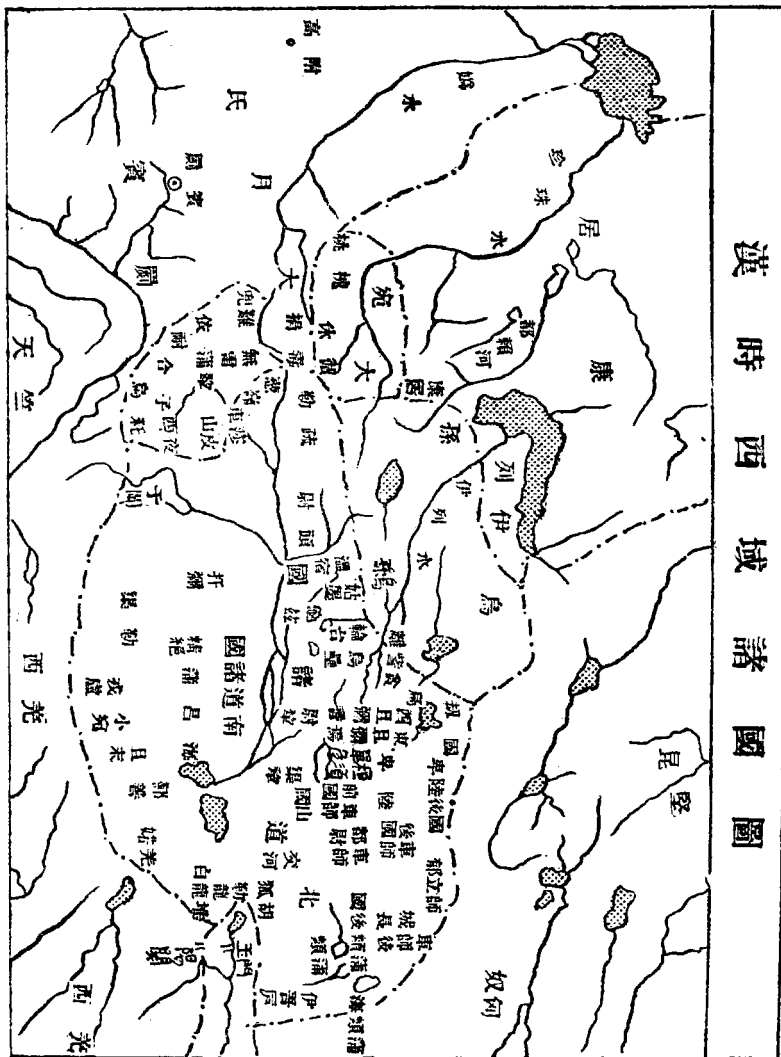
漢取得車師後，匈奴大臣多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爲大患，不可不爭，數遣兵來擊田者。宣帝元康二年，鄭吉盡將渠犂之屯田卒往救之，爲匈奴所圍。鄭吉上言欲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乃遣常惠將騎兵迎吉，匈奴兵引走。吉還渠犂，於是車師故地，復爲匈奴所據，北道復梗。

鄭吉還屯渠犂後，積粟繕兵，鎮撫諸國，以爲恢復車師之準備。神爵二年，匈奴內亂，西方部落酋長日逐王先賢揮率衆降漢，遣使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知先賢揮本領西域諸國事（匈奴於西域諸國事，全爲西邊日逐王先賢揮所督管），一旦歸漢，西域必風從，因即發諸國兵五萬人迎先賢揮至京師。明年，漢封先賢揮爲歸德侯，拜鄭吉爲西域都護，兼護諸國，並封爲安遠侯。都護之置自此始。吉乃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卽今哈密縣），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自是匈奴益弱，不敢再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諸國亦寧息，均願事漢，卽好事如莎車，亦早於元康元年，被馮奉世所平服，不敢有異志。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第二節 東漢時之西域

西域諸國，自武帝煞費心血，及以後累代極力經營以來，始棄匈奴而事於漢，漢常羈縻之勿使絕。比以王莽篡漢，失恩信於西域，於是西域諸國，乃棄事漢而服匈奴。及光武中興，遷都洛陽，史稱東漢。時西域諸國，怨匈奴賦斂繁重，民不堪命，皆願內屬，請都護於漢，而光武不欲多事邊外，不允所請。莎車王賢再遣使奉獻，光武乃賜賢以都護印綬，尋奪還之，更予以大將軍印，賢憤，遂詐稱自爲大都護，脅迫諸國，車師、鄯善等十八國懼，俱遣子入侍於漢，願得都護。光武帝厚賜之而還其侍子。莎車知漢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漢不問也。莎車王賢死後，諸國更自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闐所統，郁立、單桓、狐胡、烏貪訶離爲車師所滅。其後諸國雖或復立，而西域一隅，兵爭叢焉。

漢時西域諸國圖



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崩，明帝立。明帝永平十六年，大舉伐北匈奴。時匈奴內分南北二部，南匈奴已附漢，詔立南單于庭於五原（今綏遠五原縣）。北匈奴猶盛，數寇漢邊，常爲漢患，故上以竇固、耿忠等爲將，率軍北指，大舉撻伐，擊走匈奴呼衍王，追至蒲類海（新疆巴爾庫勒淖爾），取伊吾盧（即伊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漢軍大捷。竇固又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時所部僅三十六人，抵鄯善，其王廣，盛設供帳，禮超甚備。數日之後，忽見疏懈，超知有匈奴使者至，因設計殺之，以匈奴使者之首相示，廣懼，願屬漢，納質子。超還，白竇固，固大喜，卽爲具上超功，上以超爲軍司馬。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今陝西咸陽）。其父班彪，當光武之世，游說隗囂，囂不從，乃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召爲從事，待以師友之道，彪乃爲竇融策劃事漢。其兄班固，博貫載籍，弱冠卽爲東平王蒼記室，承父之志，續成漢書，後隨竇憲出征匈奴，大破單于，登燕然山（今外蒙古之杭愛山），勒石紀功而還。其妹班昭，亦有才具，和帝時，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大家與聞政事，復續成兄固漢書。臨終，又作女誡七篇，傳於後世。

超幼有大志，事親至孝，習勤苦，有口才，精公羊春秋，復涉獵詩傳。明帝永平五年，兄固被徵詣校書郎，超亦待母隨至洛陽，惟超不願受養於兄，常爲官傭書以自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或笑之，乃慨然答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然猶爲官傭書有年，鬱

鬱不得伸。及永平十六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使西域，始得展其抱負，奮其志略，達其目的也。

超自永平十六年初入西域，夷定鄯善，功爲軍司馬，後明年（永平十七年）又奉使走于闐，入疏勒。當是時，于闐破莎車，主南道；龜茲攻殺疏勒王，主北道；勢均強。超至于闐時，于闐王廣德震於超在鄯善，誅戮虜使，見超大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繼又從間道至疏勒，疏勒王爲龜茲左侯兜題，超以其強殺人王，竊佔人國，乃執兜題而遣之，立疏勒故王兄之子忠（本名榆勒）爲王，國人大悅，疏勒亦服。從茲諸國多遣子入侍，西域與漢隔絕六十五年，至是復通。

時車師猶未服，竇固耿秉擊定之，復置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自漢擊定車師後，北單于來爭，戊校尉耿恭遣兵救之，被匈奴擊敗，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並攻戊校尉所駐之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據漢西域圖考，謂是今濟木薩地）復圍己校尉於柳中（今土魯番縣）己校尉關寵竟死之時，明帝崩，焉耆又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龜茲、姑墨亦相應而起，發兵攻疏勒。幸耿恭善守禦，不爲敗；班超在槃橐城，與疏勒王忠聯爲首尾，亦能堅拒固守，不被攻下。後待漢遣酒泉太守段彭往救，乃擊退匈奴，其圍始解。耿恭還朝後，中郎將鄭衆上疏曰：

『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先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詔許之，拜恭爲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尉。時超在疏勒，恐超單落，亦下詔徵還。超將行，疏勒憂爲龜茲滅，

舉國大恐，皆不忍見超去，超至于闐于闐王侯以下亦俱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使者不可去。」竟互抱馬脚不得行。於是超乃更還疏勒。時疏勒以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還即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定，超亦不復歸。時章帝即位之元年也（卽建初元年）。

建初五年，超欲竟其平定西域之功，復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並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維自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歲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從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大小，皆言依漢與依天等。以是驗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倚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成功，死復何恨！」

超疏之意，以爲先擊破龜茲，則其他被制於龜茲者自定，熱情至理，帝甚嘉之，議欲給兵，會有平陵人徐幹者，

與超同志，聞超疏上，即自告奮勇，願往助超，帝許之，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往西域。徐幹兵未至，而莎車已以力不能禦龜茲，背漢而降；疏勒都尉潘辰亦復反叛。尋徐幹至，遂與超擊潘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超欲乘勢進攻龜茲，惟慮兵力不足，乃主結烏孫，以謀夾攻。時章帝元和元年也。

是年漢又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西域，聲勢益壯，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多以珍寶誘引之，使忠叛漢，超遂勒兵，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別設策討忠，殺之，其衆俱破，南道通。時章帝章和元年也。

超擊平疏勒叛衆後，復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攻莎車，龜茲王即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共五萬人救之。超見敵衆，寡不能制，乃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夜聞鼓聲而發。」龜茲溫宿聞超兵散去，大喜，各於東西界伏師邀超，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莎車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亦各自散退。自是超遂威震西域。

又有月氏，初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後求尙漢公主，爲超所拒，月氏由是怨恨，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漢兵少，聞者大恐，超寬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後謝兵果飢，抄掠又無所得，漢兵度其糧盡，將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漢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者首以示謝，謝見之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許之。月

氏由是大震，歲貢奉獻。龜茲、姑墨、溫宿亦皆降。朝廷拜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白霸爲龜茲王。後至和帝永元六年，又討焉耆，斬其王廣，更立元孟爲焉耆王。復平服須危、尉犁，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朝廷嘉之，詔曰：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司馬班超安集于闐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族之心，而致天殊，獨宿恥，以報將士之仇，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永元十二年，超以久在絕域（前後出入西域計三十一年），思歸心切，上疏請回，疏中有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語。書入不報，超妹班昭更上書爲之請命，辭意悲切，帝大爲感動，乃徵超還。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劇，帝賜醫藥，其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一，朝廷愍之，遣使弔祭贈，恩禮有加。

班超卒後，上以任尙代班超爲都護，然尙不及超也，屢爲西域人所圍攻，漢遂罷都護，棄西域，北匈奴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其後諸國中亦有一二附漢者，但皆爲匈奴所劫制，不克自由。當安帝時，漢廷僅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以示羈縻而已。其後車師之衆，屢合匈奴來寇河西，甚至議閉玉門陽關絕之。嗣用陳忠議，以班超之子班勇

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擊散匈奴兵。自光武帝至此，西域三絕三通。迨順帝在位，勇復擊降焉耆，旋定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已而漢威稍損，諸國驕傲，互相攻伐，西域絕漢，遂不復通。

終兩漢對於西域之經略，前有張騫，後有班超，威震遠邇，功垂古今；尤以班超之出入西域，前後三十一年，悉心經營，忠勇報國，對西域諸國，恩威並施，亦剿亦撫，使其赤誠向化，納質入侍，最爲令人敬佩。讀歷史有爲民族生色增光如班超者，誠有幾人？今則國權衰落，領土日蹙，墮威弱勢，含垢忍辱，撫今思昔，不勝傷感繫之！至於東漢之經略西域，其情況多與西漢相殊：（一）西漢之用師西域，因與匈奴爭地使然；至於東漢，匈奴雖曾連結西域以疲漢兵，然自北匈奴衰耗之餘，西域諸邦，輒互相攻伐，漢欲定其土地，非先去其好事攻伐者不爲功。故西漢與匈奴爭西域，東漢則可謂之與西域爭西域。此其情況之不同者一也。（二）西漢遣使之屯駐西域也，其立功最著爲鄭吉。顧吉於西域，所恃者兵威，而超則不惟兵威，且兼資德意。超拜西域都護，得遠夷之和，同異族之心，爲他人所莫及；後任尙代爲都護，卒以嚴急之故而失邊和，漢遂終棄西域，不復置都護。蓋東漢時之西域，其不能專恃兵威以爲嚮服者，其徵已若是。此其情況之不同者又一也。（三）西漢張騫奉使西域，最遠至於大夏（阿富汗北境）；班超留西域既久，遣掾甘英西使大秦（今歐洲東南境古羅馬帝國），抵條支（今波斯西南），臨大海（波斯灣）；甘英欲逕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之曰：「海水大，往來逢善風，三月乃得渡，否則，亦有二歲者，入海人皆賣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甘英聞之，乃止。然則甘英之行程，蓋已抵亞洲西境矣，通道之遠，已過於

西漢。此其情況之不同者又一也。以上三端，俱爲兩漢通道西域之異徵，然猶有顯然相反者，則西漢通西域，至王莽而始絕；東漢通西域，至安帝祐時而即絕也。

茲將西域諸國離長安之路程及其戶口勝兵之數，列表如左，以爲追古者之查考，亦以作本節之結束。

國名	去長安里數	戶	數	口	數	勝	兵	數
婁羌國	六・三〇〇里		四五〇戶		一・七五〇口		五〇〇人	
鄯善國	六・一〇〇里		一・五七〇戶		一四・一〇〇口		二・九一二	
且末國	六・八二〇里		二三〇戶		一・六〇〇口		三二〇人	
小宛國	七・二〇〇里		一五〇戶		一五〇〇口		二〇〇人	
精絕國	八・八二〇里		四八〇戶		三・三六〇口		五〇〇人	
戎盧國	八・三〇〇里		四八〇戶		三・三六〇口		三〇〇人	
扞彌國	九・二八〇里		三・三四〇戶		二〇・〇四〇口		三・五四〇人	
渠勒國	九・九五〇里		三〇〇戶		二・一七〇口		三〇〇人	
于闐國	九・六七〇里		三・三〇〇戶		一九・三〇〇口		二・四〇〇人	

皮山國	一五・〇〇〇里	五〇〇戶	三・五〇〇口	五〇〇人
烏托國	九・九五〇里	四九〇戶	二・七三三口	七四〇人
西夜國	一〇・二五〇里	三五〇戶	四・〇〇〇口	一・〇〇〇人
蒲犁國	九・五五〇里	六五〇戶	五・〇〇〇口	二・〇〇〇人
依耐國	一〇・一五〇里	一二五戶	六七〇口	三五〇人
無雷國	九・九五〇里	一・〇〇〇戶	七・〇〇〇口	三・〇〇〇人
難兜國	一〇・一五〇里	五・〇〇〇戶	三一・〇〇〇口	八・〇〇〇人
闐賓國	一二・二〇〇里			
烏戈山離國	一二・二〇〇里			
安息國	一一・六〇〇里			
大月氏國	一一・六〇〇里	一〇〇・〇〇〇戶	四〇〇・〇〇〇口	一〇〇・〇〇〇人
康居國	一二・三〇〇里	二〇・〇〇〇戶	六〇〇・〇〇〇口	一二〇・〇〇〇人

尉犁國	六・七五〇里	一・二〇〇戶	九・六〇〇口	二・〇〇〇人
龜茲國	七・四八〇里	六・九七〇戶	八一・三一七口	二一・〇七六八
溫宿國	八・三五〇里	二・二〇〇戶	八・四〇〇口	一・五〇〇人
姑墨國	八・一五〇里	三五〇戶	二四・五〇〇口	四・五〇〇人
烏孫國	八・九〇〇里	一二〇・〇〇〇戶	六三〇・〇〇〇口	一八〇・〇〇〇人
尉頭國	八・六五〇里	三〇〇戶	二・三〇〇口	八〇〇人
疏勒國	九・三五〇里	一・五一〇戶	一八・六四七口	二・〇〇〇人
莎車國	九・九五〇里	二・三三九戶	一六・三七三口	三・〇四九人
捐毒國	九・八六〇里	三八〇戶	一・一〇〇口	五〇〇人
休循國	一〇・二一〇里	三五八戶	一・〇三〇口	四八〇人
桃槐國	一一・八〇〇里	七〇〇戶	五・〇〇〇口	一〇〇人
大宛國	一二・五〇〇里	六〇・〇〇〇戶	三〇〇・〇〇〇口	六〇・〇〇〇人

危須國	七・二九〇里	七〇〇戶	四・九〇〇口	二・〇〇〇人
焉耆國	七・三〇〇里	四・〇〇〇戶	三三・一〇〇口	六・〇〇〇人
烏貪訶離國	一〇・三三〇里	四一戶	二三一口	五七人
卑陸國	八・六八〇里	二二七戶	一・三八七口	四二二人
卑陸後國	八・七一〇里	四六二戶	一・一三七口	三五〇人
郁立師國	八・八三〇里	一九〇戶	一・四四五口	三三一一人
單桓國	八・八七〇里	二七戶	一九四口	四五人
蒲類國	八・三六〇里	三二五戶	二・〇三二口	七九九人
西且彌國	八・六七〇里	三三二戶	一・九二九口	七三八人
東且彌國	八・二五〇里	一九一戶	一・九四八口	五七二人
劫國	八・五七〇里	九九戶	五〇〇口	一一五人
狐胡國	八・二〇〇里	五五戶	二六四口	四五人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國	備註
七・一七〇里	八・一五〇里	八・九五〇里			<p>屬賓，烏戈山離國，安息，皆大國也，戶口勝兵最多，惟未詳其數耳。安息尤大，其屬大小數百城，大小數千里，民俗悉與烏戈，屬賓同。</p>
四五〇戶	七〇〇戶	五九五戶	四〇戶	五一四戶	
五・〇〇〇口	六・〇五〇口	四・七七四口	三三三口	五六〇口	
一・〇〇〇人	一・八六五人	一・八九〇人	八四人	二六〇人	

第三節 漢末及隋時之西域

漢末之時，中原多故，神州分裂，外力內侵，始而三國鼎立，互相傾軋；繼而晉人滅吳，中原統一，再而裂朝南北，彼此相抗，終而始爲隋所一統。其間政治之黑暗，民衆之痛苦，誠有不堪設想者。並以內亂之故，塞外諸族，乘機發難，既有五胡之亂華，復有十六國之紛爭，擾攘攘攘，前後亘二百六十餘年之久。在此紊亂期間，對於兩漢在西域之功業，遂不得不由揚而抑，由盛而衰，其間雖亦有使臣往還，從事經營者，然已大非昔比矣。爰自漢末以迄隋時之西域，誌其一般之狀，以爲前後之貫。

(一) 三國 東漢之末，羣雄蠭起，擾攘幾時，卒成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局。三國之中，以魏最強，奄有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甘肅，及陝西中部、湖北、江蘇、安徽之北部，與遼寧之中部西部，朝鮮之西北部等地，實據中原之要衝。常斯時也，西域諸國如龜茲、烏孫、于闐、康居、車師、疏勒、鄯善、大月氏等，尙歲遣使入朝，未減盛漢時之餘威。嗣及五胡亂華，中原鼎沸，西域交通，遂以此而絕。

(二) 前秦 降及前秦，氏族苻堅據有關中。其國盛時，南至邛夔（在四川榮經縣西），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其對於西域也，初有車師、鄯善入朝於秦，請爲嚮導，以伐西域諸國之不服者。前秦建元十八年，堅乃以呂光爲都督，統兵十萬伐之，光行越流沙，馬善諸國皆來降，惟龜茲不下，光進攻破之，遠方諸國亦皆歸附。已而中

原變亂。前秦衰亡，西域諸國，因復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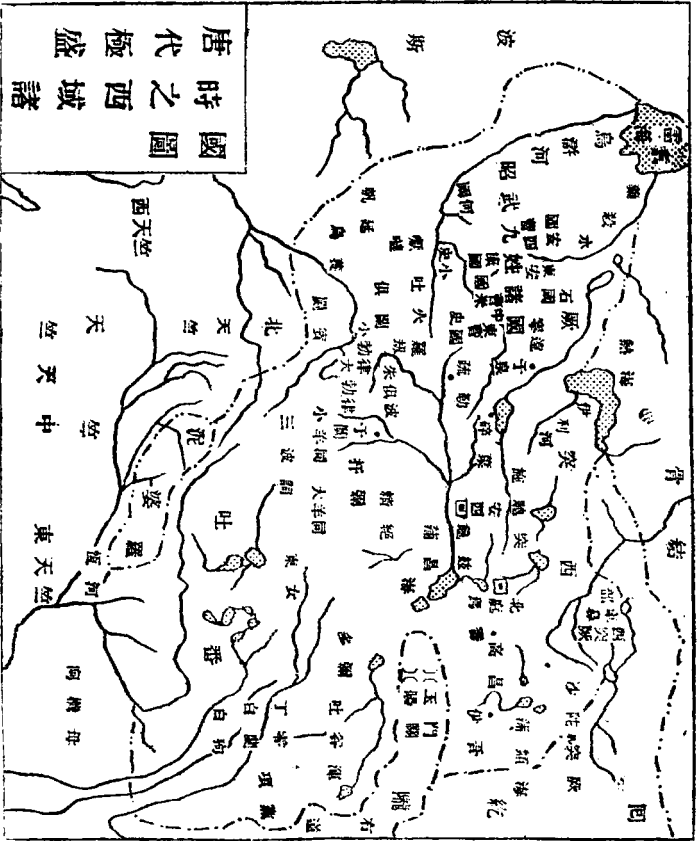
(3) 後魏 太武帝統一江北，奄有今河北、山東、山西、甘肅及江蘇、河南、陝西之北部，遼寧之西部等地，國勢既振，國威甚盛，西域諸國如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悅般（在烏孫西北，爲匈奴遺衆）、渴槃陀（在葱嶺東）、粟特（在葱嶺西，古爲奄蔡國）九國，皆來朝貢，魏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輩報聘，然爲柔然所執，不得達，太武帝乃征之，滅其國。魏太延三年，又遣侍郎董琬等使西域，至烏孫，烏孫王喜甚，謂琬曰：「洛那（古大宛）者，吾（古康居）二國，皆欲稱臣入貢，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至其國，厚加報撫。旁國聞之，爭遣奉貢，凡十六國。後鄯善納北涼餘衆，杜西域通道，太武帝又征之，擒其王，拜韓牧爲領護西戎校尉，留鎮鄯善。於是西域諸國，悉仍入朝奉貢，歲不敢怠。

(4) 隋 魏晉以後，諸國互相併吞，隋文帝始統一之。文帝在位十三年，太子廣立，是爲隋煬帝。煬帝好勤遠略，遣裴矩經略西域。初西域諸國，多至張掖（甘肅張掖縣）與中國互市，裴矩奉命後，即誘西域商人，遍訪諸國山川風俗及王公庶人之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就其傳聞，一一記之，得國四十有四，並別造地圖，窮其要害，縱橫所畫，將二萬里。自敦煌以至西海（地中海），分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據通鑑地理今釋：北道伊吾，係由回疆哈密向鎮西。中道高昌，係由哈喇和卓向庫車、阿克蘇等城。南道鄯善，係由塔里木河南向和闐、葉爾羌），總凌敦煌。煬帝聞而大喜，遂以裴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西域，引致諸國，略之以利，勸令入朝。大

業四年，裴矩希旨，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王伏允西遁，隋又遣宇文述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次年，煬帝西巡河右，遣兵復擊伏允於覆袁川，伏允遁去。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及西域二十七國皆入朝。吐屯設又獻地數千里，詔因吐谷渾舊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於是青海全部直抵天山之東，皆入中國。伏允以數千騎奔黨項（青海和頡特前頭旗。）

第四節 唐時之西域

唐繼隋興，武功之發揚，國威之隆盛，爲有史以來歷代最。太宗英明，與漢武帝相伯仲，而勇武猶過之。抱英雄思想，取鐵血主義，乘突厥內亂，大舉滅之，悉收其地爲郡縣。復乘勢四方經略：東滅百濟，高麗，西服吐谷渾，吐蕃及西域諸國，南服嶺南黔中諸酋，北降鐵勒諸部。其屬領自日本海，黃海以西，鹹海裏海以東，貝加爾湖以南。交趾以北悉歸附。東亞主權，皆入有唐之手，中國聲威，於斯爲烈矣。



帕米爾高原東西，爲黃白人種所雜居，地處葱嶺山脈與崑崙山脈及天山山脈交錯之間，地勢支離破碎，小

國割據分立，自古以來，未嘗有大帝國之建立也。歷代小國，例守事大主義，以爲對外政策，故自秦漢以至唐初，悉爲東方大國所羈縻。前漢與匈奴，後魏與柔然，對峙之時，常分兵經略西方，互爭其地；及後魏衰微，突厥勃興，西方諸國，又爲突厥所羈縻；迄於隋唐，突厥衰亡，唐室兵威，轉鋒西下，略取漢室西域故地，爲直轄郡縣，於是西域諸國，復悉服屬於唐。茲將唐室對西域諸國之經略，述其事蹟如次：

(一) 伐高昌 高昌國，在天山之東，西漢時爲車師前王庭，東漢時爲戊己校尉故地，今則爲鄯善及吐魯番一帶之地。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居民多爲中國西征將吏之苗裔。晉初以其地置高昌郡，前涼、後涼、北涼，相繼置太守以統之。北涼衰亡，柔然襲據其地，立闕伯周爲高昌王，是爲高昌建國稱王之始。其後弒王爭位，內訌不已，及齊明帝建武四年，國人相與弒王，共立麴嘉，稱臣於後魏，始爲塞外強國。其國之風俗如婚姻喪葬等，與華夏略同，文字亦大致與華夏無異，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惟兼有胡書，習讀時皆爲胡語。其刑法，政令，與華夏亦小異而大同，蓋已得中國之化矣。

高昌國王麴伯雅，爲後魏時嘉之六世孫。唐初，麴伯雅死，子文泰嗣（嘉之七世孫），初頗親唐，入朝貢物，歸後以中國距彼懸遠，又見秦隴以北，城邑蕭條，竟輕視中國，遏絕西域諸國來朝進貢（時西域諸國來朝貢者，皆途經高昌），並拘留中國人，而伊吾之內屬，文泰又與西突厥連兵攻之。太宗詔責文泰，文泰猥曰：「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尋復連西突厥之兵，共擊焉。太宗以文泰如此暴亂，遂

於貞觀十三年遣吏部尙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將軍薛萬徹等伐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因而毫不爲備。明年（貞觀十四年）唐兵至磧口，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遂以城降。唐收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之。又西突厥此時已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新疆濟木薩城），與高昌爲響應，至是亦懼而來降，唐乃以其地爲庭州（今迪化縣）。

(2) 代龜茲 龜茲自被前秦建元十八年大將呂光擊破，立其王弟白震爲王後，白氏代王龜茲，稱臣於中國。降及唐貞觀二十一年，龜茲王詞黎布失畢立，漸失臣禮，侵漁鄰國，詔遣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突厥人）與安西都督郭孝恪等將兵伐之。次年（貞觀二十二年）大破其兵，追執布失畢，諸城皆降，立其弟爲王，遣布失畢歸唐。唐拜布失畢爲中郎將。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互相攻擊。高宗永徽元年，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會布失畢卒，詔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王，兼充都督。後又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鎮守其地，焉耆、疏勒等國皆來降。於是天山南路，悉歸於唐。

(3) 吐火羅之內屬 高昌龜茲既平，西突厥亦相繼破滅，天山南北路皆內屬，唐室兵威，遂駸駸乎越帕米爾高原而西，於是吐火羅及昭武九姓諸國，悉請吏奉貢，附屬於唐。

吐火羅者，爲大夏之遺裔，乘大月氏之衰，恢復故地，初都縛喝（今布哈爾），境甚廣，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抱葱嶺，西接波斯，南距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北據鐵門（今俄領撒馬爾罕西南），本葱嶺西之大

國也。後以王族乏嗣，地爲烏銀（卽烏裏）等國所分據。吐火魯僅有小城二十四，都於阿緩城（今阿富汗吐喀里斯單）。自後魏平唐，頻遣使貢中國，唐高宗顯慶二年，詔以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其王阿史那兼爲都督。玄宗開元天寶間，猶數入貢，冊封其酋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後其鄰國謀引吐蕃相攻，王乞安西兵助討，玄宗爲出師破敵。肅宗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唐討安史之亂，詔隸朔方行營。

(4) 昭武九姓諸國之內屬 昭武九姓者，本大月氏族，舊居於烏滸河南地，後爲嚙噠、吐火羅所分據，乃退居河北，據康居、五小王及大宛故地，而建昭武（其族故姓溫，以先世常居祁連山昭武城，遂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九姓諸國（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凡九國），卽今俄屬土耳其斯坦費爾干省及布哈爾、基發等地是也。康國於唐高祖武德十年嘗入貢，太宗貞觀五年求內附，太宗不受。高宗永徽時，始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授其王爲都督，其餘諸國亦同時朝貢相屬，唐爲置府州，賜冊封。玄宗天寶間，安西節度使高僊芝襲虜石國王，因而諸國皆怨，後遂臣事大食，而絕於唐。

(5) 吐蕃對唐之衝突 唐有四大邊患，吐蕃卽其一也（四大邊患卽突厥、吐蕃、回紇、南詔）。吐蕃者，本西羌屬，在吐谷渾之西南，卽今之西藏地，故今尙稱西藏曰土伯特，卽吐蕃之音轉也。唐太宗貞觀八年，其贊普（吐蕃君長之號）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唐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弄讚聞突厥、吐谷渾皆尙公主，乃亦遣使隨德遐入朝求婚，唐初不許，吐蕃疑爲吐谷渾所離間，遂發師擊之。吐谷渾遁青海之北，民畜多被所掠，並進兵破黨項。

寇松州（四川松潘縣）。貞觀十二年，詔以侯君集爲行軍總管，督師討之，大敗吐蕃兵於松州城下，弄譖僞，遣使謝罪，因求婚，唐始許之。貞觀十五年，遂命江夏王道宗送宗女文成公主妻吐蕃。其後吐蕃日強，吐谷渾被其所敗，不能自立，奔避中國。高宗咸亨元年，詔以薛仁貴爲行軍大總管，督師往討，大敗而還。自是唐室國威漸替，吐蕃聲勢日盛，西洱（卽西洱河，又名昆明池，在雲南大理縣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攘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蕩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于闐、焉耆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於是天山南路，盡入吐蕃，唐室西部之統治，遂被破壞。

武后攝政後，復以左相韋待價爲行軍大總管，督師擊吐蕃，又大敗而回。時有將軍王孝傑者，久在吐蕃，深知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亦請復取龜茲、疏勒、于闐、碎葉（卽焉耆）四鎮，於是詔以王孝傑爲總管，督師伐之，大破其兵，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以扼吐蕃。吐蕃遣使求和，且求罷安西四鎮戍兵，並分十姓突厥之地，武后從郭元振之議，不許所請。已而吐蕃內亂，其將贊婆等率其所部，及吐谷渾七千餘帳來降，朝廷優待贊婆，拜爲右衛大將軍。次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亦爲隴右大使唐休璟所破，吐蕃請和，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婚。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大臣來入貢，詔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往妻贊婆，使左衛大將軍楊矩送之。矩還，拜爲鄯州都督，受吐蕃賂，請以河西九曲（卽漢大小榆谷之地）與吐蕃，爲公主湯沐邑。九曲地肥饒，吐蕃借此爲根據地，東下寇略，玄宗開元年間，屢寇隴右（卽今甘肅南部），河西（卽今甘肅北部），安西（卽

今天山南路，北庭（即今天山北路）州郡，邊將禦之，互有勝負，西方爲之凋弊。

玄宗天寶十二年，吐蕃贊普乞黎蘇龍臘贊死，子望悉龍臘贊立，又乘唐室安史之亂，蠶食河隴諸郡；代宗廣德元年，吐蕃更率吐谷渾黨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大舉入寇，遂大震關（即隴關，在陝西隴縣）直入長安，帝出奔陝州，尋復轉鋒南下，陷劍南、西山諸州，唐實疲於奔命。

德宗即位，欲以德懷柔吐蕃，先後遣使至吐蕃，遂結盟修好。但是時吐蕃大將尚結贊，總東方兵柄，以遣將助唐平朱泚之亂有功，要求割讓安西、北庭之地（即天山南北路），散騎常侍李泌謂：「二鎮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兵勢，使不得併力東下；且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仇矣。」力勸上勿許。上從之，尚結贊之計遂不得逞，乃大舉東寇，詔以鳳翔（今陝西西部）節度使李晟，河東（今山西中部）節度使馬燧，河中（今山西南部）節度使渾瑊等分道拒之。李晟屢戰有功，尚結贊惡之，乃縱反間計，離間李晟。於是尚結贊乃遣使卑禮厚幣，求和於燧，燧中其計，爲之請於朝。宰相張延賞與李晟有隙，數言和親，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延賞議，罷晟兵權，又從吐蕃請，以渾瑊爲會盟使，盟於平涼（今甘肅平涼縣）。會盟時，吐蕃即劫盟，唐之將卒死者甚衆，渾瑊僅以身免。劫盟後，尚結贊復以計離回馬燧，上又罷燧兵柄。

吐蕃連年東侵，懼安西、北庭二鎮牽掣其兵勢，屢攻之而不下。德宗貞元五年，因北庭人之反叛，及沙陀酋長

朱邪盡忠之密附吐蕃，相率歸降，於是二鎮遂被吐蕃所陷，節度使楊襲古率麾下二千人奔西州，貞元六年欲謀恢復又敗，安西、北庭，由是遂絕。吐蕃兵力，威壓天山南北路，中亞唐室之聲靈，從此盡矣。

上述皆唐室經略西域之梗概。至於對其地之治理，凡勢力所及，悉列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此實爲唐之特點也。唐初國內分爲十道，後又分爲十五道，凡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之別部，及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之十六國，皆隸於隴右道。其官制以都護府爲最高，置大都護一，副大都護副都護各二，皆由唐廷特簡。當時關於西域之都護府，有：

(一)安西都護府 統天山南路至波斯以東，太宗貞觀十四年置，治西州，高宗顯慶三年，徙治於龜茲，咸亨元年，爲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爲唐室所恢復，德宗時，又爲吐蕃所陷。

(二)北庭都護府 統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治庭州，武后時置，德宗時，爲吐蕃所陷。

此外尚有崑陵都護府，統西突厥五咄陸部落；濃池都護府，統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此爲唐初之屬地管轄法。高宗崩後，內亂相尋，國威漸替，諸邊多陷，玄宗即位以後，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七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乃於邊陲要地，置十節度經略使，委以兵馬大權，使之經略四方，於是唐之國威，復張於域外。關於西域者，有：(一)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城，治龜茲城。(二)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馳施（西突厥別部）堅昆（鐵勒別部）治北庭都護府。此二節度使卽爲天山南北路之最高長官，政令悉由出也自此。至德宗時，節度使爲吐蕃所破，唐室聲威，遂全喪失矣。

第五節 宋元明時之西域

西域諸國，經漢武帝之悉心經略，歷來朝貢不絕，後至新莽篡漢而中斷；光武中興，雖一時倦厭武事，不願多事邊外，西域諸國會請內附而不遂，但明帝以後，北擊匈奴，西定西域，前漢之功業，仍得恢復。漢末中原多故，羣雄割據，西域之通，斷續不常。迄於有唐，武功發揚，國威隆盛，西域諸國，悉仍歸屬，惟至晚年，內亂頻仍，邊藩動搖。暨於宋代，又有金遼爲患，寇擾不已，宋廷疲於抗禦，幾難喘息，西域舊疆，因無力顧及，故宋時之西域，殊爲沉寂。降及元興，威震東西，不特西域諸國，悉被征服，卽西歐人士，亦咸畏之，黃禍黃禍，今猶談虎色變，惜爲時不久，內部破裂，擾攘攘，幾無寧日，不及百年，卽爲朱明所滅。朱明覆滅元室，恢復漢族舊疆，然其範圍僅本部十餘省而已，時之西域，分崩離析，大非昔比矣。頃以宋元明三代之西域，事蹟尙簡，特併節擇述其概，以貫前後。

(甲) 宋時之西域 漢族勢力之隆盛，至有唐初年，已達極點，此後卽逐漸衰退，誠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也。蓋唐室在太宗高宗之時，幅員之廣，國威之盛，逾於兩漢；高宗歿後，武后專國，內亂紛起，晚年又任用姦臣，寵幸楊妃，釀成安史之亂，始開藩鎮割據之局，於是回紇吐蕃，南詔等國，乘勢內犯，西方之朔方（今寧夏省城）及綏遠（隴右）（今甘肅南部），河西（今甘肅北部），安西（今天山南路），北庭（今天山北路）諸州郡，相繼淪沒，唐室就此而衰。洎乎宋興，雖併吞揚子江流域各小國，號稱統一，實則幅員之廣，不及唐室全盛時代二分之一，四

圍藩屬，皆隸他人，政治局面，已成捉襟肘見，納履踵決之勢。范陽、平盧二鎮及河東鎮北部故地，皆入於遼；朔方、河西二鎮及隴右鎮北部故地，又入於夏。宋與遼爭，則宋敗，與夏爭，宋亦敗，僅恃和戎政策，爲敷衍目前之計，以求相安一時；後更爲金人所驅，南渡臨安，僅保有半壁山河；終乃爲元人所滅，並半壁山河而無之。故終宋一朝，邊患迭起，無力爲制，乃歲納銀絹以求和，堂堂大國，竟以國民之脂膏，以事夷狄，實爲中國歷史上之污點。時之西域，皆非宋有，固無論矣，茲欲述其史事，實覺困難而乏味，強而求之，聊得如左：

(1) 回鶻 回鶻卽回紇，爲突厥之別種。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至隋時稱韋紇；唐初名回紇，代突厥而有內外蒙古之地，唐德宗間又改號回鶻，後爲黠戛斯所滅。但回鶻雖亡，其別部龐特勤先在安西自稱可汗，居甘州一帶，自唐經五代至宋初，常與中國交通不絕。西夏（據今陝甘北境及綏遠一帶）勃興以後，攻回鶻，取甘州，回鶻不能敵，乃徙至玉門關以西，與西夏對峙，儼然西域之強國也。及遼室西遷以後，遂隸屬於遼。

(2) 西遼 遼室衰後，其根據地（遼河上流）皆爲女真所有，於是其宗室有耶律達什者，乃率衆西奔西域，駐北庭都護府，集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因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伯勒格（舊作畢勒哥），伯勒格得書，卽出迎降，願質子孫爲附庸；又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征行千餘里，歸者數國。宋徽宗宣和七年，達什率師至塔什干，經略中亞，西域諸國合兵十萬來拒戰，達什分所部爲三軍，大破之，盡取阿母河以北地，花刺子模（卽回回國）王來降，鼎字日嚧，遂於宋欽宗靖康元年（西曆一一二六年）建

國於呼遜鄂爾多（今俄領中亞細亞克摩斯克之垂河濱）改元延慶，是為西遼；又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為德宗。德宗在位二十年，於宋高宗紹興六年殂，后蕭氏稱制，號感天皇后，攝政七年而沒，子伊喀立，是為仁宗，在位十二年，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殂，子年幼，妹普蘇完稱制，號承天皇后，荒淫無道，於宋孝宗乾道四年被殺，乃立仁宗次子卓勒古為帝。時適蒙古族勃興，奈曼（亦作乃蠻，為韃靼別部）部長庫楚類汗避兵西下奔西遼，卓勒古容之，並以女妻之，詎庫楚類

一大帝國，民族複雜，統御不易，故勢力一衰，諸小國即分離而獨立，其中嶄然露頭角者，即花刺子模也。花刺子模，



汗狼子野心，暗與花刺子模通謀，乘卓勒古出獵時，伏兵襲執之而據其位。自是西遼傳國凡七十七年而亡。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西曆一二〇一年）。

(3) 花刺子模初西遼之勃興也，併吞天山南北路及俄領中亞細亞，合諸小國而成

本波斯東北部之一省，在阿母河之西，裏海之東，鹹海之南。宋光宗間，始建國稱王，盡有波斯東北境，稱臣於西遼，以絕東顧之憂。其後又滅寒爾柱朝，盡取波斯全土，自稱蘇丹（回教國君主之稱），號令天下，國勢日振，於是深以入貢西遼爲辱，與撒馬兒罕（Samarkand）酋長合兵敗之。尋又併吞撒馬爾罕、布哈爾（Bukhara）等地，盡取阿母河流域，建新都於撒馬爾罕（本都玉龍傑赤城 Urgency 在中亞細亞阿穆達林省 烏爾根赤城），復南越興都庫什山，滅高兒王朝，略取阿富汗全境，疆土更擴。會奈曼部長 庫楚類漢爲蒙古所敗，奔西遼，陰圖篡位，時之花刺子模，亦正以納貢西遼爲恥辱，乃與庫楚類汗合兵滅西遼，略取霍爾河（即錫爾海）以南地。於是花刺子模之領土，東至帕米爾高原，西至底格里斯河流域，南至阿富汗，北至錫爾河，奄有古波斯及昭武九姓諸國之地，幅隕之廣，爲西方第一。唐室在葱嶺以西之羈縻地，皆爲花刺子模所有矣。

（乙）元時之西域 元爲蒙古族所建，蒙古族係突厥之一部，向無特樹一幟，別立一族之名稱，有之實自蓋世英雄鐵木真始。在鐵木真以前，其部落散亂無人統率，故爲金所羈縻。後及金室衰微，鐵木真乘機崛起，統一部落，即在幹難河稱帝自立，號成吉斯汗，是爲元太祖。稱帝後，初則侵佔金之河北山東，繼乃引兵西征，囊括歐亞，不特西域爲其所有，即俄羅斯亦爲其所破，疆域跨有歐亞，國威震於世界，爲黃種人吐氣揚眉，使白種人畏爲「黃禍」，讀史者，至今猶拍案叫絕也。

蒙古之西征，最先征服者，爲奈曼（即西遼）與花刺子模。當時奈曼與花刺子模，爲西域之大國，爰爲誌其

事蹟如左：

(1) 奈曼之征服 奈曼（亦作乃蠻）庫楚類汗奔西遼，奪據其位後，乃別娶一妃，妃甚信佛，因勸庫楚類汗遍諭民間，改奉佛教，以是方教徒，備受虐待；庫楚類汗又橫征暴斂，不顧民困，民甚苦之，怨聲沸騰。會蒙古以夏金相繼衰微，東方已無大敵，乃轉鋒西上，經略中亞，遣大將哲伯（舊作哲別）由南道擊庫楚類汗，先取天山西北之西遼故地，庫楚類汗兵敗，退保天山南路；哲伯下令，命人民信教自由，西遼遺民，因以大悅，到處迎降，蒙兵遂得所向披靡，馳驅無阻，庫楚類汗奔至巴達克山界為哲伯所斬，奈曼以平。時之回鶻，懼於蒙古兵威，遂亦降服。於是蔥嶺東西各地，皆為蒙古所有，而與花刺子模接壤矣。

(2) 花刺子模之征服 蒙古既征服奈曼，據有天山西北西遼之地，遂與西方大國花刺子模接壤相鄰，成吉斯汗本擬與之修好，嗣以花刺子模倨傲不遜，並殺蒙古商隊，以致雙方國交日趨惡化，成吉斯汗憤怒之餘，乃遣突厥人波合拉（Boghra）偕二蒙古人，出使花刺子模，與之交涉，詎花刺子模王竟殺波合拉，刺二蒙古人之鬚，釋歸以辱之，成吉斯汗益為震怒，遂於元太祖十三年（即宋寧宗嘉定十一年）大舉伐之，命皇弟幹赤斤為留守，皇子卓齊特（舊作朮赤），察罕台（舊作察合台），闊格德依（舊作窩闊台），圖類（舊作拖雷）四人從之，會師於雅爾達實河，輝和爾、哈刺魯諸王，亦皆以兵從，於是大軍雲集，號稱六十萬，休兵於河畔者八閱月。次年秋，乃由雅爾達實河進兵南行，經別失八里（今迪化一帶），阿力麻里（今伊犁一帶）等地，迤邐而西南，以至

忽章河（今西爾河）畔，圍訛脫喇兒城，分兵攻撒馬爾罕、布哈爾、玉龍傑赤，皆破之，花刺子模王走死，其地遂平，西域諸國亦俱定，乃置「達魯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以治之。自是現今阿母錫爾兩河流域與阿富汗及波斯東境皆入於蒙古。其後復分兵西侵，至於東歐，大破俄羅斯，歸途又乘勝滅康里，於是現今鹹海裏海北岸及烏拉河、窩瓦河流域，又盡為蒙古所有矣（此以非本文範



圍，姑略之。）

自成吉思汗西征後，中亞東歐，俱爲所有，於是乃建四大汗國，分治其地：

(一) 察罕台汗國（舊作察合台），始封之君爲察罕台，其轄境東接天山，西至錫爾河流域，都於阿力麻里（Almalik 在今新疆伊犁附近）。

(二) 奇卜察克汗國（舊作欽察），始封之君爲卓齊特，其轄境東至今葉尼塞曠野，西至多瑙河下流，南盡高加索山，北負喀拉海（Kara Sea）都於薩萊（Sarai 在窩丸河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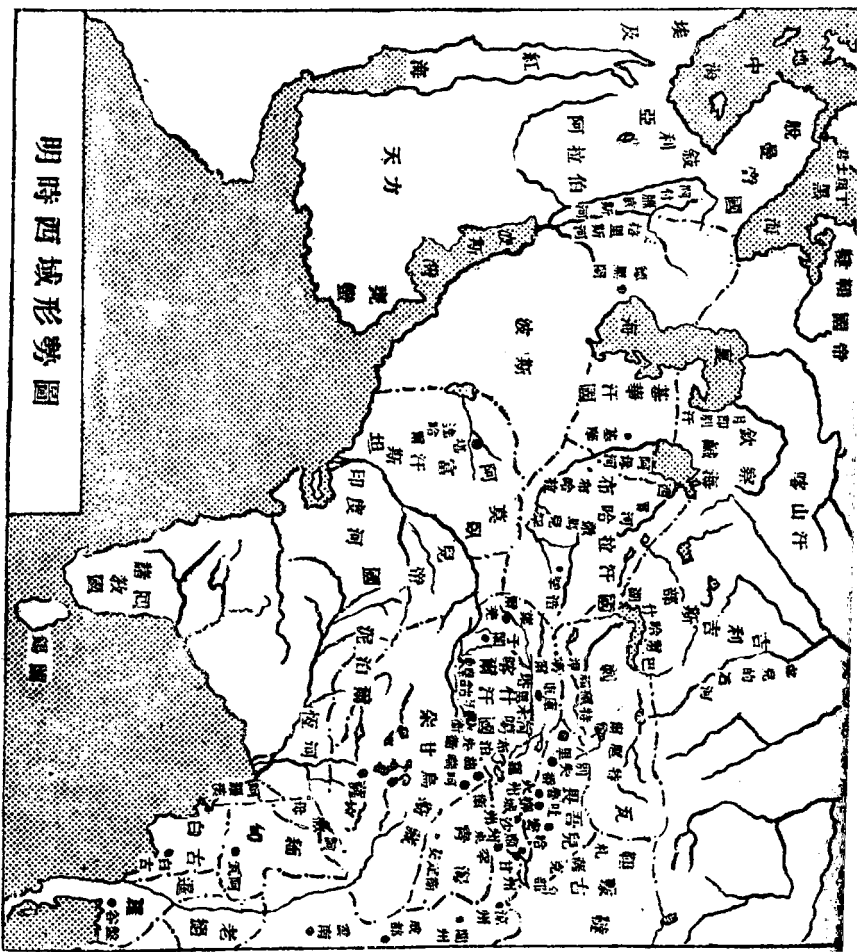
(三) 喀格德依汗國（舊作窩闊台），始封之君爲太宗，其轄境爲奈曼及奇爾濟蘇舊地，都於密里城（舊作也迷里）。

(四) 伊兒汗國，始封之君爲旭烈兀（亦作轄魯），其轄境東踰阿母河，北極三海間地，西抵敘里亞，阿拉伯，南盡波斯灣，都於低匿（在裏海西南，亦作瑪拉固阿）。

上列四汗國，皆由其子孫統治之。其（二）（三）（四）汗國，與本文無關，茲不贅，惟察罕台汗國，當爲一述。世祖統一中原，定都燕京後，四大汗國，名義上皆爲其統御。世祖爲鎮撫藩屬計，對於西域方面，乃建阿母河行省，以統葱嶺以西，又開阿力麻里元帥府，以監天山北路，別失八里元帥府，以治天山南路，曲先元帥府，以統吐魯番以東，並廣設驛站，以利交通，開拓田畝，以裕民食，以是彼此商販互通，行旅無阻，地方安靖，商業興盛，東西洋之交通，亦

以此嶄然一新。當時東西兩洋之交通，多以陸道開其端，自西徂東之陸道，即從中亞出天山南路，或由西伯利亞出天山北路，意大利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與阿非利加人伊綳巴圖達（Ibn Batuta）之東遊中國，皆在是時。且蒙古諸大汗對於各國人士，每能一視同仁，因而羅馬教皇之使臣，印度之佛徒，法國與意大利之美術家，東羅馬與阿拉伯之商人，波斯與印度之學者，羣集於元，中國之印刷術、火藥、羅盤針等文化進步之必需品，均傳至西方，引起歐洲中古末年文化上之大變動；而西方之天文、算學、砲術等，亦傳入於中國。此種文化上之東西交換，不可謂非歷史上之盛事；惟馬哥孛羅在元爲官二十餘年，始由海道歸歐洲，著有東方遊記一書，盛傳中國之富庶，日本之多金，馬六甲（Malacca）及錫蘭（Ceylon）之盛產香料，以此引起歐人東來之熱忱，實爲中國門戶開放之遠因。然以人類之進化，潮流之所趨，亦不能以斯爲罪也。

（丙）明時之西域 朱元璋乘元室之衰，崛起濠泗之間，血戰十餘年，始蕩平羣雄，統一中原，定都南京，是爲明太祖。太祖係長淮流域一布衣，爲拯救人民，光復漢族，起而革命，其創業之艱難，實與漢高帝同，其代表漢民族，驅逐蒙古民族，得國名義之正，猶在漢高之上；惟太祖生性猜忌，有漢高帝患得患失之心，無唐太宗長駕遠馭之志，卽位以後，殺戮功臣，以防異姓之跋扈，分封子弟，以固一家之勢力，因之武力逐漸削弱，對外無發展能力，坐令韃靼、衛拉特（舊稱瓦剌）恣橫於北，安南、緬甸猖獗於南，吐魯番跋扈於西，倭寇流毒於東，明室僅擁十八行省而已，以與漢唐全盛時代較，則幅隕之廣，實不及半耳。



明時西域形勢圖

明室既以武力不振，對於邊外，不能發展，故其時之西域，則有吐魯番之稱強，滅哈密，寇邊地，時爲中國西方患，終明而不能制之。茲誌其事蹟如左：

自嘉峪關西去千六百里有哈密，卽漢之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爲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鎮之，王卒，其弟恩克特穆爾（舊作阿克帖木兒）嗣。洪武中，明太祖既定輝和爾地，乃置安定等衛以備哈密，恩克特穆爾懼，將納款，成祖卽位，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恩克特穆爾爲忠順王，卽於其地置哈密衛，自是乃爲明西藩。嘉峪關以西有衛七，曰沙州，在今甘肅敦煌縣；曰安定，在今敦煌縣南；曰阿端，在曲先衛之西南；曰赤斤蒙古，在今甘肅玉門縣赤金峽赤金湖等地；曰曲先，在安定衛之西；曰罕東，在今敦煌縣之東南；曰哈密，爲最西之一衛，去肅州千餘里。

哈密之北數百里有衛拉特，以天山爲界，明英宗時，衛拉特強，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漸疏明。忠順王再傳爲布拉噶，無子，王母弩溫答失力主國事，爲韃靼酋長伽嘉色凌所破，明憲宗成化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爲王，詔許爲右都督，守哈密，旋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嗣立。會西鄰吐魯番勢強盛，控弦可五萬，其酋阿里（舊作阿力）自稱蘇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其王母金印以去。

先是吐魯番介居於闐，別失八里諸大國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爲所併，勢稍振，其酋阿里遂僭稱王；成化五年，阿里更自稱蘇丹，勢愈強；成化九年，阿里卽乘哈密之衰弱，破其城，虜其王母及金印以去，留其妹

塔伊爾（舊作牙蘭）鎮之。明廷以哈密爲西域咽喉，吐魯番既據其地，勢不能不討，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等出征，無功而還。此時吐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明年，明廷乃令邊臣築苦峪城（陝西醴泉縣西南），移哈密衛於其地，詔哈商僑治苦峪。自是吐魯番益強橫，屢侵內屬諸衛。成化十四年，阿里卒，子阿哈瑪特立，勢漸衰，至成化十八年四月，哈商乃率所部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伊爾道，哈商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明廷授哈商爲左都督，以旌其功。

明孝宗立，復封哈商爲忠順王。吐魯番酋阿哈瑪特聞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僞與哈商聯婚，誘而殺之，仍令伊爾道據其地。已而阿哈瑪特又遣使來朝，明廷拘之，敕責令悔罪，使乃復獻還哈密，然非其本意也。明得復有哈密後，乃求蒙古後裔善巴襲封忠順王，以哈商弟恩克保喇爲都督同知輔之，因而復開燬吐魯番，阿哈瑪特復襲哈密，執善巴，仍令伊爾道據其地。時孝宗弘治六年也。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衛附己，明廷復命巡撫許進往討，許進奉命後，潛師直搗哈密，阿哈瑪特懼，乃於弘治十年冬送還善巴，明仍以善巴爲忠順王。弘治十七年，阿哈瑪特沒，長子莽蘇爾嗣，狡桀驁其父，而善巴尋亦死，子巴稚濟立，至明武宗時，哈密卒爲吐魯番所併。吐魯番酋莽蘇爾自併哈密後，且迭寇甘肅州地，而明室衰微，寇盜蠭起，遂無暇顧及邊外，自是哈密不可復，諸戎部落，亦皆爲吐魯番所侵食，西方邊患，日形緊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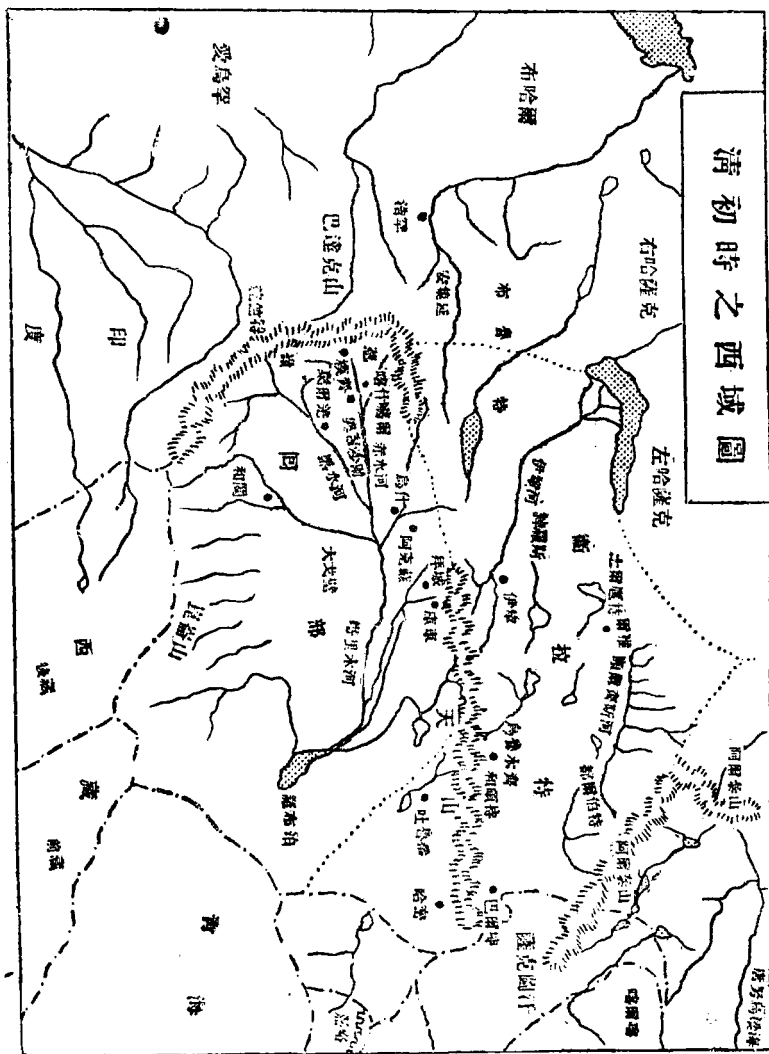
第六節 清時之西域

漢唐在西域之功業，經宋元明而漸衰。宋時西域爲西遼等所盤據，元雖威震中外，西域皆被併有，顧爲時甚暫，不及百年而衰。明季文弱，無力發展邊外，坐令吐魯番稱強於西北，降及清初，天山北路爲準噶爾所據，天山南路爲回部所領，經康熙、雍正、乾隆屢加討伐，始收服其全境，受伊犁將軍之統治；及於同光之間，回亂益起，俄國乘機略據伊犁，嗣經左宗棠之經略與曾紀澤之折衝，回亂始平，伊犁亦還；後於光緒十年，新疆設爲行省，極力經營其地，惟終以鞭長莫及，難遏帝國主義者之野心。茲將有清對於西域之經略，先爲誌其事蹟如左：

(一) 天山北路之內屬 元之亡也，宗支苗裔，散處塞外，經明及清，綿延勿絕；清初天山之北有厄魯特蒙古者，即故元太師脫歡及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裔也。厄魯特向分四部，稱爲四衛拉特，列表如左：

部	名	牧	地	今	地	祖	宗
綽羅斯 (即準噶爾)	伊利	額爾齊斯河流域	伊犁道	塔城道北部	脫歡		
都爾伯特		塔爾巴哈台		塔城道	脫歡		
土爾扈特		烏魯木齊		迪化道		哈布圖哈薩爾	
和碩特							

清初時之西域圖



衛拉特，明代謂之瓦剌，明英宗正統中，瓦剌極強，其酋也先，數寇北邊，爲明室巨患也。先死，瓦剌遂中衰。明末和碩特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略取其東部喀木地（今西康省）。綽羅斯酋巴爾圖渾台吉，特強凌脅諸部，土爾扈特遂西走投俄羅斯，地盡被奪，因而綽羅斯即與喀爾喀相鄰，勢力益張。清康熙初，巴爾圖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旋爲僧格弟噶爾丹所殺，噶爾丹自立爲準噶爾汗，未久，盡佔四衛拉特地，復南攻天山南路回部，皆下之，威令行至衛（今前藏）藏（今後藏），又欲兼併喀爾喀，乃自伊犁徙居阿爾泰山麓，使都爾伯特屯田，且耕且牧，以足其食。

喀爾喀，位於漠北，即今外蒙古地，衆分三部，即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土謝圖汗部，是也。康熙二十三年，三部內鬩，噶爾丹即乘機侵之，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幕，投奔漠南請降，外蒙古之地，遂盡爲噶爾丹所有。康熙二十八年，聖祖遣使諭噶爾丹返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不奉詔，且於次年以追討三部爲名，侵略內蒙古，詔命皇兄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出古北口，皇弟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出喜峯口，上乃親幸邊外以節制之。常寧遇敵於烏珠穆沁（在古北口東）境，戰不利，噶爾丹遂長驅而南，深入烏蘭布通（山名，在熱河赤峯縣治東南），裕親王福全迎頭痛擊之，噶爾丹大敗，投營越大磧山而遁，中途遣使乞和，上疏謝罪，清軍遂班師而還。噶爾丹雖大敗於烏蘭布通，然仍怙惡不悛，藐視中國，侵掠喀爾喀，復陰誘內蒙古諸部使叛歸己，聖祖聞之，乃密令土謝圖僞許內應，誘令深入，以一戰覆之。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爾丹果率騎三萬入寇，駐兵於土喇及克

魯倫河之間，自秋徂冬不去。康熙三十五年春，詔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前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率振武將軍孫思克、康調元等兵出西路，邀其歸；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抵克魯倫河，遣使告知噶爾丹；噶爾丹登高望見御營，大驚，拔營宵遁，費揚古孫思克等追擊之，大敗噶爾丹於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圖拉河之北，爲自古漠北戰場）噶爾丹僅以身免。

噶爾丹自昭莫多大敗後，精銳牲畜喪失殆盡，部屬流亡，勢力日蹙。並以噶爾丹之篡位也，僧格次子策妄阿拉布坦與其父之舊臣七人逃居吐魯番，遣使請降，聖祖受之，使協防噶爾丹；噶爾丹連年東侵，策妄即乘機陰謀恢復父業，潛回伊犁，收集散亡，都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以是噶爾丹進退維谷，無處爲生；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捕獸於巴爾思庫爾，又爲哈密回兵所擒獻；康熙三十六年二月，聖祖幸寧夏，復詔費揚古等兩路進兵，追討噶爾丹；而策妄又擁兵伏阿爾泰山間，將擒噶爾丹以獻功；噶爾丹至是實已窮極無路，乃於是年三月十三日仰藥自殺，所部悉降。清廷遂以餘衆畀策妄阿拉布坦，喀爾喀三部，仍令還舊牧。詎策妄狼子野心，不久生變，因而漠北雖定，西北猶未靖也。

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拉布坦來擾哈密，遊擊潘至善拒之，肅州總兵路振聲亦出兵聲援，策妄始退兵而去。自是清廷常發兵備邊，不敢弛防。康熙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爲振武將軍，屯阿爾泰；尙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屯巴里坤；散秩大臣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時適策妄阿拉布坦遣大策零敦多卜侵西藏，西藏不守，

清廷遣重兵由青海打箭爐二路進援，收復藏地；傅爾丹、富寧安、祁里德等亦由西北兩路襲擊，先後於鄯善、吐魯番諸地，各有所獲，西藏既平，策妄阿拉布坦亦不敢入犯，乃撤兩路兵，僅留少許於哈密，以護耕作。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弟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屢侵喀爾喀諸部。雍正七年，復詔以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噶爾丹策零以二萬衆犯科舍圖嶺（在哈密與巴里坤之間。蒙古謂碑爲科舍圖，因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碑也。）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拒戰，總兵張元佐亦來援，轉戰七晝夜，始擊退敵兵。雍正九年六月二日，傅爾丹出師，與敵戰於和通泊（在科布多西），敗績，走遠科布多。朝廷聞警，降傅爾丹爲振武將軍，仍駐科布多；以順承郡王錫保代爲靖邊大將軍，屯察罕。庚爾（在今外蒙古札薩克圖部中。）是年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卜謀乘勝東犯喀爾喀，以科布多、察罕、庚爾均有備，乃取道阿爾泰山南深入，進至賽音諾顏境，郡王策凌伏兵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兵，大小策零敦多卜走還。

嗣朝議以察罕、庚爾大營偏北，而敵每繞山南東犯，乃於推河、翁金河、拜達爾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均在賽音諾顏境內），與察罕、庚爾大營成一犄角之勢；以馬爾賽爲撫遠將軍，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雍正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庚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鄂得爾河源（在烏里雅蘇台東北），及於策凌所部，時策凌方入朝，噶爾丹策零即襲擊其帳於塔密爾河，盡掠其子女牲畜。策凌在途聞之，割辮髮及所騎馬尾，誓復此仇，急調蒙古兵三萬人回救，乘夜由間道繞出山後，黎明自山頂馳下，襲破敵兵，敵飛奔逃。

命，策凌追之，至於額爾德尼昭（漢名光顯寺），其地右阻杭愛山，左阻鄂爾坤河，道狹不能容大衆，又橫亘以大寺，敵兵無走路，逼入河中死者大半，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拜達里克河截殺之，詎諸將均數兵待發，而馬爾賽堅不許出，噶爾丹策零遂遁歸。自是準噶爾勢蹙，上書乞和，上詔策凌來京與議，使命往返二載，至高宗乾隆二年，始議定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盡罷西北兩路兵。此後準噶爾又發生汗位之爭，乾隆二十年出師平定之，繼又有阿睦爾撒納之反叛，乾隆二十一年復遣大軍進討，天山北路始全定。其經過事蹟，分述如后。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生有三子一女：長子曰喇嘛達爾札，次子曰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三子曰策安達什，女曰烏蘭巴雅爾。國人以喇嘛達爾札爲外婦所出，乃立次子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嗣位。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嗣位後，昏暴不恤國政，乾隆十五年，其姊夫賽音伯勒克害之，立喇嘛達爾札，惟其爲外婦所出，部衆又起不服。當時有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濟者，於喇嘛達爾札爲近屬，喇嘛達爾札忌之，又有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者，策安那拉布坦之外孫，而和碩特部丹衷之子也，爲人狡黠兇狠，欲構達瓦濟篡亂，而已從後圖之，乃與達瓦濟合兵，夜行晝伏，潛入伊犁，襲殺喇嘛達爾札，達瓦濟遂自立爲汗，阿睦爾撒納謀襲之而力不敵，乃於乾隆十九年，與都爾伯特台吉納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率所部二萬餘衆來降，且乞師往靖亂，意欲借我兵力以滅達瓦濟，而已得據其位也。清廷見阿睦爾撒納、納默庫、班珠爾率衆來降，甚喜，乃各封王號，備加寵賚，以資羈縻。乾隆二十年

二月，卽兩路出兵，以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領侍衛內大臣薩喇爾副之。二副將軍皆準部酋長，各領三千人爲前鋒，將軍參贊繼之。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台，所至準夷各部落皆望風降附，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敢抗軍行者。兩軍以五月朔會於博囉塔拉河，旋抵伊犁，達瓦濟走保格登山（在伊犁西），降將阿玉錫率二十餘騎先驅，乘夜直逼其營，舉纛大呼，敵衆崩潰，達瓦濟遁踰天山，南走回疆，以百餘騎投烏什城，城主霍吉斯縛而獻之，伊犁遂平。

伊犁旣平，大軍還朝，定北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與阿睦爾撒納留辦善後。時阿睦爾撒納以達爾濟已除，已欲總長四部，專制西域，希以朝命立其爲汗，以免後患。而高宗對於其部之處置，主仍厄魯特四衛拉特之舊，設都爾伯特和碩特部如故，設輝特部以補土爾扈特，設綽羅斯部以代準噶爾，各以降人爲之汗。因此阿睦爾撒納大爲不快，後竟隱以總汗自處，凡事多不稟承將軍，擅自誅殺虜掠，調動軍隊，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用其國汗舊傳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烏梁海，又使其黨散布流言，謂「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準部終不得安。」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奏聞於朝，詔卽軍中誅之，奈是時大軍已撤，隨將軍留屯者僅五百人，餘皆厄爾特降人，班第等遂不敢發，惟趣之入朝，欲就內地執之，而阿睦爾撒納則遷延不卽入。至八月二十日（乾隆二十年），遂嗾使各部反亂，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率五百人，由伊犁且戰且退，走二百餘里，至崆吉斯河，爲賊所圍，班第、鄂容安自刎死，伊犁復陷。朝廷聞警，卽遣大軍進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大軍進抵伊犁，阿睦爾撒納勢蹙，奔哈薩克。

乾隆二十二年春，兆惠追至哈薩克東部，其酋阿布賚降，遣使人貢，阿睦爾撒納走入俄羅斯境，患痘而死。嗣諸部又紛紛作亂，叛服不常，清廷怒，命將軍兆惠等率兵數萬，分道搜索，誅殺殆盡，是爲厄魯特一大劫。自是準噶爾遂一衰不振，朝廷於伊犁、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分派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犁將軍以統轄之，內地商民移住者亦日衆。天山北路遂內屬。

(2) 天山南路之內屬 自阿睦爾撒納竄死，準噶爾平定，天山北路之地全屬中國；所未定者，尙有天山南路諸回城也。南路諸回本隸準噶爾勢力之下。當清廷經略準噶爾時，未暇南進，回部擬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集兵守險，爲獨立運動，以是中國復有回疆之師興焉。

南疆有阿布都實特者，居葉爾羌，爲回部之世家也。當準噶爾強盛時，納租稅，供徭役，爲準噶爾之保護國。及準噶爾勢衰，阿布都實特與其子瑪罕木特自拔來歸，聖祖優遇之，遣人護送葉爾羌。瑪罕木特善收人心，回部諸大城，莫不俯首聽命，因而漸欲背準噶爾自立，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召而囚之於伊犁，並繫其二子，長曰博羅尼都，次曰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猶華言聖裔）是也。乾隆二十年夏，大軍定伊犁，阿睦爾撒納欲利用白山黨（瑪罕木特卽爲白山黨首領），以買回教徒歡心，釋博羅尼都，與以兵，使歸定天山南路；留霍集占居伊犁，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乾隆二十一年，清軍再定伊犁，霍集占卽遁歸南路，與其兄共商大事，與獨立之利害，當時博羅尼都欲集所部投歸中國，而霍集占則謂強敵已滅，中國在伊犁勢力尙未鞏固，不乘此自立，長爲他

人奴僕，非善策也。博羅尼都深以爲然，乃召集部衆，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使集土馬兵器，聽候指揮。於是回戶數十萬從之。起事，各城亦隨之響應。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之城主鄂對不從，相率奔伊犁。霍集占甚機警，知庫車爲西入回疆之咽喉，卽遣心腹率精兵一千鎮守之。當時定邊將軍兆惠，卽命副都統伊敏圖偕鄂對等同往招撫回部，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擄，各城響應，庫車守備亦已具請急歸，待大軍至後復前進。伊敏圖不聽，慨然領滿兵百人馳入庫車，皆被害。鄂對等卽還伊犁。清廷聞警，以兆惠正在搜討厄魯特餘黨，乃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乾隆二十三年五月，雅爾哈善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博羅尼都兄弟率烏槍兵萬餘，自阿克蘇捷徑來援，領隊大臣愛隆阿等連破其兵，博羅尼都等斂餘兵入保庫車城，鄂對請於城外險要處伏兵，防其遁走。雅魯哈善不以爲意，博羅尼都兄弟等開西門夜遁，兄奔喀什噶爾，弟奔葉爾羌。八月，守城之回會阿布都亦突圍而出，餘衆開門降。事聞於朝，雅爾哈善及以下諸將，遂以縱寇罪誅，詔命兆惠等自北路移師而南。兆惠奉詔後，卽以步騎四千先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沿途招撫阿克蘇、烏什諸城，使鄂對招撫和闐。軍行至葉爾羌時，霍集占已堅壁清野，掘濠固守。兆惠轉戰至葉爾羌城東，以兵少不能攻城，乃營於葉爾羌河畔。葉爾羌河（卽葱嶺南河），蒙古語謂之哈喇烏蘇，意卽黑水，故當時稱兆惠所駐之營爲黑水營。回兵懼其徼，結衆數萬出攻，兆惠力戰，相持三月不下。副將軍富德在北路，聞黑水營圍急，乃自阿克蘇率師五千冒雪赴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至呼爾璠（在葉爾羌城東北三百七十里），擊敗敵兵，轉戰四晝夜，得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尙三百里，敵愈衆，不能進，於是富德亦被圍。幸是時

愛隆阿奉兆惠檄，赴阿克蘇催援軍，途遇參贊大臣 阿里袞，有兵六百，馬三千匹，駝七百匹，而愛隆阿部下亦有兵千餘人，遂合軍西行，乘夜張兩翼薄敵軍，大呼奮擊，聲塵合沓，敵軍驚潰，遂解富德之圍，乘勝追逐，復解兆惠之圍，乃合軍還屯阿克蘇，俟師集繼進。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諸軍漸集，凡三萬人，分爲二路，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時回人方怨霍集占虐困其民，衆漸解體，博羅尼都兄弟遂棄城西走巴達克山。清軍一方收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一方則分師追至巴達克山，博羅尼都兄弟以萬衆據山北，決死戰，清軍逆破之；巴達克山酋素爾坦，乘其窮蹙，設計擒殺博羅尼都兄弟，函其首以獻，巴達克山亦降，大小和卓木遂平。

大小和卓木平後，朝廷設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統轄天山南路，受伊犁將軍之節制。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爲西四城，烏什、阿克蘇、庫車、闐展爲東四城，並東路之哈密、吐魯番、哈喇沙爾共十有一城，除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外，餘各設辦事大臣以鎮之；其他小者又分設領隊大臣，治理軍事，皆以滿員任之。各城又設三品至六品之阿奇木伯克（回部官名），治理民事刑事，以回人任之，不得專生殺。然以地處邊遠，又當新附之後，辦事大臣等往往藉戰勝之餘威，奴隸所屬，而伯克等又助之爲奸，因而卽有烏什之變。烏什爲回部之大都會，居民數萬。大軍初定伊犁，其伯克 霍吉斯擒達爾濟以獻，受封爲郡王。大小和卓木變時，霍吉斯頗持兩端，朝廷慮其反，召之入京，而以哈密伯克 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無道，回民不附。辦事大臣蘇成駐其地，又荒淫不治事，回民憤甚。時葱嶺西境布哈爾、阿富汗諸國惡巴達克山王之殘其同族，乃合師殺其王，屠其城，烏什住民聞其事，遂通

使乞援。於乾隆二十九年二月舉兵反，殺蘇成及阿布都拉以下諸官吏。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庫車大臣鄂寶先後赴援，皆敗績。於是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瑞及參贊永貴等各以兵赴援，合圍烏什。後烏什人不支，阿富汗援兵又不至，諸回城亦不響應，乃內潰，自縛其首逆以降。清軍入城，殲其黨羽，徙其老弱萬餘口於伊犁，而移他城回戶以實之。喀什噶爾之參贊大臣並移駐於此，烏什遂平。

烏什平後，翌二年，又有昌吉之事。昌吉卽今之昌吉縣，爲清師平定準部後，大興屯田之處也。屯田者除兵民回以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是爲流屯。乾隆三十一年，屯官與流屯生鬻，流屯戕屯官，據城叛，報至烏魯木齊，鎮守都統溫福出師討之，事始平。自後五六十年間，天山南北皆平靖無事也。

烏什，昌吉事平後，清廷乃慎選邊臣，回民賴以休息。久之，法令漸弛，官吏多不得人。朝廷歲征錢糧土貢，不過數十取一，而官吏輒於正供之外，需索百端，以肥私囊；又廣漁回女，凌虐土人，種種暴行，無所不爲，以此回民怨憤日甚，前既激起烏什之變，茲又釀成張格爾之亂也。先是，舊喀什噶爾大和卓木博羅尼都死後，其子薩木克流寓四方，後潛匿浩罕，收集故鄉逃亡，欲圖恢復。事爲清廷聞知，深恐羽翼將成，貽爲後患，乃與浩罕王約，年與銀一萬兩，使之防止。因而薩木克欲動不得。薩木克有三子，其次子張格爾，孔武有力，欲繼父志，恢復舊威，乃以誦經祈福爲名，傳食諸部落，諸部落多崇奉之。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衆心，張格爾卽乘機自浩罕北投布魯特，糾集流民數百，寇擾喀什噶爾近邊，節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而不事窮追，故其後張格爾

得以復熾。事聞於朝，乃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始末，始悉斌靜之罪狀，乃逮之入京，宣宗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時張格爾據那林河源，集兵屢寇內地，回民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道光五年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出塞扼之，不獲，則縱殺遊牧布魯特之婦孺百餘人而還。布魯特酋汰列克憤甚，率所部二千人，追覆清兵於山谷，詔以伊犁將軍慶祥代永芹。道光六年夏，張格爾復至西四城，回民多響應，朝廷乃以大學士長齡爲伊犁將軍，而以慶祥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張格爾懼，急遣使求助於浩罕，得其兵二三千人，以是勢益張。八月喀什噶爾被攻陷，慶祥戰死，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亦同時陷。朝廷聞警，以長齡爲揚威將軍，山東巡撫武隆阿、陝甘總督楊遇春爲參贊大臣，發兵會阿克蘇進討，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賊兵進攻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拒戰於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城四十里），擊敗敵之前鋒，敵退走南岸，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虞。道光七年二月，長齡率師一萬九千人進討，留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分屯庫車、阿克蘇、烏什、巴爾楚等處，以防後路，并護運道。張格爾亦統率喀什噶爾、葉爾羌、浩罕、布魯特之衆迎戰，清兵由三面放炮而進，敵不能支，浩罕兵先動，餘衆繼之而走，張格爾遂大敗而遁入山中，出走塞外。三月一日，長齡卽克復喀什噶爾，五日，克復英吉沙爾，十六日，克復葉爾羌及和闐。六月，詔楊遇春引兵九千先凱旋，以省糧運，而以楊芳代爲參贊，留兵八千防喀什噶爾城。十二月，楊芳率兵出塞追擊，卒擒獲張格爾於喀爾鐵蓋山，張格爾之亂遂平。

張格爾之亂既平，詔長齡還京，以那彥成爲欽差大臣，代籌善後。並以數次亂起，均以官吏不得其人故，乃嚴

定各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歲終考核之制，俾互相糾察；又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資格，慎其保舉，以杜過去之流弊，而謀回民之幸福。更以浩罕容留和卓木家屬，援助張格爾反亂之故，乃絕浩罕互市，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復盡逐浩罕商民之流寓邊內者，以斷其耳目。時浩罕人雖憤，惟以清軍未撤，猶未敢動也。道光九年秋，浩罕聞清已班師，其酋遂以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爲和卓木，糾布魯特等部之衆數千人入寇，擊敗南路參贊大臣札隆阿兵，圍喀什噶爾及英吉沙爾，又合寇葉爾羌，而伊犁參贊大臣容安（那彥成之子）將援兵抵阿克蘇，逗留不敢進，詔逮容安，並落那彥成職，以哈豐阿領容安兵，進破中途之敵，比至英吉沙爾，敵已擊掠回城，解圍出塞，玉素普亦從之而西。時浩罕開清師將三路出討，乃遣使獻貢於俄乞援，俄不受，浩罕懼，即遣頭目赴喀什噶爾，訴請和好並通商，詔許之，玉素普亦不欲爲浩罕利用，願寧息，其亂遂平。

浩罕與中國通好後，連年與布哈爾交兵，至道光二十二年，浩罕大敗，勢漸衰。道光二十七年，和卓木王族加他漢等七人，又以復仇爲名，糾合布魯特人寇邊，而駐喀什噶爾之浩罕貿易事務官那墨特，復爲煽動內地回民，使起內應，時回民懲於往事，不願附和。加他漢等侵掠喀什噶爾與葉爾羌二城附近，不能得志，十一月，伊犁兵赴援，遂不戰而遁，是爲七和卓木之亂。

七和卓木以勢微從寡而遁後，至咸豐八年，浩罕又助和卓木窪利罕與兵入寇，據喀什噶爾，攻英吉沙爾及葉爾羌，又分兵略取和闐與阿克蘇，一時聲勢頗爲浩大。但窪利罕入據喀什噶爾後，不喜喀什噶爾之民情風俗，

強其改革，悉以浩罕之習俗爲標準，行政措施，未免失當，遂使居民怨聲騰起，大遭屠戮，民心因以瓦解，相率他徙，以避其威。會清兵大隊由伊犁來討，浩罕兵聞之大驚，不戰而遁，窪利罕察情度勢，知無可爲，仍奔浩罕而去，其亂遂平。計窪利罕據有喀什噶爾城，爲時僅四月，仍爲清軍所復。竊自大小和卓木戡平後，其子孫奔入浩罕，貽爲禍患，初有張格爾，繼有玉素普，後有七和卓木與窪利罕等，相繼作亂，旋伏旋起，屢經用兵，先後征討，始克平定，天山南路卒內屬焉。

(3) 葱嶺以西諸國之內屬 天山南北兩路均經平定，內附中國後，葱嶺以西諸國，震於中國之兵威，亦相繼內屬，以此中國版圖，不特奄有新疆全土，卽葱嶺以西之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巴達克山、博羅爾、阿富汗、布哈爾等，亦均稱臣入貢，先後內附。茲分述其事蹟如次：

A 哈薩克 哈薩克爲行國，逐水草遊牧，與準部同俗，信奉回教。其地東北界科布多所轄之烏梁海，東南界

塔爾巴哈台及伊犁，南界布魯特、塔什干，西北界俄羅斯，卽今俄領基爾吉思 (Kirghiz) 草原地，面積凡三百二十六萬方里。舊分三部：左部曰鄂爾圖玉斯，在伊犁西北，漢時爲康居國地，南北朝時爲結契與者舌接壤地，唐時爲黠戛斯，元時爲基爾吉思；右二部曰齊齊玉斯與烏拉玉斯，漢時爲康居國地，南北朝時爲者舌與粟特境，唐時爲石國及突厥可薩部地，元時爲康里、爾吉思、察赤 (卽塔什干) 等地，明時爲月卽別部所役屬。清乾隆二十一年，準部蕩平，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左部誘其酋阿布賽合兵拒戰，爲清軍所破，乾隆二十二年，哈薩克降，遣使

入貢，中西兩部亦相繼納款，清廷皆授以王公台吉世爵。自是三年一貢，一歲一市，以馬牛羊易綢布，而稅其百分之一，爲中國藩屬。

B 布魯特 布魯特爲遊牧之國，信奉回教，人貧而悍，輕生重利，故喜擄掠。其地東接新疆，西界浩罕，西南界巴達克山，北鄰哈薩克，跨葱嶺而立國，分東西兩部，面積凡四十萬方里，東部在天山之北，準部之西南，近於葱嶺；漢時爲烏孫西鄙，北魏時爲波路。西部在天山之南，回部喀城之西北，漢時爲烏菴，西夜、蒲黎等國，北魏時爲權於摩、朱俱波、竭槃陀、鉢盧勒等國，唐時爲大小勃律。每部皆以鄂拓克爲名，部長稱比。清乾隆二十三年，兆惠追厄魯特至其地，東部各比率衆歸附；西部各比，於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回黨至其地，亦皆降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自是布魯特全爲中國屬邦。

C 浩罕 浩罕爲城郭之國，東接布魯特，東南鄰巴達克山，西南二面俱鄰布哈爾，北鄰哈薩克，面積約九十二萬方里。其國凡八城，城各有伯克，而浩罕城伯克額爾德尼爲之長。其東八十里爲那木干，又東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又東一百八十里爲安集延，東南爲窩什，西南爲霍占，西爲科拉普，西北爲塔什干，全境皆在錫爾河流域平原。其地漢時爲大宛，元魏時浩罕城爲東安國王所治之喝汗城，唐高宗顯慶中，以喝汗爲木鹿州，拜其王爲刺史。那木汗，古爲渠搜國，元魏時爲破洛那，唐時爲拔汗那，居西韃城，太宗貞觀中，移渴塞城，高宗顯慶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授其王爲刺史；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冊封爲奉化王；天寶三年，改其國號寧遠，窩什，漢時爲貳師城故地。

唐時爲東曹國。霍占，唐時爲俱戰提，元時爲苦蓋城。塔什干與可薩克西部毗連，漢時爲大宛西北鄙，與康居接界。後隸康居；元魏時爲者舌，隋時爲石國，唐高宗顯慶三年，以爲大宛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清乾隆二十五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納，其王額爾德尼旋亦奉表入貢。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山所殲，博羅尼都次子薩木克逃奔浩罕，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居爲奇貨，嗣相繼助薩木克之子張格爾，玉素普兄弟先後作亂，俱爲清軍戡平。

D 巴達克山 巴達克山卽拔達克珊，爲城郭之國，負山抱河，田地肥美，戶十餘萬，且耕且牧，以爲生活之常。其地東北至噴赤河（發源葱嶺，下流入阿母河），南至痕都古土山，西南界阿富汗，西北界布哈爾，面積凡三十萬方里。漢時爲烏秬，唐時爲竭槃陀，元時爲巴達哈傷，明時爲巴答黑商。清乾隆二十五年，博羅尼都兄弟奔巴達克山，其玉素爾坦誘殺之以降，遣使入貢，內附中國。

E 博羅爾 博羅爾亦爲城郭之國，戶三萬餘，人皆高鼻深目，濃鬚繞喙，男多女少，恆兄弟四五人共一妻，所生子女次第分認，無兄弟者與戚里共之；土地多沙鹵，甚貧瘠，稱其酋曰比，以人口爲賦稅，生子女，納其半，賣於各回城爲奴婢。其國在巴達克山之東，東接葱嶺，西界噴赤河，南界痕都古土山，北接葱嶺。乾隆二十五年，與巴達克山同時入貢，內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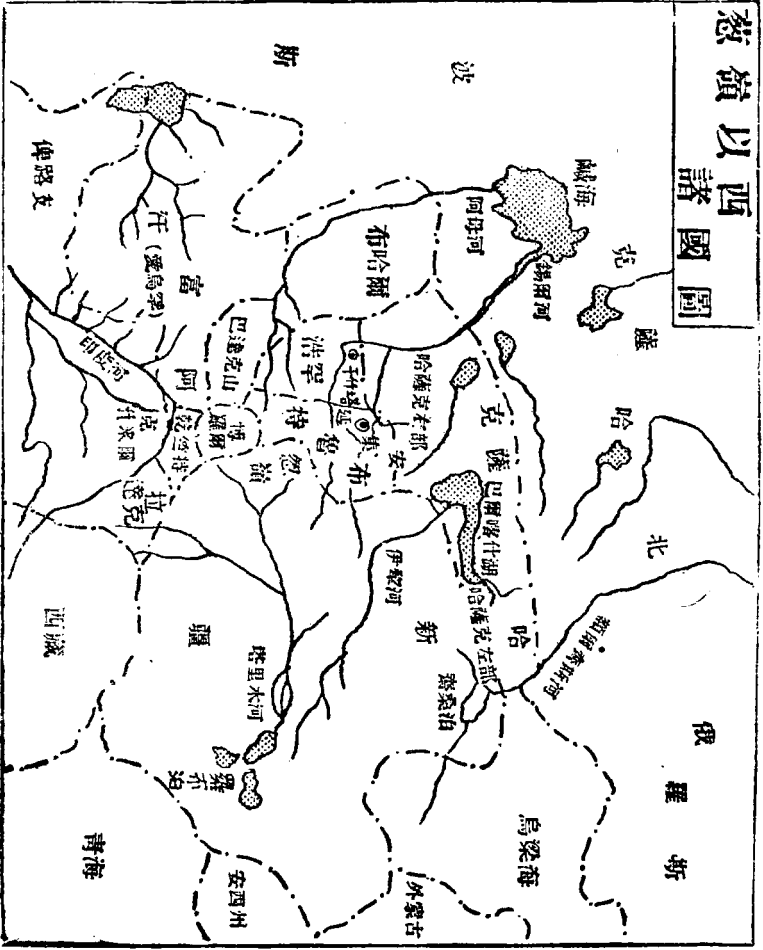
F 阿富汗 阿富汗，亦稱愛烏罕，爲城郭之國，地皆沃壤，物產豐裕，惟西境有沙磧也。其國東界印度，西界波

斯。南界俾路支，北界布哈爾，爲回部之大國，而積約一百八十八萬方里。漢時爲大月氏，隋時爲吐火羅，唐時爲波斯，後隸於東大食，宋時屬花刺子模，元時屬伊兒罕國，明時屬莫臥兒帝國，清初獨立爲王國，乾隆二十七年，因巴達克山內附，遣使偕來，使覘中國廣大，卽於是年以刀及四駿入貢中國。其人皆土著，勇猛誠樸，後雖屢受英俄之脅迫，卒不爲所屈，至今猶爲獨立之國也。

G 布哈爾 布哈爾，有城郭而兼遊牧也，戶口不繁，俗長騎射，氣候多炎，冬無大雪。其地東界巴達克山，東南界印度之克什米爾，南界阿富汗，西南界波斯，西至鹹海，北界浩罕及錫爾河，亦回部之大國，面積凡三百零七萬方里。漢時屬康居，大月氏，晉時屬康居，粟弋，南北朝時屬厭哒，粟特，唐時爲何，曹，康，米，安，史，挹怛等國地，南宋時屬西遼及花刺子模，元時爲阿母河行省，明初爲帖木兒帝國發祥地，明末建布哈爾汗國，乾隆二十九年，因巴達克山而請求內附，自是朝貢無間。

上述諸國，盛清之時，先後內附，今則俱非我有矣。計哈薩克，至道光二十年均淪於俄，夷爲郡縣。布魯特，自哈薩克附俄後，鄰哈諸部，爲俄戰敗，亦棄我歸俄矣。布哈爾，於道光時俄人謀席捲中亞，布哈爾恐，乃與浩罕合兵擊俄，爲俄所敗，乃於同治七年，與俄締約，承認歸俄保護。浩罕，自布哈爾稱藩於俄後，起兵攻之，不敵而敗，遂亦降於俄。至光緒二年，俄滅其國，以其地設塔什干城，爲俄領西土耳其斯坦之首府。至於阿富汗，今則爲獨立之國，巴達克山與博羅爾之地，俱爲其所佔有也。

葱嶺以西諸國圖



第七節 左宗棠平回亂

新疆自乾隆年間平定內屬後，天山南路雖續有回亂之發生，然旋起旋平，無妨大體，故百餘年來，偃武修文，以爲可以無事矣。詎至同治初年，回亂大作，阿渾安明（一名安得璘）據有天山南北路，自稱清真王，復有阿古柏帕夏，仗浩罕之兵力，在天山南路稱爲畢調勒特汗，而俄國又乘機佔領伊犁。全疆騷擾，情勢嚴重，因而復有左宗棠之用兵西北，戡平回亂，曾紀澤之奉使赴俄，爭還伊犁焉。茲將其經過事略，述之如次：

同治初年，回教徒首領安明乘中國有陝甘之亂，潛入新疆，據烏魯木齊（卽今迪化）以起事，回亂大作。先是安明本陝西回教中之阿渾，同治三年，東于亂作，乃潛出嘉峪關而至烏魯木齊，與前甘肅提督索文之子索煥章舉兵反叛，手刃提督，入據漢城，自稱爲清真王，烏魯木齊之漢滿二城及奇台、綏來、阜康、昌吉諸縣，盡爲所有。而南路庫車之回教徒馬澂等，又聚衆推黑山派之和卓木布格聶丁爲長以謀叛，共相呼應。至同治五年，伊犁及塔爾巴哈台俱不守，將軍明誼死難。復有回教徒金相印者，亦起事於喀什噶爾，更誘入浩罕之安集延兵以爲助。浩罕遂以和卓木布土爾克（張格爾之子）爲主，阿古柏帕夏爲將，進與金相印及喀什噶爾之回教徒相應，入據喀什噶爾城，布土爾克遂自稱爲王，以阿古柏帕夏爲輔佐大將軍。其後布格聶丁爲阿古柏帕夏所破，安明以虐待漢民爲徐學功擊死，天山南北路，幾盡爲阿古柏帕夏所有。同治六年，布土爾克因荒淫被軍民所逐，阿古柏帕

夏遂自登王位，稱畢調勒特汗。

新疆亂作，俄國本謀進兵觀望，以待機會，及阿古柏帕夏聲勢日強，幾奄有全疆，深恐於中亞方面爲英所利用，甚忌之，因於同治十年，調遣大軍，長驅直入，進據伊犁。清廷聞警，書質俄國，俄政府答謂：

『清廷威令，久不行於當地，致通商條約，往往不能如約保護；近且基爾吉思人屢掠邊境，防禦無策，不得已始暫行佔領。然俄國並無併吞土地之野心，如中國威令能行於伊犁，可以保護國境之安全，卽當完璧歸趙』等云云。

當是時也，中國既有捻匪之亂，復有雲南馬金保、杜文秀之亂，更有陝甘任五、馬化龍之亂，政治混沌，帑藏竭蹶，西北邊事，勢難兼顧。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崩，光緒卽位，三月，詔以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西北軍務，以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副之；然朝議以年費軍餉浩大，用兵新疆，頗有異議，故有倡議放棄回疆，封阿古柏帕夏爲外藩，以和平解決此事者，獨左宗棠力持不可，奏議有云：

『臣一介書生，位極人臣，今年已六十有五，何敢妄貪天功！惟伊犁旣歸俄有，阿古柏又據喀什噶爾，若置之不問，必有日蹙百里之勢，後患何堪設想！』

左宗棠上疏力爭，極主以武力平定回疆，其忠貞體國之情，溢於言表，上感其言，遂事西征。此時陝甘回逆，亦已肅清，於是左宗棠卽準備出關事宜，十二月奏言：

『由肅州出嘉峪關而西，本漢唐行師大道，西安、玉門、敦煌，近遭白逆（彥虎）擾掠一空，然使關內之糧，足供裹帶，車馱駝隻，足供周轉，出關之兵，何憚不進？西安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而遙，經由戈壁，無一站，無水草，沙礫縱橫，人馬多困躓，中間僅安西城北四站馬蓮井支帳小憩，以備汲飲，未可久留，過此七站，抵哈密爲纏頭回族聚居之所，軍興以來，音耗闕絕，近被白逆竄擾，是否有糧採買，更無從知，臣前在肅與諸軍集議，分起次第行走，先將甘涼採買糧料運存肅州，又由肅州出關，連至玉門，然後頓起開拔至玉門，又用其私駝轉搬玉門存糧，赴安西，騰出馱官馬車，轉運第二起軍糧，而後第二起繼進，餘軍仿照辦理，比到安西州作一停頓，又裹糧抵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之力稍舒，士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

觀於上述，足見經營新疆之不易矣。光緒二年二月，左宗棠復奏進止機宜，略謂：

『烏魯木齊踞逆，本地土回居多，白彥虎帶陝甘逆回踞紅廟子、古牧地、瑪納斯等處，皆與安集延回會帕夏通；自俄羅斯滅浩罕所部，安集延獨免，同治四年，乘回部之變，入踞喀什噶爾及回城，於是吐魯番、闐展以西十回附之，官軍出塞，宜先剿北路烏魯木齊之賊，而後加兵南路。』

左宗棠抱定此先規北路之旨，命劉錦棠率師分道出塞，期以閏五月會於古城。時馬人得據烏魯木齊，白彥虎據紅廟子，馬明據古牧地。六月劉錦棠與金順會議阜康，規劃進取之策。二十日克黃田，古牧地賊巢，烏魯木齊

守兵聞風遁去。翌日，劉錦棠遂攻安明所築之王城，於是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北城之守兵，亦皆棄城遁。七月，左宗棠復檄劉錦棠與屯於哈密之張曜伐南路，時適金順攻瑪納斯南城不下，八月，劉錦棠分兵援之，九月南城遂下，天山北路始肅清，既而以大雪封山，諸軍不能越嶺南，征及光緒三年三月，冰雪漸解，劉錦棠即由烏魯木齊越嶺南取達坂，張曜由哈密西進吐魯番，先後均下之，南八城之門戶遂通，劉錦棠復嚴師直入托克遜，擊破守兵，全城歸降；此外徐占彪又會合張曜軍，克復關展、魯克沁、哈拉和卓諸城。四月，帕夏知南路不守，勢將瓦解，欲走浩罕，時浩罕已爲俄國所滅，北歸無路，遂在庫爾勒城仰藥而死，南路亦平。當此時也，英公使猶不知帕夏已死，妄爲帕夏向清廷請求，期割喀什噶爾使之立國，以便抗俄；詔下宗棠議，宗棠奏謂：

『英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爲索我膏腴以示恩？彼以喀什噶爾爲帕夏固有之地，陰圖爲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議，欲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聽？』

宗棠理直氣壯，英勢由此絀；一方轉鋒北路，迭令俄兵退出伊犁，並欲乘新勝餘威，以兵力取回，時清廷以屢挫於夷，不願輕試兵戎，擬以外交方式解決之，同時俄政府亦知難久據，乃使駐京公使向清政府申述：若清政府果能保護國境之安全，且賠償俄國耗於伊犁之損失，俄國即可將伊犁歸還云。以此，清政府遂於光緒四年，命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赴俄，議還伊犁事；俄政府僅許以伊犁一部還清，並須償兵費五百萬盧布，割特克斯河上流兩岸之地與俄。當時崇厚以受俄脅迫，全承俄意，不待廷旨，擅與俄締結返還伊犁條約（此約締結於黑海北岸）。

之里華特離宮，故亦稱里華特條約，其約文如左：

- (1) 俄還伊犁地方於清國。
- (2) 清國赦伊犁地方叛民之罪。
- (3) 由伊犁入於俄國領內之人民，與俄國人民受同等之待遇，享同等之權利。
- (4) 俄人在伊犁地方之財產，永遠爲俄人所有。
- (5) 由清國欽派左宗棠，俄國欽派克夫滿行接受伊犁之事。
- (6) 因歸還伊犁，清國應於此條約交換之日起，限一年內，與盧布五百萬於俄，以充償金。
- (7) 因歸還伊犁，清國應將可克斯河以西，何生達山以南，特克斯河上流兩岸之土地，割與俄國。
- (8) 改正從前塔爾巴哈台條約所定之宰桑泊國境。
- (9) 經特派委員改正國境之後，各立界牌爲誌。
- (10) 俄國於伊犁、塔城、喀什噶爾、烏爾噶（庫倫）外，得添設領事官於嘉峪關及吐魯番。
- (11) 俄國領事官與清國地方官因公行文，互稱曰公文。清國應以待官員之禮節待俄領事。
- (12) 俄國商民照向來通商於蒙古各地，免徵課稅之例，今於天山南北路諸城，亦概行免稅。
- (13) 俄商得於張家口及其他領事官所在地，建築倉庫。

(14) 俄商得由張家口經通州赴天津往他港及內地諸城販賣貨物。又得於此路運輸貨物於俄國。

(15) 此條約批准後，五年以內，不得修改。

(16) 清國總理衙門對於俄商呈請解除茶課稅一條，應即可決。

(17) 若有越界盜掠牲畜之事，清俄兩國官吏應照舊約，各使其犯民償還原物或代價。

(18) 此條約之正文批准後，於一年以內，在聖得堡交換。

約定，崇厚還京師，物議譁然，清廷因否決崇厚原約，下崇厚於獄，俄政府大不為然，因集中戰艦於中國海面；清政府亦調遣兵員，預定衝突地，為開戰之準備，促宗棠回京，而以劉錦棠代理新疆軍務。幸有英人戈登者，初助清軍攻洪楊有功，留住南京，聞信即入京師，力陳開戰之不利，政府信之，乃赦崇厚；惟左宗棠極力主戰，復於光緒六年四月出關，五月抵哈密，調度軍事，以備決裂；俄聞之，亦增兵伊犁納林河，又復派艦出沒中國洋面。當時清廷對於伊犁交涉，分主戰王和兩派，後乃乘以國力衰弱，戰無把握，遂於光緒七年改派曾紀澤為全權大臣，赴俄重行交涉。曾紀澤，曾國藩之子也，幹練聞於時，奉使至俄，竭力爭辯；左宗棠亦同時在哈密耀兵示威，俄人不敢堅持，遂於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即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外約章彙編第七部記光緒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恐有誤，成立中俄改訂條約。然改訂條約雖較崇厚原約挽回不少，但軍費之賠償，則由五百萬增至九百萬盧布之多；兩國重定新界，損地亦幾百十方里有餘；又許擴張俄人之商業，凡內外蒙古、天山南北各地，均許俄商無稅貿

易；至於領事官，前約准伊犁、哈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有之，及是又准其在肅州及吐魯番兩城設立，且一俟商務興盛，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均得商議增設。故伊犁條約改訂後，俄雖不能得特克斯河流域一帶地，而償金與商務，實進益不尠也。



第八節 新疆之建省

新疆回亂之戡平，新疆版圖之猶隸中國，實左宗棠之力也。是則吾人對於左宗棠之經歷，不得不略加追述。左宗棠，湖南湘陰人，字季高，道光十二年舉人。咸豐初爲直隸州知州，後隨曾國藩襄辦軍務；十一年爲浙江巡撫；同治二年調爲閩浙總督，仍兼浙江巡撫；三年，將太平軍所佔領之海寧、桐城、餘杭、杭州相繼克復，肅清全浙；四年入閩，遂駐大浦；五月奏請設立船廠，試造輪船；八月調爲陝甘總督，船廠由前江西巡撫沈葆楨接辦；六年正月，宗棠至漢口，五月駐西安，指揮軍事，陝甘之亂，先後蕩平；時新疆回亂大作，光緒元年三月，復詔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二年二月，宗棠率師百四十營出發西北，一路勢如破竹，迭克名城，天山北路定；三年三月，越嶺而南，官軍所至，敵皆崩潰，安酋阿古柏帕夏仰藥死，天山南路亦平。

當天山南路漸定時，俄人已佔據伊犁，英人爲對抗俄國計，欲保護其爪牙帕夏立國於喀什噶爾，左宗棠一面理直氣壯，嚴詞拒英，一面轉鋒北指，迭令俄兵退出伊犁，並主武力取回；當以政府不願輕試兵戎，遂用外交方式與俄交涉也。嗣左宗棠爲防患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計，慷慨陳奏，利害警激，請將新疆建爲行省，與內地同一治理，以杜覬覦，而固邊圉。其奏文云：

「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通籌，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

其宜。自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啓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以弱，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之地理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朝（指清廷）定鼎燕京，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宴然；蓋祖宗（指康熙及乾隆）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况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地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古爲之遮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聖意堅定不搖者，推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日增鞏固，可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奔逃軍，終須兵力。此外各城則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棲畝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

隸職方。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人方爭土耳其，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尙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濟木薩、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傷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士著民人，聚集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供省運，餘如經理得人，地方更有復元之望。南路以吐魯番爲陝區，八城惟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礪瘠，餘皆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過之。官軍已復烏魯木齊、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餘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宜，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如前次之拮据憂煩，張皇靡措也。竊以爲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陝疆，無從着手，至省費節勞，爲新疆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其事有不容已者。」

奏入，清廷諭以一併通盤籌劃具奏。光緒六年四月，宗棠乃奏新疆善後事宜，又奏建省事宜。其奏善後事宜者，則以「修濬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諸大端爲最要，均已次第興辦，且推行蠶桑之利，行政設施，略具端倪。其復奏建省事宜者，略謂：「新疆形勢之所在，北路則烏魯木齊，南路則阿克蘇，以其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境。故擬以烏魯木齊爲新疆總督治所，阿克蘇爲新疆巡撫治所，彼此聲勢連絡，互相表裏，將軍旗營駐伊犁，塔爾巴哈台設爲都統，並統旗綠各營。」奏上，清廷頗爲所動，

詔付建議。六年秋，左宗棠奉詔入京備諮詢，以劉錦棠督辦新疆軍務。七年正月，俄國伊犁事件了結，劉錦棠亦奏請設新疆爲行省，十年詔准之，以劉錦棠爲新疆省巡撫。

光緒十年，詔准新疆建爲行省後，設巡撫布政使，加鎮迪道按察使銜，駐迪化，以迪化爲省治，而仍隸於陝甘總督兼轄。以伊犁府爲將軍駐防重地，伊塔道亦設於此。塔爾巴哈台滿城置副都統一員，漢城置直隸同知一員。喀喇烏蘇置糧廳同知一員，以巴里坤爲鎮西直隸廳，設撫民同知一員，總兵一員，以精河爲直隸廳，設撫民同知一員。南路以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奇台爲五縣，各設縣令一員，學官一員，典史一員。又濟木薩地方扼要，可以成縣，乃設縣丞一員。哈密則設理事通判一員，巡檢司一員，副將一員，中軍都司一員。塔爾納沁城設屯田都司一員。部善亦設巡檢一員。吐魯番設同知一員，照磨一員。復以烏魯木齊提督改駐於喀什噶爾。疏附縣設巡西四城兵備道，四城卽疏勒、莎車、和闐、直隸州。英吉沙爾直隸同知。阿克蘇則設巡東四城兵備道，四城卽喀喇沙爾廳、庫車廳、烏什廳、溫宿州。廳設同知一員，照磨一員；州置直隸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巡檢一員，道庫大使一員。此外拜城置知縣一員，典史一員。瑪拉巴什則置撫民通判一員，照磨一員，官員設置，大致悉仿內地各省，所有清初之軍府制度，如吐魯番及南路舊有之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暨哈密至伊犁之都統及辦事領隊大臣，一律裁撤。伊犁將軍舊轄南北兩路，則改從內地各省駐防將軍例，專治滿營，併烏魯木齊、庫爾喀、烏蘇等處，所餘旗丁，歸伊犁滿營訓練。又將回官如伯克等名目，悉行裁去，另設頭目、鄉約等以代之。復設回疆各城義塾，教育回童。此爲新疆建省後之

官制大要也。

新疆自乾隆以還，內屬中國，設官置兵，治理其地，惟當時以地方初定，政治之措施，多以軍事爲原則，及後人口漸繁，地利日闢，漢滿人之勢力，逐漸擴張，回人頓起驚懼，加以清吏不善處置，難免有偏護漢滿人之處，同時回教素好刀劍，不甘屈伏，語言習慣，毫不染化，以故中間變亂迭起，叛服不常，雖旋起旋平，未成大患，然同治之役，全疆淪陷，實可證清廷治理之未盡善也。光緒卽位後，幸賴左宗棠、劉錦棠等中興大吏之力，戡平回亂，收服全疆，整飭地方，撫輯流亡，回民賴以安息，西北得以穩定；光緒十年，建爲行省，鼎革官制，改設郡縣，期將促進地方，造福居民；清末袁大化之撫新，亦頗勵精圖治，計劃省垣馬路之改造，進行學校實業之興辦，及軍隊編制之革新等，皆有具體方針，惟以革命軍起，忽忽離新，致未實現。然終清之世，乾隆一朝，耗於新疆者，二千三百餘萬兩，同治平回，借外債三百萬兩，贖回伊犁，又九百萬盧布，每年各省之協餉百數十萬兩，猶不在內；以茲鉅大資金，猶不能新其省而福其民，至今尙爲一簡陋不堪，荆棘滿地之荒區，且疆吏不善，國勢日替，邊土日削，實令人嗒然不止。但幾千年來之遐荒西域，則建爲行省，列爲郡縣，超邁漢唐，史所未見，吾人又當別論也。

附誌

光緒六年秋，左宗棠奉詔還京後，屢請掛冠，俾得休養餘年，清廷以倚畀正殷，勉慰有加，准予休假，不允離去，詎至光緒十一年七月，宗棠乃一病而逝，諡曰文襄公。宗棠死後，史臣之論其事略者，恆謂宗棠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伏處田里十餘年，隱然具公輔之望。又謂事無分巨細精粗，必從根本做起，觀

其督軍西北，師行萬里沙磧之地，雖盛暑嚴寒，亦必居營帳與士卒同甘苦，壘旁隙地，悉令軍士開墾，成則招戶承種，故民至如歸；又城堡橋梁溝渠館舍等，均乘戰事餘暇，督造修治；而蠶織畜牧，亦莫不因勢利導，爲民者倡。故左公治新之蹟，至今膾炙人口，苟無宗棠其人，則恐新疆五百五十六萬餘方里富實之地，早爲英俄帝國主義所分佔。是以左宗棠之有功西域，實不下於漢之張騫班超矣。

第九節 新疆之歷次勘界與失地

西北之與俄國發生界務，喪失土地，推原禍始，即種因於咸豐十年之北京條約也。北京條約第二條載：

『新疆在尙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北京條約以有「常駐卡倫」四字，遂爲俄人所乘。按邊徼卡倫，向分三種：一曰常設卡倫，即歷年不移，設有定地也；二曰移設卡倫，即住卡官兵。時在此處，時移彼處，或以春秋二季遞移，或以春冬二季遞移，或以春夏秋三季遞移也；三曰添撤卡倫，即設於一定時期之內，時過則撤也。又據鄭代鈞云：『中國卡倫本有常駐移設之分：移設者即更番而戍之意，其地在極邊，常駐則距城甚近。立約者既貿然以常駐爲言，彼即堅執不改，以肆其侵佔之欲，西界從此蹙矣。』要之卡倫不論三種二種之分，而同爲外人所藉口者則一，故自北京條約成後，西北界務，歷經勘劃，幾費唇舌，而俄則堅執「常駐卡倫」爲言，奪我膏腴之地，殊深痛憤也！茲將中俄歷次勘界訂約之經過，及我國所喪之土地，記之如左：

(1) 同治三年之塔城界約
塔城界約，即塔爾巴哈台條約，亦稱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此約即本諸北京

條約第二條而訂，於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由我國大臣明誼會同俄國大臣雜哈勞在塔城議定，凡十條，前三條最爲重要，錄之如次：

第一條

自沙濱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齋桑淖爾北面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齋桑淖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科鄂拉，即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南向西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第二條

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克巴克圖、韋塘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罕托霍依、額爾格爾、巴爾魯克、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拉套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魯沁達蘭兩山嶺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南向西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第三條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起，依阿拉套大嶺，往西順阿勒坦特布什、索達巴哈、庫克托木、罕哈爾察蓋等山頂行，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至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河，

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羅鄂博山，即轉往南，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等河之處爲俄國地，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爲中國地。自此由奎屯河西邊之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內向南流出之處，即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霍爾果斯等處卡倫，至伊犁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犁河往西南行，至春濟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轉東，由特穆爾里克山頂行，圍繞哈薩克、布魯特游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轉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爲俄國地，溫都布拉克等向東流水之處爲中國地。自此往西南，出喀喇套山頂，行至畢爾巴什山，即順向南流水之達喇圖河，至特克斯河，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嶺爲界。自此往西南，分漸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住牧之處，由特穆爾圖淖爾南邊之罕騰格爾、薩瓦巴齊、貢古魯克、喀客善等山，統曰天山之頂，行至葱嶺，靠浩罕界爲界。

上約成後，我國西北領土之喪失，當以百數十萬計。蓋自康熙乾隆蕩平準部後，國勢大振，四衛拉特地，均入版圖，築城駐兵。而阿爾泰河牧地、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克山等部，亦皆在我國勢力範圍之內。其時之領土，直至齋桑淖爾溢出之額爾齊斯河下流約二百里，幾領有現今蘇聯之加查克自治共和國一部份、基爾吉思自治共和國與托輯克、烏士魯克、吐谷曼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奈自咸豐十年北京條約載定「以常駐卡倫爲界」之字樣後，俄人即執此於同治三年與我締結上述之塔城界約，將我定邊將軍所屬烏梁海十佐領游牧

地、科布多所屬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二旗游牧地、哈薩克游牧地、布魯特游牧地等，均劃歸俄有；甚至此約較北京條約第二條爲尤烈，例如北京條約所載至齋桑淖爾，此約竟繞其東北岸，至額爾齊斯河口，又溯河離淖爾而東，將全淖爾劃歸俄國。復北京條約所載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此約則不僅失去全淖爾，且退讓至淖爾以南數十里外。總計此約議定後，我西北領土，實被割去一、三三七、〇〇〇方里之多。又此約縮結後，卽於同治八年實行會勘結約，分誌於後：

A 同治八年科布多界約 八年八月初四日，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遵照塔城界約，自賽留格木嶺適中之布果素克達巴哈起，向西南順賽留格木嶺至奎屯鄂拉，卽往西行，沿大阿勒台山，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轉望東南，沿齋桑淖爾邊，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分爲兩國交界，計此一段，共建立牌博二十處，其牌博之起止地方，開列如左：

第一處 布果素克達巴哈。

第二處 都爾伯特達巴哈（卽豐爾邊特達巴哈）。

第三處 塔布圖達巴哈。

第四處 博勒奇爾（卽博里齊爾）。

第五處 察哈爾爾葛蘇（卽察哈爾爾合蘇）。

第六處 烏蘭達巴哈（即烏蘭達巴）。

第七處 巴喀那斯達巴哈（即巴喀那斯山）。

第八處 薩爾那開（以下各界牌，於光緒九年均割歸俄國。）

第九處 巴爾哈斯達巴哈。

第十處 拜巴爾塔達巴哈。

第十一處 庫爾楚木。

第十二處 特勒克梯（即帖咧克廷斯奇）。

第十三處 固洛木拜。

第十四處 薩拉陶（即薩爾島）。

第十五處 薩勒欽車庫。

第十六處 特勒斯愛哩克。

第十七處 鄂里雅布拉克。

第十八處 奇音克里什。

第十九處 察奇勒莫斯（即察奇里滅斯）。

第二十處 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

B 同治九年烏里雅蘇台界約 九年正月十三日，烏里雅蘇台大臣榮金，遵照塔城界約，自賽留格木嶺之

左：柏郭蘇克山（即布果素克，亦作博果蘇克）起，至沙濱達巴哈止，共建立界牌八處，其牌博之起止地方，開列如

第一處 柏郭蘇克山。

第二處 塔斯克哩。

第三處 哈爾喀。

第四處 察布產。

第五處 庫色爾。

第六處 初哩查。

第七處 索爾。

第八處 沙濱達巴哈。

C 同治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 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建立牌博大臣

穆嚕木策傅，各邊塔城界約，自塔爾巴哈台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即賽里烏蘭）先

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巴爾蘇地方止，共建立牌博十處，其牌博之起止地方，開列如左：

第一處 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

第二處 哈爾塔爾。

第三處 沙爾布拉克。

第四處 沙爾托羅蓋。

第五處 察汗鄂博。

第六處 克爾根達什（以上牌博，至光緒九年均割歸俄國。）

第七處 巴彥木爾占。

第八處 庫哲滾大壩。

第九處 布凱阿蘇（即博爾果蘇阿蘇。）

第十處 哈巴爾蘇（即哈巴阿蘇。）

（2）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同治九年之塔爾巴哈台界約訂立後，其迤南之伊犁及喀什噶爾界務，因新疆回亂，俄佔伊犁之故，未能勘就。及回亂平定，初派崇厚赴俄交涉，訂結返還伊犁條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朝野聞警，物議譁然，因下崇厚於獄，於光緒七年再派曾紀澤赴俄，重行交涉，於正月二十六日與俄國外部締結改

訂條約，以繼續未竟界務。惟俄國以返還伊犁之故，於界務多所要挾，除繼續未竟界務外，又欲偏而修改舊界之地，故改訂條約訂立後，除於光緒八十兩年間，訂立伊犁喀什噶爾界約外，修改舊約而訂立之新約頗多。茲將改訂條約中有關界務之三條（全約共二十條），先錄於後，其所喪失之領土，詳註於後列勘界各約。

第七條

伊犁西邊地方，應歸俄國管屬，以便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國伊犁地方與俄國交界，自別珍烏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烏山（即烏宗套山），鄂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

第八條

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齋桑湖迤東之界，查有不妥之處，應由兩國特派大臣會同勘改，以歸妥洽。并將兩國所屬之哈薩克分別清楚。至分界辦法，應自奎峒山（即奎屯）過黑伊爾特什河（即喀喇額爾齊斯河）至薩烏爾嶺（即薩烏魯）畫一直線，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線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

第九條

以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從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界牌。該大員等會齊地方時日，由兩國商議酌定。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安設界牌。

考第九條上半段，係總結第七第八兩條之意義；下半段係勘定喀什噶爾界務之事，並未涉及塔爾巴哈台之西南界務。蓋第七條所指伊犁新界，起於別珍烏山；第八條所指塔城新界，止於薩烏爾嶺。則自薩烏爾至別珍

島山一段，仍照同治三年舊界可知。曾紀澤曾自注第九條云：『以上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兩處分界之事，最爲緊要，似宜由勤明剛正通達和平之大員，細意履勘，乃能妥洽。』曾氏之所以如此云者，蓋恐後人勘界，不能謹慎從事之故也。後人不察，果於光緒九年勘界時，將巴爾魯克山外一帶平地斷送於俄。

上約第七條爲光緒八年伊黎界約之根據；第八條爲光緒九年科布多條約與阿列克列克河口界約劃去齋桑湖各地之張本；第九條爲光緒八年十年兩次喀什噶爾東北西北界約之根據，亦爲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補建未立界牌之所本。茲將各項界約，分誌如左：

A 光緒八年伊黎界約 八年七月初三日勘界大臣恩特赫恩，遵旨會同俄國建立界牌大臣佛哩德，在伊黎西南天山之陰，那林哈勒噶地方，按照圖約商定，另繪輿圖分別畫出紅線，查其交界地名，自伊黎西南至俄國交界地方，應立界牌鄂博。兩國大臣會同自伊黎西南那林哈勒噶山口中起，至伊黎東北喀爾達坂（即喀拉達坂）止，共建立界牌鄂博三十三處，其所立界牌鄂博之起止地方，開列如左：

自伊黎西南天山之陰，那林哈勒噶（即那林闊勒）山口中起，建立第一處界牌，因山中之水往北流，以水東爲中國地，水西爲俄國地。從此出山口往東北，順水建立第二處界牌。又往東北，順水至草野，建立第三處界牌。從此往北行至草野，建立第四處界牌。從此往北行，至諾海托勒蓋山上，建立第五處界牌。從此往北行，至特克斯河（即帖克斯河）之南沿，建立第六處界牌。過特克斯河，順河東北行，至格登山口蘇木拜地方，建立第七處界牌。

從此東北行，至沙爾套山之西南斷處，建立第八處界牌。從沙爾套山梁往東北行，至山斷處，地名康喀，其水往東南流，在水之西沿斷處，建立第九處界牌。在東沿建立第十處界牌。從此往東北，順山梁行，至喀爾套山之達巴罕，建立第十一處界牌。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二處界牌。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三處界牌。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四處界牌。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五處界牌。從此往西北，至沙爾諾海小山之橫路北邊山上，建立第十六處界牌。從此往北，走過沙爾諾海大山之達巴罕，行至山陰，往東北略行，即在沙爾諾海、別德圖二水中間之小山斷處，建立第十七處界牌。從此往西北行，至噶爾札特村之東邊，瑪雅村之西邊，兩村中間，在特奇勒干小山，建立第十八處界牌。從此往西北行，至伊犁河南沿，霍爾果斯河流入之處，此間草野之地，建立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處界牌。從此過伊犁河，自北沿往霍爾果斯河，逆流往北行，入霍爾果斯河之山口，至河源，又往北行至別珍套山，又往西灣至康喀達巴罕，建立第二十六處界牌。從此往西行，又往西北行，順別珍套山梁，自喀郭羅鄂博往西北行，至庫克烏蘇山，建立第二十七處界牌。從此往西行，至庫克烏蘇山之平高德木克達坂上，建立第二十八處界牌。從此往東略北而行，靠阿拉套山之達巴罕，至薩爾坎斯克山中，巴散斯克山中，庫克托木、索達坂、喀爾達坂等處，建立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界牌。

伊犁界約，已略誌如上，而本約所失之西北領土，又爲何如乎？欲知本約所失之領土爲何如，必先用同治三

年塔城舊約與光緒七年改訂條約之界線。蓋前一種界線：從匡果羅鄂博（在賽里木淖爾之西北）向西至奎塔斯山，轉向東南，順博羅呼吉爾河（即圖爾根河），至其流入伊犁河口，更向西南經春濟卡倫，坡得郭爾尼，復東折，順扣們嶺（即克特們山）至格根河（即克根河）源，折向東南，順畢爾巴什山脊，又順達喇圖河，至其入特克斯河爲止。後一種（即本約所依據者）僅自別珍島山（即別珍套山）口之南，順霍爾果斯河，絕過伊犁河，至廊里札特村東邊一帶，與前一種不同外，餘均照舊。詎伊犁界約，竟越出七年條約範圍外，將舊界之格登山割與俄屬；復南本以達喇圖河爲界，而本約又改以蘇木拜河爲界，縮地不少。又北邊喀爾達坂，亦非舊界，自本約以喀爾達坂爲界，而塔屬巴爾魯克山（在塔城南路西二百餘里，係厄魯特游牧地）外一帶平地，勢不能復入界內。總計此約喪失之土地，約達三萬二千餘里也。

B 光緒八年喀什噶爾東北界約 八年五月初八日，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俄國費爾干省副將威登斯克（按即米德恩斯克），遵照約章，由納林哈勒哈河起，過穆匝爾特達坂（即木雜特，亦作穆雜爾特套），向西天山中梁罕騰格爾（即杭杭廷格哩）頂上，接薩瓦巴齊（即薩瓦布齊，亦名薩瓦巴池）之天山，至喀爾車庫庫爾圖克以上各達坂，人難越過，均係指天山中梁爲界。兩國大臣同至別迭里（亦作別牒里，或作別疊里）達坂，於別迭里達坂（南面陡崖，從達坂行走路徑，兩邊相離二十二丈半，埋立中俄兩國界牌鄂博，其界牌即以別迭里爲名。本約所喪土地，計札納爾特河上流三千方里。

註 本約係依據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第九條所勘界之約文。其名稱所載各異，特記之，以便查考：本約名稱，在錢恂編中俄界約勘注內，曰光緒八年喀什噶爾境東北界約；在施紹常編中俄國際約注內，曰喀什噶爾東北境界約；在新疆圖誌內，曰南路東北界約；在中外約章彙編第七部（外交部條約司編，）曰中俄喀什噶爾界約。

C 光緒九年科布多界約 九年七月初十日，伊犁參贊大臣升泰與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會同俄使巴布闊富等，將同治三年之塔城界約自阿勒泰山起至賽里烏蘭止之舊界更改，別自賽里烏蘭之木斯島山（即木斯套山）西脚起，循烏勒崑烏拉斯土河源，至邁喀布奇蓋（亦作麥噶普察蓋）由此順喀拉額勒吉斯河（即喀拉額爾齊斯河，別作黑伊爾特什河）至阿勒喀伯克河（即阿拉克別克河，別作阿勒喀別克河）循其上游，轉東出薩斯（別作薩茲）山灣，至阿克哈巴，喀喇哈巴二河匯流之處，再循阿克哈巴上游，至阿勒泰山流出之源，直達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之舊界相接，作為新界。

註 本約名稱，在中俄約章彙編第七部中，曰中俄科塔界約；據中俄約章續編中，曰喀巴河上約，或稱科布多界約。

D 光緒九年阿拉克別克河口界約 九年八月初四日，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會同俄官撒斐索富，遵照前項科布多界約，勘分科布多屬地，自阿克哈巴河源起，至阿拉克別克河口止，建立新界牌博四處，其牌博之

起止地方，開列如左：

第一處 薩斯。

第二處 克森阿什齊山梁（即克森阿什奇克真，別作克則勒阿斯亦克則恩。）

第三處 阿克塔斯。

第四處 阿拉克別克。

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 九年九月初三日，伊犁參贊大臣升泰會同俄國分界大臣斐里德，補議自伊犁東北塔爾巴哈台西南之喀爾達坂地方所立舊界牌鄂博分起，至塔爾巴哈台山之哈巴爾阿素達巴罕止，共立牌博二十一處，其界線西北爲俄國地方，界線東南爲中國地方。茲將所立牌博之起止地方，開列如左：

第三十四處 士斯賽溝頭（光緒八年伊犁界約之末牌，在喀爾達坂。此處界牌，即連接伊犁界約第三十

三處末牌起，至士斯賽溝口，從此東南行，至該溝頭，建立俄國三十四處界牌鄂博，亦即中國塔界第一個牌博。）

第三十五處 庫庫阿德爾庫布都克。

第三十六處 庫夏奇等溝口對面。

第三十七處 沙拉阿噶奇達墩名溝口對面。

第三十八處 札婁勒山之南嘴。

第三十九處 札婁勒山之西邊。

第四十處 莫敦巴爾魯克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一處 巴爾魯克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二處 額爾格土塔素土舊卡倫地方（即額爾格圖，亦即塔斯特卡倫）

第四十三處 察罕托海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四處 沙拉布拉克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五處 瑪呢土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六處 烏松阿哈奇泉子地方。

第四十七處 克吉爾拜泉子地方。

第四十八處 葦塘子舊卡倫地方。

第四十九處 喀拉布拉克、巴克圖舊卡倫地方（一作巴克特卡倫）

第五十處 烏松布拉克河附近地方。

第五十一處 由塔城往素瓦素達巴罕之路附近地方。

第五十二處 喀拉奇塔特河從塔爾巴哈台山中流出地方。

第五十三處 庫木爾奇舊卡倫地方。

第五十四處 布爾罕布拉克河源地方。

光緒十年喀什噶爾西北界約 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按沙克都林札布之日記，兩國使臣之商議續勘未分界線起，自五月二十二日直至八月十六日始畢事，其換約日期則在五月初十日）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俄國費爾干省副將威登斯克，遵照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自別迭里達巴罕起，向西行至南邊科克沙勒山，轉而向南，順天山嶺往南經圖雲（亦作圖允，圖永，即蘇岳克達巴罕）等十四處山口，除人跡難到之塔喇濟勒干（亦作喀喇志勒噶）達巴罕不能立牌外，餘各建立牌博共十三處。又自圖雲達巴罕起，往西南至伊爾克什塔木（亦作伊爾克什坦）河止，經十四處達巴罕，均建立牌博。復自伊爾克什塔木河向南至烏孜別里達巴罕（亦作烏別里達巴罕）止，當時以此一帶達巴罕，每歲積雪，未建牌博，僅於約中第三條規定，至烏孜別里達巴罕止，即為兩國地界分竣之處，俄國界轉而為西南，中國界轉而為正南。以紅線迤西地方及河水，為俄國所屬地；以紅線迤東地方及河水，為中國所屬地也。

喀什噶爾東北西北之界約，先後於光緒八年十年勘定，我國所喪失之領土，計在八年之東北界約上，失去札那爾特等河源，約三萬方里。本約又夫天山正脊（阿特巴什山），竟順科克沙勒山（即廓克沙勒山）向西



新疆歷次失地圖

而割去，致截去科克沙勒河源，約達二萬七千方里，

註

本約係依據光緒七年約第九條而勘界之約文。界約名稱，亦各不同，在中俄界約辭注內，曰光緒十年喀什噶爾境西北界約；在中俄國際約注與中外約章彙編，均稱續勘喀什噶爾界約；在新疆圖志內，又曰南路西北界約。

又西北界約之地名，多有不同，茲以本節篇幅已長，未能備註，以供查對。閱者諸君，可查中華書局出版，葛綏成先生編著之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一書。是書不特中國沿邊各項條約，詳加考註，並插入地圖多幅，及列有各項條約上之同地異名表多種，檢對甚便，故特為介紹。

第十節 帕米爾問題

一國之邊疆問題，即一國之國防問題，是以一國之邊疆有甌脫之地，亦即一國之國防有虛弱之點也。我國邊疆地方遼闊，交通阻塞，消息難傳，政教時有不及，管理未免不周，以是地常甌脫，致為帝國主義所覬覦。今日我國邊疆甌脫之地，成爲一極大問題者有二：一爲新疆省之帕米爾，一爲雲南省之江心坡。其地本爲我國極邊領土，在條約上既無明文訂定割讓於何國，在事實上我國亦無自願放棄之聲明，而帝國主義者竟目爲我國邊疆甌脫之地，據爲己有，如帕米爾久經英俄所私分，江心坡又爲英人所獨佔。茲以江心坡非關本文範圍，姑置不論，帕米爾本爲新疆省蒲犁縣轄境，特爲扼要述之如次：

(一)帕米爾之地勢 帕米爾位於亞細亞大陸之中央，約當北緯三十六度至四十度，與東經七十一度至七十五度之間，爲世界第一高地，古稱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語平屋頂之稱，勒尼耶者，世界之稱，猶言世界一屋頂也。帕米爾之地形，有如一筭，頂高線下，中聳周低，居其中而爲筭之頂者，即帕米爾也。其地縱約三百公里，橫約四百六十餘公里，四周多大山脈，全地分爲八帕，即(一)塔克敦巴什帕，在我國蒲犁縣境，居全帕之東南；(二)小帕，在塔克敦巴什帕之西南，爲阿克蘇河所曲抱；(三)大帕，在小帕之西南，當薩雷庫里湖之南面；(四)瓦罕帕，在大帕之南，小帕之西，有瓦罕河橫流其間，爲全帕之最南；(五)阿爾楚爾帕，亦稱雅什里帕，在大帕之北，當葉什

庫爾湖之東，有阿爾楚爾河流其中；(六) 薩雷茲帕，在阿爾楚爾之東北，臨阿克拜塔勒河；(七) 郎庫里帕，在薩雷茲帕之東，抱郎庫里湖，屬於我國疏勒（即喀什噶爾）縣境，居全帕最北；(八) 什庫珠帕，當阿賴嶺之南，抱喀什噶爾。

帕米爾在葱嶺之脊，爲全亞洲山脈發軔之處；全境山嶺，多拔海二萬數千尺以上，各高阜之平地，亦皆拔海在一萬二千尺至一萬五千尺之間，風土高寒，於斯爲極，故爲世界第一高原也。其境河流，如阿克蘇河、阿爾楚爾河、瓦罕河等，均西流會入阿母河；其東流在塔克敦巴什者，匯入葉爾羌河；在郎庫里環流於赫色勒、牙克山麓者，爲喀什噶爾河之上源，東流入於塔里木河。其地植物不繁盛，居民甚少，僅有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游牧人民，夏往秋歸，冬季以積雪滿地，孟夏始消，故人跡尤少。游牧人所需食用物品，非東逾赫色勒向薩雷闊勒購買，卽西下向什克米爾購買。

帕米爾地雖貧瘠，植物不豐，氣候嚴寒，不適生活，但其形勢，甚爲險要也。蓋其地不但爲亞洲山脈發軔之處，且爲中亞兩大內陸河流之源：東流入新疆者，爲塔里木河；西北流注諸鹹海者，爲阿母河；葱嶺居中爲其分水嶺。是以帕米爾之於我國，實有高屋建瓴之勢，得之足以阻西力之東漸，失之則逼處之英俄，俱可從而傾師東下，故謂我國無帕米爾，卽無疏勒，無疏勒，卽無新疆。無新疆，則我國內地危；牽一髮而動全身，足見其地之關係邊防，至重且大。又其地與俄、阿接壤，問道可通印度，英人以阿富汗爲印度之藩籬，而帕米爾則俯阿富汗之背脊，故又爲

英俄所必爭之地，其地位之險要，於此益見矣。

(2) 帕米爾之內附 帕米爾早於唐時即隸屬我國版圖，故唐書即有波謎羅（波斯語，即當時帕米爾之稱）之記載。舊唐高仙芝傳，記葱嶺守捉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播密川即波謎羅川，即現今之帕米爾；西域爾字羅字，均係助字，故播密羅，可省稱爲播密。蓋盛唐之時，威震西域，國力遠達葱嶺以西，遂於其地置羈縻州，州名播密，是爲帕米爾內附之始。其後國勢漸衰，帕米爾遂與中原隔絕，自成獨立部落。降及清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武功甚盛，國勢大振，先後征服蒙古、西藏，更進而平定天山南北兩路，葱嶺以西諸國，遂相借入貢稱臣。大清一統志載：博洛爾（即帕米爾）在葉爾羌西南，拔達克山（即巴達克山）之東，乾隆二十四年，其酋沙瑚沙默特輸誠向化，與拔達克山同內附，二十五年，遣使沙伯克等來朝，賜宴賚予並賜勅書。二十八年貢劍及斧，此後貢獻雙玉及七首等不絕。徐星伯西域水道記言：幹罕、什克南、羅善、達爾瓦斯、博羅爾，皆帕米爾地。清高宗勘定西域，親命疇人，挈儀器，身歷數萬里，劃分中外封域。故至今阿爾楚爾帕內尚留有清高宗之御碑，上刻漢滿回三種文字，以紀其事，實爲帕米爾屬我之鐵證。

光緒四年，我國收復回疆，經派大臣劉錦棠於邊外，設立卡倫八處：（一）黑孜吉牙克卡倫，（二）六爾阿烏卡倫，（三）巴什滾伯孜卡倫，（四）圖斯庫爾卡倫，（五）雅什特拱拜卡倫，（六）阿克素睦爾瓦卡倫，（七）塔墩巴什卡倫，（八）十七年又添設蘇滿一卡於葉什洱庫爾（一稱雅什里庫爾，又稱伊西洱庫爾）北十里

之地。此實又爲帕米爾屬我之鐵證。

光緒十六年，英人楊哈思班遊歷帕米爾，所繪地圖之中國界線，係從阿賴嶺東端，沿大喀喇庫里湖東岸而南，走烏孜別里山口之西，渡阿克蘇河，復沿其南岸之南而西行，抱葉什庫爾湖西岸而南折，再東走阿帕南，大帕北，適爲二帕分界，直至薩雷庫里湖之東北，始南折抱小帕之西南界，而東南趨於穆斯塔格山脊以下葱嶺。如帕米爾地方而非我有，則帝國主義者之楊哈思班（Younghusband）豈允舉郎帕、阿帕、小帕、塔帕、薩帕之一半，均屬我有乎？

光緒十七年夏，俄兵大隊游弋帕米爾，揚言帕米爾已於光緒元年歸俄管轄，欲我退出蘇滿之駐兵，迄後中英兩國向俄詰責，俄仍託詞偵探情形，並無侵略之野心。可見其時俄人尙不敢否認帕米爾爲我國屬地。無奈其後，以英俄兩國之所請，帕米爾之我國駐軍，忽告撤回，西陲隙土，遂一任英俄兩國之紛爭矣。

（3）英俄私分帕米爾之經過。當清季平定天山南北路時，正英俄分別經營印度與中亞之日，三國勢力，適相交會於帕米爾高原。乃英俄勢力日漸擴張，獨我國國力，未能持久，葱嶺以外，每况愈下，終成日蹙百里之局。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俄人無端率兵侵入帕界，樹立木杆，張貼布告，以謀煽誘布哈爾人民；當時清廷即電達詰問，答謂塔什干兵已回，後不再越界，所立木杆，聽由華官撤毀可也。嗣及英國嗾使阿富汗出兵，以防俄國，俄人遂藉口禦阿爭帕，於是我退彼進，我讓彼爭，初則詭辭嘗試，繼則力謀併吞，終則爲英俄兩國所瓜分也。

光緒十七年，俄兵又闖入帕米爾地方，揚言帕地早歸俄有；英人見之大恐，則亦派兵入坎巨提（乾竺特）進窺帕米爾，以杜俄兵之南下。而同年七月，我駐英公使薛福成復接英外部送到秘密節略及地圖各一件，以劃清阿富汗邊界爲詞，實欲使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勸明界址，以免俄人窺伺。總理衙門在此中英俄三角局面之下，以爲帕米爾地處荒遠，而爲印度東北屏蔽；俄得其地，我害爲輕，英害爲重；我得其地，增兵轉餉，歲費不貲，敵吾力以固英國，亦非勝策，再四籌議，乃倡爲三國各不侵佔之說，電囑駐俄使臣許景澄，駐英使臣薛福成，分別向俄英協商，詎俄英之意，皆不爲然，於是總署欲作公地而各不侵佔之帕米爾，遂成懸案。此案擱置後，我國誠能以相當兵力駐紮於窩遠之蘇滿一卡，以示整肅邊疆，則英俄自亦不能無所顧忌，奈清廷計不出此，惟以增兵轉餉，歲費不貲爲慮，任帕地自生自滅，卒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三月，英俄乃在倫敦合謀立約，私分其地矣。茲將英俄兩國私分帕地，俄使照會英外部之勘界文，試錄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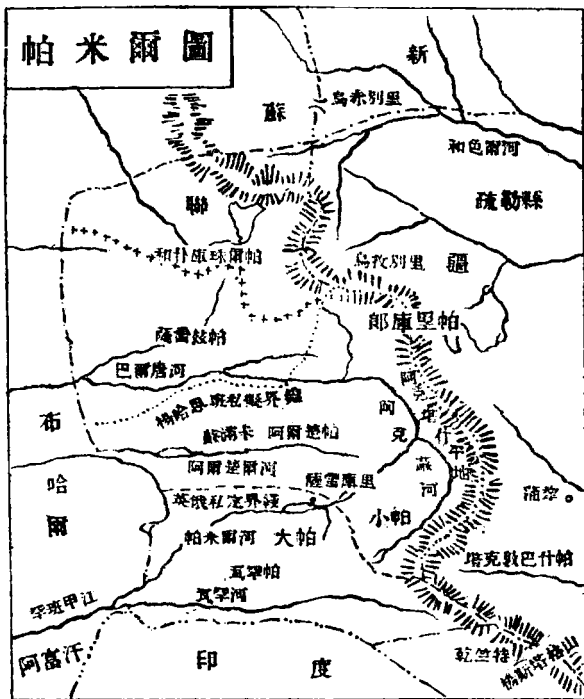
A、俄國駐英使臣司照覆英外部大臣公爵齊會議勘界文本大臣茲准貴爵大臣來文，內附兩國會議分掉渾庫里湖（按即薩雷庫里湖）迤東各帕米爾界約一紙。查兩國會議勘分界址一節，既經本國允行，本大臣合將界約四款，錄呈貴爵大臣覽核施行。（一）英俄兩國會議薩雷庫里（一稱維克托里亞）湖迤東，兩國交界，應行勘定。卽自湖東行，至相對此湖稍南山嶺，順此嶺至別魯爾及烏爾他別爾等山口，再順此山嶺，東行至阿克蘇河接連之克則勒拉巴特山口，再順山嶺，東行至薩雷庫里湖相對處，東行至中國交界爲止。如查克則

勒拉巴特山，在相對薩雷庫里湖偏北地方，自應在於此山偏南，附近阿克蘇河地方，另勘最近最便處所分定，仍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二)辦理分界事宜，應設會所，由兩國所派委員，會同詳細勘定，繪圖貼說，並應派精於測繪之人，相助爲理。其兩國守邊兵丁，應令各守本國指定界址，不得互相越界，以防滋事。此外英國應商請阿富汗頭目酌派委員，前赴會所，襄理其事。(三)兩國勘界官員，其勘分界址，至附近中國交界一帶，應將勘界一切事宜，隨時聲明，彼此會商。緣英俄兩國界址，既與中國屬境毗連，自應與中國會商酌定，方免隔閡也。(四)兩國勘分交界之後，俄國不得於界線迤南，英國不得於界線迤北，互相派員查勘游歷，以免紛擾。自因都庫什山、薩雷庫里湖迤東一帶地方，直至中國交界。以上各該處地方，縱劃入英國界內，而英國允歸阿富汗屬轄，英國不得併入本國屬地，亦不得在彼設卡、修築礮台、派兵駐紮。交界未定以前，英國應令阿富汗頭目，將所佔之偏得闡河右岸地方，概行退出；俄國應令布哈爾頭目，將所佔之鄂庫色迤南之達爾瓦斯地方退出。以上兩事，英俄兩國，均應照約辦理。

B、俄國駐英使臣照會英國大臣文：俄英派員會議，劃分帕米爾交界，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一帶勘分，議立章程四款，開列於下：(一)俄英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劃分界線，應順山嶺偏南向東，過笨迭爾至烏爾他別爾，與此湖對直劃線，如前面曠地，在湖之東北，則界線劃向克則勒拉巴特，直東遠走至中國地界止。如克則勒拉巴特方向在湖之偏北，則界線應劃在附近阿克蘇河一帶，該處地廣，再由此轉南續劃可也。(二)勘定交界線，須擇

地標立記號，設立牌博，派兵防守，以免損壞。至阿富汗交界，應由該部派員勘定。此次應辦交涉各事，兩國承辦官各宜盡力商辦，以期妥善。

三、俄英界鄰中國，如遇中國地界，須順便將道里界址查認明晰，以備日後會商中國查勘。(四)此次劃分交界，俄英兩國屢將大地形勝會商，意在南北二面為最要關鍵也。現奉英主上諭，查勘因都庫什地面，由棹淖庫里湖之東，至中國交界止，及阿富汗地勢，係指不連英地之處，可以不築砲台設兵戍守，遵議查勘阿富汗地界至攀占，並由窩克蘇斯向南勘布哈爾地界，於達爾瓦斯，遵旨議將俄英兩國交界。以上所載各處，查勘明晰。



圖例
 - - - 巴定國界
 - - - 帕米爾界
 + + + 俄領帕界
 - - - 英俄私定界
 ... 楊哈思班私擬界線

上述約文，傳入我國後，清廷以所分之界，與喀什噶爾西境有關，乃分電註英大使薛福成，駐俄大使許景澄，執約力爭，結果全無，帕米爾地方，以此遂爲英俄所私佔有矣。

(4) 帕米爾問題之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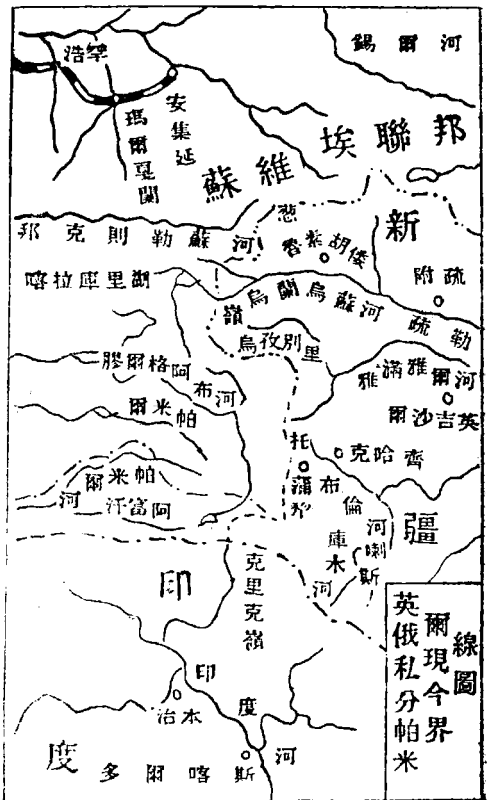
帕米爾經英俄私分後，實際上我國今日所有者，僅塔克敦巴什與郎庫里帕

之一部份而已。但英俄之私分帕，我國既未派員參加，又未有我國簽字，此種非法之行爲，等於盜竊，我全國上
下，萬難承認。一待國事稍寧，國勢稍振，即當向英俄提出交涉也。惟前節所述之光緒十年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
訂之帕上國界，已自瑪里塔巴爾山（阿賴嶺東端）往南過烏斯別里山口（即烏赤別里），喀喇阿爾塔山口
（二山口均在大喀喇庫里湖東），又南至烏孜別里山口而止。觀此從瑪里塔巴爾山至烏孜別里山口，直線以
西之帕疆，無形中已劃歸俄國達二萬方里之多。又該約云：「至烏孜別里達巴罕止，即爲兩國地界分竣之處，俄
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以紅線迤西地方及河水，爲俄國所屬地；以紅線迤東地方及河水，爲中國
所屬地。」但此界線，實未勘定，日後勘界，如確遵「轉而爲正南」，則我國邊境又將損失不少；況英俄在倫敦之
合議訂約時，又將「正南」破壞，割去阿克蘇江半圓形之一大部份也。幸英俄之議訂帕界，始終未得我國承認，
如將來交涉勘界時，應從烏孜別里山起，不可向東縮入，當將阿克蘇江流域劃入本國版圖。茲復將錢恂之帕米
爾分界私議一文，採錄於後，以供研究。

帕米爾分界事，將來歸宿必宗一直往南之成約。查帕米爾連山巒聚，非順其山勢不能定界，非確有指名之

某山某水不能開議。西人於邊陲要區最重分水界，取其彼此易守而難越。分水界者，論其大勢，山形南北，則水分東西，山形東西，則水分南北。論其細情，水出山中，其旁必可通路，溯流覓路，可登山頂，兩坡相等，此山頂有路處，即所謂山口，即所謂分水界也。烏仔別里（即烏孜別里）以南，因都庫什以北，薩雷闊勒以西，其間

山勢一縱四橫，帕米爾山形東西行，凡分四行（和什庫珠克帕與薩雷茲帕相隔者為第一行，薩雷茲帕與阿爾楚爾帕相隔者為第二行，阿爾楚爾帕與大帕相隔者為第三行，大帕與小帕相隔者為第四行，再南即因都庫什矣）迤東附近薩雷闊勒之山，名赫色勒牙克者南北行，此南北行者，為東西大分水界。俄人以就分水界定界為詞，蓋以帕中山形東西行，不便於南北直分，必繞出帕東始有分水界，是顯與約語不符，則狡啓之思已可概見。將欲折其狡謀，則莫如就帕中小分水界約略示以一線為勘界張本，不背約意而又合於分水之說，其線自烏仔別



里引長往南，稍西以阿克拜塔河源之阿克拜塔山口，再南之卑來烏提山口，再南之帕沙脫山口爲界。其水向東流之郎庫里，帕屬中國，水向西流之薩雷茲，帕屬俄國。再南過穆爾柯河，布河，順喀喇蘇河，再南至尼赤塔什山口爲界（此地水分南北，定界不易，若以山口爲界，則爲兩國公用）。水向東流，入阿克蘇河者爲阿克塔什平地，屬中國；水向西流入雅什里庫里者，爲阿爾楚爾，帕屬俄國，再南至薩雷庫里，居大帕之中，此處平地約闊四英里（連河面），勢稍平坦，分水界頗不易覓。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英人托爾在此覓得湖東十二英里之處，高於海面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尺，有北來一水，分爲兩岔：一岔西流入湖，一岔東流成伊什提克河，定爲分水界。從此東北八英里地名沙哈土巴平地，漸窄有歧路，北通阿帕，南通小帕，最爲險要之地，水向東北流之大帕東半屬中國，水向西流入薩雷庫里之大帕西半屬俄國。自此以南，卽與阿富汗所屬瓦罕，帕相連。薩雷庫里東南爲小帕，英人羣謂此地斷不可歸於俄人，地在因都庫什以北，既不歸入印度，在薩雷庫里以東，又不能歸入阿富汗，應屬中國無疑。故自鄂依庫里以東，水東流爲阿克蘇之小帕屬中國。自布才拱巴什以西，水西流爲瓦罕，蘇之瓦罕，帕仍屬阿富汗。再南爲塔克敦巴什，此平地與薩雷闊勒平地相連（薩雷闊勒者，波斯語高地，塔克敦巴什者，回語高地，是一地相連之證），地在坎巨提（卽乾竺特）部以北，坎部既爲中央所共屬，則坎部以北之地應屬中國。又無疑。故自瓦呼羅特山口，渾楚鄂帕山口以東，東流之水屬中國，塔夏山口以南（已出帕米爾）南流之水屬坎巨提，如此則俄阿三國分帕米爾，中國共得三帕半（卽郎庫里，帕，小帕，塔克敦巴什，帕，及大帕之半），俄國

除什庫珠克帕外，又得兩帕半（即薩雷茲帕、阿爾楚爾帕及大帕之半）阿富汗仍得一帕（即瓦罕帕）
竊自英俄私分帕界後，荏苒流光，條已三十九年矣。在此三十九年間（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國事
蝸蟻，社會蹉跎，對於帕地，悉未注意。此後朝野人士，一面當喚起民衆，共圖挽救，一面當派員前往調查，以爲提出
交涉之準備；否則，任其遷延，不思補救，則非惟帕米爾一地將永淪爲異域，即天山南北，亦將繼爲英俄角逐之場
矣！蒼蒼蔥嶺，皓皓天山，朔首西望，能不黯然神往乎！

第十一節 民國後之新疆

清廷入據中原後，對於西域，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征伐，不特天山南北悉隸版圖，卽葱嶺以西諸國，亦多相借入貢稱臣，惜國力不能持久，葱嶺以西諸國，先後爲俄人所侵滅，同治、光緒間，回亂大作，俄人又乘機奪取伊犁，幸經左宗棠之征討與曾紀澤之交涉，回亂始平，伊犁亦還；光緒十年，且將新疆闢爲行省，以杜俄人之覬覦；惟以咸豐十年之北京條約，引起西疆之界務糾紛，俄人堅以卡倫爲界，邊地多被略奪，帕米爾且爲英俄所私分。此中經過情形，已分別誌之如上矣。民國以來，中原鼎革，內戰頻仍，新疆孤懸塞外，中樞鞭長莫及，楊增新氏一身兼統軍民兩政，垂十七年，迭經變亂，飽嘗風波，賴其才智過人，手腕靈敏，分裂者統一之，梟雄者削平之，實行門羅主義，力求民生安樂，對於中央，無論政權誰屬，概所擁戴，因而關內政變頻仍，新疆獨能偏安，居民熙熙攘攘，有如世外桃源，中央亦賴以無西顧之憂也。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楊氏被刺，金樹仁主新，金氏一切師楊故智，然才具不足，貪暴過之，以致民怨沸騰，僅三載而事變紛起，全疆雲擾，瞻念前途，至堪憂慮也！茲將民國後楊氏主新時之情形，先誌如次：

廢清末葉，袁大化任新疆巡撫，楊增新任鎮迪道尹，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十一月初九日，湘人劉先俊等，亦在迪化舉事，當爲袁大化所擊敗，劉先俊等被害者數十人，惟劉等雖死，餘黨尙多，故至同月

十九日，伊黎又告獨立，進兵精河，與省方構釁，省垣人心爲之動搖，楊乃向袁進策，謂欲不定紛亂，非招募回隊不爲功，袁用其策，並委楊以招募之責，共得五營，任馬福興、馬福明、馬致和、李福壽、李福興等爲營長，楊自任統帶。民國成立後，袁任新疆都督，鑒於全疆紛擾，頗爲憂之，乃命楊增新率回隊平亂，而楊則徘徊省垣，按兵不動，因而革命軍之聲勢益盛。袁大化知事不可爲，乃保喀什噶爾道尹、袁鴻佑繼任都督，詎袁鴻佑當入省任事途經阿克蘇時，爲總兵查春華（哥老會魁首）所截殺，袁大化益恐。此時新省要員，惟楊增新手握重兵，舉足重輕，袁遂薦楊爲都督兼布政使，已則匆匆東去。楊乃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日就任，是爲楊氏握新省全權之始。茲將楊氏任內之對內對外，概述如左：

（一）平定哈密纏亂。哈密向設回王，爲世襲職，統率其族。纏民不向政府完納租稅，祇向回王計日當差，舊例每民每月爲王當差三日。至光緒末年，老回王逝世，因無嗣，由其妻姪沙馬克蘇特親王繼襲，纏民多有不服者，且沙親王襲職後，差徭繁重，由三日增至五日，又以事務繁雜，設頭目多人管理其事，甚至頭目亦勒令纏民當差，以是纏民與沙親王之感情，益趨惡劣。光緒三十三年，纏民聚衆千餘人，蜂集王府，持土磚砌塞其門，逼王改土歸流。改土歸流者，卽人民改隸政府管轄也。時巴里坤鎮台易盛富悉纏民起事，卽帶隊馳往查辦，易不惟不爲纏民解除痛苦，反將其首領數人槍殺，事變雖稍平息，然纏民向之痛恨其王之差徭繁重者，今則深怨易盛富之殘暴矣。民國元年，纏民乘機殺死易盛富，並聚衆叛變，袁大化派錢廣漢率隊剿撫無效，楊增新繼任都督後，仍令錢廣

漢前往剿撫亦無效。嗣楊洞鑿繼民叛變之癥結所在，乃派都司張彩廷前往宣撫開導，並函請沙親王減輕差徭，其事乃寢。然不旋踵，又因微故，再起叛變，吐魯番總目穆依登，且暗相勾結，企圖響應。楊一面派員安撫穆依登，一面派新編之回隊營長李福壽赴哈收撫叛，至民國二年九月，其亂始平。

(2) 平定伊犁 宣統末年，伊犁鎮邊使廣福，提台兼師長楊纘緒等，響應革命，宣布獨立，並出師進攻，與新疆省軍相持於精河一帶，數月不分勝負。迨民國改元，袁大化辭職東歸，程增新繼任新省都督，知非兵力得以蕩平，乃用和平手腕，派員與之議和，省方代表為朱瑞墀、周得金等，伊方代表為賀家棟、馮特民、李輔黃等，會議於塔城，元年六月，和議告成，共計伊方要求十一款，楊氏悉允之，承認共和，實行伊新統一。七月復協議條件二十條，任伊犁鎮邊使廣福兼任師長，提台楊纘緒調任喀什道尹；餘如伊犁之民政部長賀家棟，則署新疆民政司長；參謀部長郝大衡，則署軍務司長；財政部長黃立中，則署財政司長；外交部長馮超，則署外交司長；其他如胡奠華、韓玉書、譚鱗麟、姜國勝等，亦均署各縣知事或副將，惟軍權則集中於楊氏之手。然楊增新當時之所以悉允伊方要求者，原為分散其勢力，徐圖善後；詎伊方人物，亦為將計就計，以觀其變，雙方同床異夢，各懷鬼胎，表面上伊新雖已統一，而實質上未之然也。故伊犁方面之李輔黃、馮特民二人，仍未將各部院完全撤消，企圖再舉；楊乃密電中央，請授李馮以甘肅道尹，俾離伊犁，以維邊局。而李馮不受命，且有潛向俄國進行借債五百萬，以新省路礦森林為抵押之傳說，楊氏聞之，益為不安，乃又電呈中央，中央覆准就地正法，於是楊乃密電馮得元槍決李馮於伊犁；三

年二月，廣福亦因病出缺，楊乃呈請中央改鎮邊使爲鎮守使，任楊飛霞承其乏。自是伊犁軍政實權，全屬省府，一易昔日分立之局面矣。

(3) 消滅哥老會 伊犁既平，尙有會黨散處各地，戕害官員，擾亂地方，楊增新乃用剿撫兼施之手段，依次平之。會黨者，即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所謂之哥老會，而新疆之有哥老會黨者，大多爲左宗棠平回亂時之湘軍淮軍之遺裔也。宣統末年，中原鼎革，新疆有志之士，亦即組織哥老會起事，響應革命。然其徒多不知革命爲何事，或挾嫌報復，或爲非作歹，戕害官員，時有所聞，而尤以南疆爲特甚，如焉耆知府張銑及馬鴻賓，爲會黨胡世才、何正魁等所殺；庫車知州毛英畏，爲鍾冠華等所殺；輪台知事李華嵩，爲王海龍、蔡得林等所殺；阿克蘇道尹陳正源，知府王乃發，爲湯友邦、高紹之等所殺；塔羌知事胡奠華，因沒收會徒煙土，爲李嗣書等所殺；餘如和闐、于闐、洛葉等地，或戕官殺人，或劫獄圍營，其最稱嚴重，轟動一時者，則爲喀什噶爾道尹袁鴻佑夫婦及參將湯殿恆，與疏勒縣知事張秉鐸及張舒鐔等同時被查春華、邊永福、魏得喜等所害。蓋袁已被任繼袁大化之新疆都督，查邊魏等殺袁後復招集徒衆，編練軍隊，盤據喀什，企圖大舉，俄方藉口保僑，增兵滋事，幾引起國際糾紛。楊增新就任後，對於會黨之處置，始終以狡詐之手段，巧妙之方法，先安撫其首領，解散其徒衆，待事過境遷，復一一正之於法，一二年間，哥老會悉被消滅。至民國三年，韓應中自稱山主，以肅州爲根據地，密派楊生花入新放票，糾集會衆，頃刻之間，南北兩疆，又風起雲湧，大有死灰復燃之勢，然以楊應付得法，捕殺其首，驅散其徒，不久即告平定。

(4) 統一全疆 哈密 亂，既經平定，伊犁 亦已收服，會黨亦已消滅，新疆 境內，似趨統一，僅阿爾泰 區，尙與省方分治也。原自光緒十年，新疆 建立行省後，雖於迪化 省會設置巡撫，統轄全疆軍民兩政，然於伊犁 則設將軍，與巡撫並權，各不相屬，塔城 則設副都統，隸屬伊犁 將軍，兼辦參贊大臣事務，阿爾泰 區則設長官，亦與新疆 分治，故全疆行政，實未統一也。楊氏 主新後，其伊犁 既已收服，向隸伊犁 方面之塔城，亦於民國五年由參贊汪榮亭 會同楊氏 呈請改參贊爲道尹，已告一統；其時惟阿爾泰 區尙與省方分治而已。民國八年，阿爾泰 區長官兼都統張慶桐 蒞任，濫發紙幣，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種，對前任長官程克 所發之紙幣，全置不理，同時並以新發紙幣，收買俄國 盧布；按當日價格，盧布一圓，祇值新幣七分，而張則以新幣一元，易盧布三元，相差至鉅，因此新幣信用不固，物價騰貴，軍民均大受影響；而軍隊薪餉，又積欠不發，於是官兵大譁，八年三月，被革之衛隊管帶馮繼 再煽惑軍隊，羣起變亂，殺外交局長朱世昌，財政局長姚明燾，庶務員稽震 等，並囚張慶桐，馮繼 再自爲統領，宣布獨立。楊增新 卽派周務學 前往查辦，除調遣軍隊隨往外，並添募蒙古馬隊前往鎮攝。周於是年五月抵阿爾泰，奉命代理長官，官撫叛衆，將馮正法，七月與楊 會呈中央，改阿爾泰 區爲道，改區長官爲道尹，並任周務學 爲道尹，於是天山南北，悉告統一矣。

(5) 內政之設施 楊增新 統一全疆後，對於內政，首先整飭吏治，爲民解除痛苦。蓋新省自清季以還，官場黑暗，不可言喻，橫征暴斂，壓迫人民，習以爲常，小民之苦，可云至矣。楊氏 起家州縣，此中情形，知之甚詳，故下車伊

姑，首卽注重於吏治之整頓。時喀什噶爾道屬十二縣中，而侵蝕公帑者，竟有十餘縣。楊乃悉登簡白，監追公帑，並擇其最爲貪婪不法者，呈請分別槍決監禁六七人。又爲之釐定徵收章程，譯以纏文，張貼通衢，俾民周知，使官吏不得從中敲詐剝削。復許人民得以郵遞呈控官吏之貪暴不法者，凡貪污虐民經調查確鑿者，立予撤懲，卽縣署司事門丁，如有藉勢舞弊，情節較重者，亦必槍決不宥。以是墨吏奸官，稍形斂跡，閭閻安寧，民衆翕服。

楊氏既注意於整飭吏治，又致力於開渠墾荒。良以新省除荒漠戈壁外，沃壤遍野，盡能開發，不特利民，抑且富國，乃爲明定獎勵墾植章程，督促官民共力爲之，總計天山南北，新闢土地，多至一百數十萬畝，年增糧賦，約有十餘萬石，故新省協餉雖絕，而財用得以粗足，並以田野既闢，村落漸增，乃爲開縣設治，尤稱楊氏行政上之最著者也。但楊氏除上述數端外，對於教育、實業等，實無成績可言。蓋事業之盛衰，視乎人才之優劣，楊氏過穩健，重保守，對外則施行封鎖政策，對內則採用愚民政策，惟恐人才不易駕馭，寧願事業任其自然，但求維持現狀，不使有所進步，因而所謂教育實業等，均無成績可言；而新疆行政之所以無顯著成效者以此，同時新疆之所以能長治久安者亦以此也。

以上皆楊之對內工作，以下接述其對外工作，但均就其犖犖大者言之。

(6) 援科布多之役 民國元年，外蒙受俄人之煽惑，庫倫宣布獨立，並出師進犯科布多，形勢甚爲危急。科布多與新疆唇齒相依，爲全國西北門戶，一旦有變，不特新疆大局有關，且爲全國安危所繫。當此時也，哈密回亂

方作，哥老會聲勢正盛，而伊犁又宣告獨立，楊於全疆紛擾中，繼任都督，又遇蒙亂，大有應付維艱之嘆。科布多參贊一再電請救援，楊鑒形勢之緊迫，關係之重大，乃於元年六月派兵兩路出援，一由古城開拔，統率者爲營長閻定邦，有興年等；一由古城開拔，統率者爲副將張鴻疇，參將馮寶山，營長馬致和等。然以新疆交通不便，迢迢數千里，軍行沙漠中，殊爲不便，士兵均需携備三月之糧，且沿途水井均被蒙人堵塞，每到一處，必先開井取水，故行軍至爲遲緩，未抵科城，而科城已於八月失守，蒙人且乘勝進犯阿爾泰，楊乃急電伊犁鎮邊使廣福，及副將張鴻疇等改援阿爾泰，一面並呈報中央科城失守情形。至二年十月，阿爾泰帕親王與俄領開議，訂結臨時條約六款，雙方停戰，十二月簽字停戰條約，限三個月內各撤軍隊，互不侵犯。三年，中央政府又與俄方密訂中俄蒙三方協定，准外蒙自治，範圍限喀爾喀四部，及科布多所轄蒙旗，於是雙方遂於三年三月實行退兵，新軍亦撤防，事遂平。

(一) 俄哈竄新之役

哈薩克人本自成一部落，廢清同治光緒間，中俄兩次劃界，致將哈薩克部落割成二部。其劃入俄境者，稱爲俄哈，劃入華境者，稱爲華哈。然以界限不清，往往父爲俄哈，而子爲華哈，兄爲華哈，而弟爲俄哈。劃界後，彼等仍不問國籍，往返如故，然其族民性強悍，尤喜剽竊，往往彼此發生衝突，惹起國際糾紛，而新俄邊界廣延數千里，到處有路可通，俄哈犯罪者，往往逃入華境匿避，華哈犯罪者，亦逃入俄境匿避，雙方政府，俱感困難。民國五年九月，俄國革命爆發，俄政府在哈拉湖一帶徵募哈薩克人從軍，哈薩克不從，俄官殺其領袖，以致激成衆怒，羣起殺俄官而叛亂，俄政府派軍進剿，俄哈勢弱不能禦，乃紛紛逃入新疆，而俄國之布魯特及纏回各

族，亦懼而隨俄哈向新疆逃亡，一時新疆邊境，如北疆之塔城、伊犁，南疆之喀什等，俱滿佈俄哈逃民。楊增新初則派軍在邊境各卡嚴加防堵，一面並將由甲卡入口之俄哈，由乙卡送回，然以愈來愈衆，聲勢兇猛，防不勝防，堵無可堵，計塔城方面，逃入俄哈可六七萬人，伊犁一帶則十餘萬人，喀什一帶亦三數萬人，總計不下二十萬人，牲畜培之而逃入之俄哈，或占據牧場，或滋生事端，且深入腹地，北疆之烏蘇、精河、沙灣、古城、奇台、孚遠、阜康等，南疆之喀什道所屬各縣，莫不有彼等蹤跡。楊氏對此，除一面妥爲安撫，並設法堵塞不使彼等向有水草之處流竄外，一面並與俄方交涉，赦免其罪，招收回國，然俄方必欲逃哈交出叛亂領袖，甚且派遣官兵入境搜捕，其有自動回國者，亦慘遭殺戮，於是逃哈益形畏懼，寧死不願歸國，其後迭經交涉，始由俄方布告赦罪，至七年秋冬，逃哈始相率返俄，其事遂平。

(8) 白俄竄新之役 蘇俄革命，舊黨失敗，紛紛潰退華境，新疆地隣俄國，遂被蹂躪，幸楊增新善爲應付，未致糜爛也。先是：民國七年冬，俄舊黨軍事領袖阿年闊夫，在愛古斯爲新黨慘敗，擬率部由韋塘子退塔城，假道赴伊犁，進攻薩瑪爾，並欲以伊犁爲根據，與赤黨作最後掙扎。其時日本派赴新疆之調查員，及英領事，均慫恿楊增新援助舊黨，然楊氏深知國防空虛，實力薄弱，苟觸怒舊黨，則舊黨之力雖不敵新黨，但擾亂新疆則有餘；苟徧袒舊黨，則新黨消滅舊黨後，更將爲新疆之大患。故楊氏在此形勢危迫千鈞一髮之際，對俄國內爭，自始即抱定不干涉主義，阿年闊夫欲求假道，楊即婉辭拒絕。民國九年，舊黨最後之壁壘摧毀，巴奇亦率殘軍萬餘人，由韋塘子

退入塔城，阿年闊夫及都托夫等各率數千人，分由博樂縣、霍爾果斯縣退入伊犁。楊於事前早爲防範，要求各軍事領袖，依照國際公法，入境前，先解除武裝，以免新黨乘勝追擊。雙方同受糜爛，其中除一小部份囑強不聽外，均遵約解除武裝，新黨遂亦停止追擊。然武裝雖已多數解除，但塔城伊犁兩城，敗兵雲集，應付實甚困難。且阿年闊夫在伊犁又陰謀再舉，企圖反攻，新黨防範甚嚴，幾釀衝突。楊爲避免發生意外計，乃將阿年闊夫部軍官，悉數調至省城，旋又遷至古城。既而阿年闊夫在迪化又陰謀滋事，楊乃押送甘肅，以遏亂萌。其後阿部餘衆，亦遂歸化入籍，紛亂乃平。巴奇赤在塔城，因道尹張鍵供應稍有不足，發生衝突，張鍵乃請俄國新黨爲援，新黨亦頗慮其爲患，遂由塔城北四十餘里之葦塘子越界追剿。巴奇赤軍敗退額敏河南，向阿山進逼。民國十年六月，巴奇赤沿途拔電桿，割電線，編造木筏，以渡額爾齊斯河。阿山道尹周務學，以兵力單薄，猝不及防，不能遏止，憤而自戕。巴奇赤軍長驅進據阿山，承化寺、布爾津等，亦相繼失陷，並擬大舉南犯迪化。楊乃飛檄張鳴遠、張培元爲前敵司令，進紮烏魯木齊河，旅長蔣松林駐綏來，指揮杜發榮駐小拐，以爲後援；又派鄂英爲第一路支隊長，駐青格里河，圖規復布倫托海；魏鎮國爲第二路支隊長，駐和什托落蓋，圖規復布爾津縣；指揮王大同率隊駐布爾根河與兔布拉克，以扼竄古城及鎮西之路；司令張鴻疇駐防鎮西，楊應寬駐防古城。糧台西路設於綏來，東路設於奇台，省城則設總籌糧處。同時當布置軍事之時，復派外交局長馬晉等，至齊桑接洽赤軍，夾攻巴部。故新疆軍事布置，甫告就緒，赤軍已出兵由齊桑進攻巴奇赤，新省軍隊亦隨即四出包圍，巴軍不支，四散敗竄，均爲駐軍堵截，斃白俄無算，俘獲尤

多，除衆向科布多逃亡，阿山遂告克復。

綜計蘇俄革命，白俄軍退入新疆者，不下三四萬人，滋擾二三年，新疆全省軍隊，合計僅萬人，且老弱殘朽，不足一擊，而楊增新能於此艱難困境中，善爲應付，保全疆土，實屬難得也。

(9) 楊氏被刺 楊增新，滇人也，故滇人之入新投效者甚多。民國五年，蔡松坡先生在滇舉義，旅新滇人羣欲繼起響應，惟楊增新素抱祇服從中央，而不問其柄政者爲誰，故對於革命事業，表示反對。滇人以楊氏反對革命，遂決去楊。會有督署密探蜀人謝文富者，偵知滇人潛謀去楊事，乃即據實以告，而當時適有滇人在座，楊遂佯不爲信，叱其造謠離間，並命縛謝出轅門而槍斃之；一面復以善言慰諸滇人，使其不疑。越日，楊增新饒教育部視察員劉章楹，即約諸滇人相陪，乘機殺諸謀叛滇人，事遂寢。

民國十六年春，粵中北伐軍興，長江一帶，相繼克服，楊氏知革命成功，勢不可免，欲乘機退休，惟以繼任人選一時不易解決，遂將家屬先送大連，已則待機再行。民國十七年秋，國民政府漸見鞏固，楊遂本其祇服中央不問執政爲誰之初衷，電京改易旗幟，並派教育廳長劉文龍入京報告一切，省政府亦於是年六月二十日改組，順流轉變，似可無事矣。詎至七月七日，楊氏突然被刺，即所謂三七之變是也（十七年七月七日，故稱三七）。七日止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第一班學生畢業，請楊增新蒞校致訓畢，並設席宴楊，交涉員樊耀南等受俄人之煽煽，乘此刺死楊增新，以謀奪取政權，實行共產，幸民政廳長金樹仁，師長蔣松齡定亂迅速，新省始重入坦途，否則，不特

楊增新被刺而死，即新省河山，恐將改觀矣。但亦以楊氏之被刺，金樹仁實爲同謀云。

(10) 楊氏治新之功罪

楊增新字鼎臣，雲南蒙自縣莫別村人，清光緒戊子科舉人，己丑聯捷成進士。當宣

統三年鼎革事起，新撫袁大化委爲都督兼布政使時，楊氏慨然曰：「新疆孤懸塞外，自漢唐以來，時附時叛。蓋中原多事之際，兼顧不暇，則土人乘隙而叛；至中原平靖，武力充實，再事撫循。因當時無外力之侵略，且與中原關係較淺，故二千年來叛服靡常，今日情勢則大不然，溯自清代開闢西域迄於改建行省，歷次西征軍費及每年協餉，中原金錢之輸出於此土者，更不可以數計，是中原各省對於經營新疆之担負，不可謂不重矣，今一旦政綱失握，外有強隣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恐此大好山河，將淪陷於異族之手，求如昔日之收撫於數十年以後，必不可得。環顧世界，如非奧之窮荒，南北之冰洋，皆已瓜分豆剖，各國糜金錢，用武力，得闢寸地尺土於異域，則舉國歡喜若狂，我乃舉數萬里版圖，棄如敝屣，豈不重可恫歎？諸公潔身高蹈，而委之於增新，際此危急存亡之秋，正丈夫担当事業之會，至於成敗利鈍，均所不計。」云。觀楊氏之言，即可知楊氏之毅然就職，負斯重任，不特有以愛新

疆，抑且有以愛國家。論者謂楊氏主新十七年，未能適應時變，有所建樹，且採取愚民政策，實行門羅主義，以致地方風氣閉塞，人民智識愚魯，流毒之深，直迄今茲；又其人專橫狡詐，陰險狠毒，偶語棄市，殺人如麻云云。但新疆素稱受協省份，楊氏主新後，協餉斷絕，其財用並不加賦而得粗足；又撫取邊氓，一視同仁，無畛域之見，吏安而民不擾；至其所經之艱險，所遇之憂患，更爲常人所不能應付，如哈密纏亂，伊犁獨立，哥老會起事，外蒙進犯，俄哈竄亂，

白俄侵佔阿山等處，置苟一不慎，即可使全境糜爛，疆土淪亡，然楊竟能於危急中，竭其心智，用其才力，綏輯地方，保全疆土，不特使全疆人民，得以安居樂土，即對於中央政府，亦能使無西顧之憂，此實不能不歸功於楊氏者也。惜楊氏以鬚眉斑白，力維邊局，最後竟使飲彈而終，且楊氏被刺後，金樹仁不能繼楊氏保持小康之局，僅三載而變亂頻仍，全疆雲擾，實令人深為痛且憂矣！

楊增新被刺後，羣以金樹仁平亂有功，乃擁為新省主席，電請中央，加以任命，並報告三七事變之經過，電中略謂樊耀南等受蘇聯唆使，有赤色嫌疑，事變時，俄國飛機，亦曾飛新相助等語。中央聞訊，上下憂疑，徒以途遙訊阻，真相莫明，為駕輕就熟，免致再生意外計，乃明令金樹仁為新省主席，主持全省一切軍政事宜。

金樹仁為新省主席後，其政治軍事上人員之配置：民政廳長李榮，建設廳長閻毓善，教育廳長劉文龍，財政廳長徐益珊，省府秘書長魯效祖，高等法院院長屠文沛，交涉員陳涉善，迪化道尹未詳，塔城道尹黎海如，伊犁道尹王之佐，阿山道尹張明遠，阿克蘇道尹朱瑞祥，焉耆道尹汪步瑞，喀什道尹馬紹武，和闐道尹楊春江（新省行政官廳，除道尹一缺，因有特殊情形申請暫緩裁撤外，餘悉遵現制。）軍事方面，共有軍隊七師：蔣松齡一師駐塔城，牛時一師駐伊犁，魏鎮國一師駐阿爾泰山，張子亭一師駐阿克蘇，劉希增一師駐省城，鄂英一師駐喀什噶爾，熊發友一師駐地未詳。

第十二節 最近新疆事變之始末

新疆自清季以還，墨吏貪官，刁風邪行，不可言狀，雖經楊增新氏一度之整頓，然楊死金繼，不久即恢復其黑暗原狀。故近年來新疆政治之腐敗，不堪究詰，橫征暴斂，結黨營私，無所不用其極。人民不堪官吏之苛虐，不堪繁重之負擔，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民變之根，實早在潛滋暗長。金樹仁不體民情，不顧民困，非特不自覺悟，乃反招募白俄騎兵，作爲屠殺人民之劊子手；俄兵紀律之敗壞，性情之兇暴，實無其比，奸殺劫掠，無惡不作；因而人民痛苦，愈不堪問，而事變之起，亦勢所必然矣。所以新疆事變之醞釀，遠在三四年前，而醞釀之動力，卽爲官吏之橫暴，事變之實質，卽爲官逼民反；至於事變之導火線，則爲民國十九年金樹仁對於哈密改土歸流處置失當之故。

原來哈密爲新疆東部重鎮，亡清時代於其地封三回教賈薩克爲親王，使其經理采地租田及回民瑣事。及民國元年，因回王沙馬克蘇特專橫貪婪，差徭繁重，纏回曾起反抗，呈請改土歸流（參見前節），後事雖平，而改土歸流，迄未實現。民國十九年三月，沙親王逝世，其子聶茲爾襲位，懦弱無能，纏民更爲不滿，聶茲爾乃挾鉅金入省，求援於金樹仁，駐哈密師長劉希曾乃乘機建議改土歸流，金樹仁納之，遂一面予聶茲爾以高等顧問名義，永住省城，一面召虎王姚羅博士（沙王之侍衛長，亦作姚樂博士，又稱姚六娃子）晉省，商榷施行方法，繼卽派員

會同虎王，前往哈密辦理清查封地事宜，至十月間，整理就緒，將哈密改爲宜禾、宜吾、哈密三縣，各派縣長治理之；纏民性守舊，驟然改制，自多不慣，而劉師長平日又殘暴兇橫，與纏民惡感甚深，以此纏民更有結怨劉師長者；同時聶茲爾晉省後久久不歸，擁聶者疑爲金樹仁所扣留；又纏民自願耕種者，准其領照播耕，不願耕種之荒地，則准漢人領照開墾，而應納之賦稅，纏民領耕之熟田，自領照之日起，卽令其繳納，漢人領墾之荒地，則豁免二年；以此纏民見待遇不平，更生怨恨；後金樹仁復令宜禾縣長龍瑞成奪取纏民之耕地，撥歸由甘肅避難而來之難民，蔽護同鄉（金亦甘肅人），欺壓纏民，纏民尤爲深痛嫉惡；此時沙王之舊從，見故主勢力衰落，乃生衛護之念，遂四出煽動，纏民既有上述之種種不滿，遂紛起電金請願，詎纏民之請願電報，又爲縣府所扣留，自是纏民憤恨之餘，實難再忍，遂於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乃藉小鋪事件，羣起反抗，星星之火，竟燎起彌漫全省之大亂矣。茲將其事變經過，概誌如次：

（一）纏回之暴動與馬仲英之西進 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哈密縣東之小鋪地方守卡軍官張某，私通常地纏回阿某之閨女，旋結爲正式夫婦。惟回人之向例，不獨不准與外人通婚，卽與外人交遊，亦爲回教規律所不許，茲見漢族軍官誘迫纏女，均引爲奇恥大辱，再加以上述之種種積因，遂在小鋪蠶起譁變，盡殺小鋪卡兵，奪獲快槍三十餘枝；同時土葫蘆、老毛湖等地之纏回，亦聞風響應，除殺當地之卡兵外，又將新移殖之漢民百餘家，皆斷其頭，埋諸耕地中，以示佔地之報復；此外聞風而起，殺戮卡兵者，前後共有十一處之多；又勾結哈薩克人

同起作難，哈薩克人原以游獵爲生，善於射擊，纏回得其助，而聲勢益壯，於是即向哈密縣城進攻，駐哈師長劉希曾乃派團長周隸忠率兵擊敗之，纏民退入山中。金樹仁聞變後，即派朱瑞擲爲師長及熊發有爲旅長馳往查辦，熊生性好殺，纏回破捕者無一倖免，初纏回見朱兵勢浩大，懼而請降，至此纏回亦惟有挺而走險，雙方大戰遂開始。此時纏回變亂之範圍雖逐漸擴大，人數亦逐漸增多，但卒以既無訓練，又無組織，不能持久，結果慘敗，紛紛遁入八大石山中，而聶茲爾部頭領和加尼牙子及姚羅博士，乃赴甘求援於馬仲英。此時馬仲英適爲馬步芳所敗，無路可去，見纏回前來請援，遂於五月十九日率部四五百人入新援助纏回。馬爲甘肅回民，其部屬亦均爲回教徒，抵新後，纏回均奉之爲領袖。

馬仲英入新後，首攻鎮西，陷之，繳得槍械數百枝，聲勢益壯。鎮西既陷，乃進攻哈密，時師長朱瑞擲守哈密新城，旅長熊發有守哈密舊城，兩城有暗道可通，馬攻舊城甚烈，熊擬投降，朱力阻之。纏回掘地道通城壕，用火藥炸燬城垣，守軍以羊毛包堵禦，城得不破。馬部又於黑夜用雲梯攻城，守軍燃燈禦之，日久油盡，乃宰牛取油，已而牛亦盡，聞左宗棠平新時所建之兵庫，得火箭，庫藏甚豐，哈密卒賴以堅守六月。馬見哈密久不能破，一面派兵包圍哈城，一面越哈進攻七角井。省府派秘書長魯效祖爲總司令，杜治國爲旅長，馳往救援。魯駐大石頭，杜率千餘人任前線，與馬軍遇於七角井。魯杜均不知兵，杜部更無紀律，軍中煙賭歌唱，幾忘其置身前敵，馬率部夜襲，杜軍大敗，倉皇逃遁，爲亂軍所殺，所部生還者不及十人，魯得訊後即焚燬糧秣，逃至古城。馬於此役，腿部亦中彈受傷，乃

退哈密休養，旋於八月又率部回甘。

馬仲英雖率部回甘，哈密叛纒，勢仍囂張，金樹仁乃急調駐防伊犁之張培元率部援哈，並任爲前敵總司令，以代魯效祖。張奉命後，長驅直入，九月抵哈密，城內守軍乘勢夾攻，哈圍始解，叛纒悉退山中，頭目請和，張准之。熊發有主張將頭目調至省城，張恐再生枝節，不用其謀，但坐鎮哈密，遂亦相安無事。此時金樹信以張培元擁重兵坐鎮哈密，恐日久爲患，乃向其兄進讒，金樹仁信之，乃調張回迪化，張負氣，不久，仍回伊犁。

張培元離哈後，金任黎海如爲師長，前往坐鎮，山中纒回，將來滋擾，屢起衝突，黎派隊入山進剿，戰事再起，黎部不諳路徑，小受挫折，金加派劉傑三爲第一路前敵總指揮，盛世才亦任總指揮，前往應援，盛在前線，東征西討，行蹤無定，劉有勇無謀，到哈後，即督師入山，適馬仲英由甘派團長馬赫英率部數十人援助纒回，省軍不知虛實，震馬部威名，紛紛潰退，棄械逃遁，劉幾不能鎮壓，乃親率馬隊五六十人，奪所遺大砲，受傷陣亡，纒回乘勝追擊，省軍遂繼杜治國之後，再度慘敗。消息傳至迪化，全城驚恐，幸金樹仁此時已向蘇俄購得軍用飛機，派往助陣，纒回始伏處山中，不敢復出。

自馬仲英負傷退駐甘肅，纒回伏處山中後，金樹仁不惟對於纒民不施宣撫，且聽其祕書長魯效祖之言，實行斬草除根之策。民國二十一年七月，金派盛世才率大兵圍剿山纒，纒民見形勢危急，請省軍暫緩進攻，自願繳械投降，省軍允之，限在一日內繳械二千一百枝，及期滿後，纒民已從間道逃亡他處，姚羅博士逃甘，投馬仲英，和

加尼牙子逃外蒙。八月馬仲英又派其副官馬世明率聚綠團，出青銅峽，逕赴嬉羌，阻撓省軍後防。省軍至此，乃又變更計劃，與纏民議和，結果決定由省府允撥小麥百石，生銀四萬兩，同時纏民准繳械二千一百枝，作爲和平解決之條件。議成後，省府派員將麥款全交於和加尼牙子，令其分發各纏民，詎和加尼牙子將麥款盡發於己之部屬，對姚羅博士部屬一無所發，以此兩部即起內爭，省軍聞訊，乃乘機前往圍剿姚部，纏民見省軍至，即息內爭，復合與省軍抗，省軍力剿之結果，和姚二部復與馬仲英之副官馬世明互相策應，逃竄鄯善，守卡官兵，全無戒備，槍械悉被奪，城亦陷，城郭纏回，紛起響應，聲勢大盛，鄯善漢人，悉被屠殺。省府得報，即調熊發有由七角井前往平亂，熊軍行所至，亦輒事屠殺纏民，纏民益憤，馬世明更加以煽動，纏民蜂起反亂，數達萬人，但無軍械，及熊至而悉潰散，熊乃下令屠城三日，以報復之，馬世明率殘部逃魯克沁，熊追擊之，馬世明乃倉卒率隨從八人逃至吐魯番，煽動纏回起事，佔領吐魯番新城，聲勢又盛。時守吐魯番舊城之旅長馬奉明，亦爲回教人，得熊屠殺纏回消息後，痛憤萬狀，遂與纏回合作，下令焚燬縣署，屠殺吐魯番漢人。時熊發有尙不知馬旅長已與纏回合作，乃追馬世明至吐魯番時，即爲馬奉明軍所覆沒，熊發有被執處死。省府聞警後，急遣盛世才由哈密進剿，大兵既至，肉搏二晝夜，始將吐魯番收復。然吐城經此劇戰後，已成一片焦土矣。

馬世明、馬奉明經省軍擊敗後，乃率殘部竄入南疆，進據焉耆，並在焉耆設立總司令部，以馬世明爲總司令，號稱第三十六師焉耆剿匪總司令部。此時喀什至迪化之交通，已經斷絕，所有文電，皆取道伊犁，繞冰達坂，至阿

克蘇，轉達喀什，每一消息，需時二十餘日，呼應頓感不靈，同時南疆各處纏民，亦皆蠢蠢欲動，多有暗備軍器者，如墨玉縣之查獲鐵棒案，英吉沙縣之查獲大頭棒案（以堅木爲杵，長三尺餘，粗其一端，在粗端滿裝鐵釘），然官方雖查獲此種武器，惟恐激起民變，不敢追究，纏民等窺破其隱，亦更肆無忌憚，其後大頭棒鐵棒等類，竟人各一具，橫行鄉里，漢人此時，咸恐遭其攻擊，罔敢遠行，而馬世明等卽利用此種時機，派其黨徒，在輪台、庫車、拜城一帶，極力煽動，無知纏回，紛紛附和，庫車縣之纏民鐵木爾（係庫車縣脚夫攪頭，在新疆則名車戶鄉約），遂招集纏民，暗中活動，以致輪台、庫車、托克蘇、沙雅、庫爾勒、拜城等縣，相繼叛變，凡屬漢人之婦女，悉被奸佔，所有旅居以及永久住在該處之漢人，均遭慘殺。此時駐喀什之師長金樹智（金樹仁之四弟），毫無政治及軍事學識，平日性情驕奢，專事聚斂，聞報倉皇，乃派團長楊慶明帶騎兵兩連，前往阿克蘇堵防，金師長恐兵力不足，更與道尹馬紹武商議，以師部副官長李登龍爲援，阿第二路指揮，詎正在準備出發之時，忽接墨玉縣纏民叛變消息，漢人自縣長以下，悉被大頭棒打死，和闐、洛浦、于闐等縣，旋亦相繼起事，皮山、葉城、澤普、葉爾羌、沙車各縣，亦皆紛紛告急，金師長見大勢已去，憂心如焚，忽染暴疾身故，兵權卽歸於馬紹武。此時阿克蘇業已失陷，楊團長敗退巴楚，喀什回漢兩城（卽疏附、疏勒），風聲鶴唳，極形危急，馬紹武卽以同教關係（馬本回教新教之教主），一面派人往和闐宣慰，一面卽令第二路援阿軍隊開拔，迨行抵九台（係站名，在巴楚下二站），卽與叛軍遇，兩軍相持約兩月，卒以衆寡懸殊，軍心渙散而失敗，指揮李登龍陣亡，南疆各屬，全爲纏回所有，各縣縣長，除政績特著者外，悉遇其

害漢族商民，亦被殺殆盡，誠空前之浩劫也！

馬世明馬奉明入天山南路，煽動纏民，奪據城池後，馬世明復於民國二十一年冬，率纏回圍攻迪化，金樹仁聞訊，即派鄒團長率部數百人馳赴達坂城堵截，廢歷除夕之夜，鄒部官兵在軍中烟賭作樂，忘其置身前敵，纏回偵知，即大舉進攻，鄒部猝不及防，除百餘人得逃亡者外，餘均被俘，槍械悉被繳去，以是纏回聲勢大盛，長驅直入，迫近迪化，迪化一夕數驚，人心惶惶，秩序大亂，金急調鎮西之陳品修任南路總指揮應援，陳率部千餘進攻纏軍，纏軍竄入迪垣附郭之南山中，及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而圍攻迪化，馬世明由妖魔山（離城僅十餘里）進攻迪化北門西大橋，破警察局，奪其槍械，紅山嘴省軍一排，亦被繳械，西大橋居民，皆係回民，至此亦均起響應，馬軍益壯，直迫西北二城脚，幸南關一帶，因城防指揮白秀之防守得宜，未生變化，金樹仁以西大橋回民響應，軍使纏軍得以西大橋為攻城根據，乃下令縱火焚西大橋，於是向日之商業精華，遂成一片焦土矣。二十九日晨，金樹仁命督署參謀長陳中等率軍出城反攻，陳等為保全城中人民生命財產起見，乃經一晝夜之激戰，始得小挫纏軍，但省圍猶不能解。此時幸有東北抗日軍蘇炳文將軍部衆千餘人，適由俄轉道經塔城進達迪化，吉林省自衛軍李杜將軍退俄部隊六千餘人，亦相繼馳至，此種軍隊，原係正式陸軍，不但紀律嚴明，而戰鬥力尤強，新省各軍，皆非其敵，因之省軍聲勢大振，迪化之圍乃解，於是城內漢民，無不箠食壺漿，歡迎東北抗日各軍，皆呼之曰天兵，萬家慶祝，歡聲雷動。當東北各軍抵新之初，雅不欲參加內戰，乃由各將領函馬世明婉勸停戰，最低限度，亦

須嚴禁種族之仇殺，此時之馬，以戰勝之餘威，竟不之顧，仍事殺掠，東北各軍爲數十萬漢人計，爲本身自衛計，乃毅然助省軍以攻馬。此時馬世明已率部退三道壩，而三道壩爲新疆產米之區，且爲省城屯糧之所，纏回退佔三道壩後，即將糧米運走，省城大恐，金急派員赴吐魯番調盛世才攻三道壩，盛得東北各軍之援，始得克服三道壩，纏軍逃入山中，人心稍安。省圍解後，金樹仁以省城兵力薄弱，調盛世才率部入城，以資鎮壓，但逃竄山中之纏回，又集合向東路滋擾，阜康首被攻陷，金又遣盛往援，克復阜康後，仍折回省垣，駐兵城外，然纏回聲勢，仍極雄厚，西路如昌吉、呼圖壁等縣，先後叛亂，而迪化亦一夕數驚，秩序紊亂，人心惶惶，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同時以南北兩疆，到處變亂，各地漢人，均集省垣避難，人口激增，糧食缺乏，餓斃者日有所聞，慈善之士，雖出而組織慈善會，從事救濟，然力量微弱，無補大局。當此全城饑饉之時，金樹仁之弟金樹信及旅長崔肇基，竟倒行逆施，搜刮糧食，以是人民怨恨痛苦，更不堪以楮墨形容，民國二十二年「四一二」之政變，即在此種環境中爆發矣。

(2)「四一二」政變之始末 當此全城饑饉，民怨沸騰，倒金之舉，躍躍欲動之時，又有白俄歸化軍團長安團諾夫者，向金請餉，被金樹信訓斥，大爲不滿，歸遇城防指揮白秀之，密謀倒金，同時省府科長陶明樾，督署參謀長陳中，及張馨等，亦對金不滿，且以纏回與金惡感太深，去金或可稍平民憤，於是乃於四月十日在迪化縣政府開會討論，結果認爲時機已熟，決於十二日午後起事。十二日晨，陳等授白俄歸化軍以密令，午後一時，安團諾夫即率領所部，聲稱纏回進犯，盪擁入城，直近省府，省府衛隊見形勢不佳，即緊閉大門，然入內者已有七八十人，

向衛隊開槍射擊，衛隊亦還擊，互有死傷，金樹仁即於此混亂中由後牆縋繩而出，歸化軍搜索不得，即大肆搶劫，重要物件，一掃而空。其時各城守軍，均已預先接洽，均鳴槍響應，秩序大亂。金樹仁逃出省府後，奔西門第一公安局。是晚城內之倒金派在歸化軍指揮部開會，推舉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省政府主席，東北抗日軍領袖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以客軍再三辭謝，但各方堅請，鄭乃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暫允維持秩序。此時金樹仁已乘亂潛逃出城，調陳品修部之楊正中率兵反攻，十三日上午，鄭潤成派軍接戰，楊部大敗，遂偕金氏西竄，退至昌吉，綏來縣，乃強提公款七八十萬，退至塔城時，復將省府存於塔城之汽車公款金條一千二百七十餘兩，掃數捲去，遁入俄國，取道西伯利亞返天津。抵津後，乃於十月十七日（民國二十二年）赴贛晉謁蔣委員長，十月二十九日，由贛來京，抵京後，行政院以金控案纍纍，加以扣留，十月三十日，即移解法院，依法辦理。

迪化既定，參加政變者復於四月十四日（民國二十二年）召開臨時委員會，各民族均有代表出席，席間鄭潤成以客軍關係，請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衆乃改推盛世才為臨時邊防督辦。繼乃討論新政府之政綱，以剷除金氏苛政，各族一律平等為宗旨，舉其要者：（一）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一律平等；（二）各地官員選舉及考試法錄取，不分省界及民族界限；（三）人民有結社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四）廢除金氏對人民種種非法不仁道之束縛政策；（五）發展交通，調劑各民族及各地方之生活標準；（六）開闢礦產，使新疆經濟獨立；（七）輔助農民，使農村經濟充實及具體化；（八）外交歸中央；（九）施行黨化教育；（十）財政與

中央統一。大政方針通過後，又舉出委員三十七人，其姓名如下：劉文龍、盛世才、鄭潤成、牟維漢、趙得壽、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宮碧澄、吳靄宸、張馨、朱瑞墀、李榮、閻毓善、陳繼善、屠文沛、李溶、陳得立、魯倫、格米里肯、巴平古特、裘大亨、張德勝、張明遠、滿素爾、胡賽音、阿不多哈買提、買母提恩第克、巴彥克、氣格、聶茲爾、德木丁、車德恩、藍彥壽、馬鴻祥、于鎮國、董光錚、賀德元、通寶等三十七人；同時並派代表至省外，回漢各軍將領處，接洽和平事項，當時除伊犁無消息外，其餘各處，均賀電紛來，表示服從。

「四一二」政變後，中央對於新疆，甚為注意。因鑒於過去金樹仁之措置不當，釀成民族仇殺之變亂，前途甚覺危險，乃有派遣大員前往宣慰之必要，幾經磋商後，決定推參謀次長黃慕松氏前往宣慰。黃氏奉命後，一面延攬熟習邊疆之人才，一面籌劃經濟。至六月六日（民國二十二年）遂由京飛新，六月十日抵迪化，詎黃使抵新未久，忽於六月二十七日又發生政變。原來「四一二」政變之主動者，為陳中、陶明樾等少年份子，當政變之起，盛世才猶在昌吉（距迪化約百餘里）與馬仲英部對壘中，聞變趕回。後在陳陶指導下之民衆大會，選盛世才、劉文龍分任督辦主席，事乃告一段落。盛劉接任後，一面覺本身地位尚未得中央任命，一面鑒於過去篡奪之先例，不免懷有戒心，同時陶陳亦有恃功而驕之氣概。黃使抵新後，陳陶等對黃多所往還，因而謠言繁興，劉盛更覺不安。至六月二十七日，盛世才突自前線馳回，召開軍事會議，盛氏首即謂要槍斃三反動份子，陶陳知事不妙，亦起即席抗議，盛氏遂喝令馬弁將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捆出槍斃。按陶明樾係臨時省政府秘書長，為新省

少年派首領，甚得民衆信仰；陳中係黃埔學生，爲臨時督辦參謀長，同時又爲中央軍事特派員；李笑天爲新省航空署長。自此三人爲盛劉非法槍斃後，舉國驚駭，事變後，盛劉於當日聯名電中央，謂陶等勾結謀亂，故捕獲槍決，未謂請中央派陳立夫、彭昭賢、劉光、張鳳九四大員赴新調查真相。中央接電後，一面召黃使立即返京報告一切，一面由蔣汪聯銜電劉、盛，囑令不可自生攜貳，致隳前功。副劉盛來電表明心跡，而黃使亦於七月二十一日離新返京。

黃使抵京後，適中央要人在廬山開會，二十五日，黃奉蔣電召赴廬報告真相。八月一日，行政院第一一八次會議議決，任命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爲新疆省政府委員，劉兼省政府主席，盛兼邊防督辦，張兼伊、犁屯墾使及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

劉、盛等既正式任命後，中央認爲新疆有續派大員前往視察之必要，因新疆有強隣逼處，此次變亂，已引起列強之注意，若再有不測，前途實甚可懼，故於同年八月十六日政治會議時，由汪院長提議，派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氏赴新省視察司法外交。羅氏遂於八月二十五日首途飛新，九月二日抵迪化，即與劉、文龍、盛世才及各方代表晤談，極爲圓滿。七日晨，劉、盛分別宣誓就主席暨督辦職，由羅氏監督。正午聚餐，到各族各界代表及蘇聯總領事等百餘人。席間對羅氏不辭勞苦，遠道來新，安定局勢，均甚表欽佩，對劉主席盛督辦就職，亦熱烈祝賀。羅回戒酒向嚴，是日亦破例痛飲。同日下午，羅氏赴纏回各寺坊宣慰，纏回感激異常。八日晨各族各界在

迪化開歡迎羅氏大會，下午出席由俄回新之東北將領歡宴。

九日晨六時，羅氏赴吐魯番晤馬仲英，同行者有督署參謀長劉斌，迪化行政長李溶，及馬仲英派來迪化歡迎之代表等；下午六時，抵吐魯番，馬仲英郊迎三十里，並列馬隊一旅，請羅氏檢閱，城內纏民，空巷歡迎，途爲之塞。十日接見纏民代表，宣達中央德意，馬仲英率全體軍官晉謁，聽候訓話。旋與馬仲英談商各問題，結果圓滿，馬表示絕對服從中央，保持和平，並保護交通。十一日馬仲英就督辦公署所委之東路警備總司令職，劉斌監視。同日復開歡迎羅氏大會，到軍民數千人，熱烈情形，空前未有。當晚纏民數百人請願，羅氏極力撫慰，並允設法救濟，纏民歡聲雷動。十二日晨六時返迪化，晚十時到達。羅氏離吐魯番時，馬仲英因防務關係，親送二百里至達坂城始回，並派代表陪同到迪。

二十日，羅氏由迪化抵塔城，二十二日由塔城啓程，二十四日抵斜米，二十七日即已達蘇聯邊境之新西伯里亞（Novosibirsk）與由來自莫斯科之駐俄大使顏惠慶會晤，商談外交事件，先後留駐五日，於十月一日分手，顏返俄京，羅亦於是日折返斜米。羅氏原定計劃，擬於巡視天山北路各地後，再巡視天山南路，願以盛世才與馬仲英又決裂，突發嚴重之糾紛，故當即派其秘書馮有真先行回京報告，羅氏本人，則於十一月取道西伯利亞返京。

(3) 馬仲英之捲土重來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疆省垣發生政變之際，正馬仲英由甘督師再度

入新之日。先是纏回軍在三道壩被盛世才擊潰後，聲勢仍盛，馬世明率部仍佔焉耆，省府以內部分紛亂，亦無暇及此。逃竄外蒙之和加尼牙子，又潛行入甘投馬仲英，與姚羅博士勸馬入新。馬先遣其弟馬仲傑率部二千人入新，仲傑年方十九歲，驍勇有勝其兄，軍行沿途無阻，直趨木壘河，與黎海如部遇，黎不經其擊，即敗退，仲傑追迫古城，與李榮華部戰，李亦驍將，馬親赴前線督戰，中彈陣亡，所部損失過半。五月五日，馬仲英亦親率教導連特務營二部入新，當其弟陣亡時，已跟蹤而至，黎問仲英，退守古城不敢出，並悉調張祖安部（時任古城城防司令）爲其護衛，李榮華出與馬仲英戰，卒以勢孤力薄而陣亡，古城遂陷，黎海如亦被俘。是役也，馬仲英奪獲槍械八千餘枝，彈藥無數，實力益厚，乘勝攻孚遠，守將李福壽與馬同爲回族，且自知不敵，盡率其衆以降。孚遠既陷，迪化頓告危急，臨時邊防督辦盛世才急統大軍，親赴前線，與馬仲英相遇於孚遠所屬之滋泥。時官慰使黃慕松氏已抵新，電令雙方停戰，靜候處理，雙方代表曾在古城一度協議和平條件，嗣以未合，盛馬乃開始作生死亡之主力戰。

馬仲英之耀武新疆，初則原爲和加尼牙子等所迎入。和加尼牙子此時見於馬之勢力，日增月進，對於纏回，多不信任，且多殺害，恐將來回族壓倒纏族，漸有忌馬之心，而馬在古城所奪獲之槍械，又未願分給和部，和大爲不滿。盛世才知馬和不洽，乃秘密派員向和聯絡，並任爲南路警備司令，迨盛馬接戰時，和即率部離馬，佔領吐魯番，以此馬仲英勢孤力弱，爲盛世才所擊敗，身受重傷，由原路潰退，盛命參謀長陳中率部追擊，陳與盛不和，未力追，馬乃得從容入吐魯番，驅逐和加尼牙子，和乃退據托克遜，馬復派駐焉耆之馬世明率部八千餘出達坂攻迪

化，兵至南山，盛令東北自衛軍總指揮楊效均率兵迎戰於水石溝，劇戰三日，自衛軍旅長劉定邦陣亡，但馬世明亦不支而敗退，省軍亦不深追。馬世明復退焉耆，並逐和加尼牙子於托克遜，和退庫爾勒。其後和派鐵木爾潛赴南疆各地活動，企圖煽惑纏回，釀成事變，爲己別樹一幟，以與馬仲英對抗（此後果釀成南疆獨立事件，見後）。

馬仲英自在滋泥被盛世才擊敗，負傷退佔吐魯番後，盛馬雙方，曾迭派代表，會商和平，盛以邊防督辦名義，任馬爲東路警備總司令，指定哈密爲馬部駐防之區，着令退出吐魯番，所部歸督辦公署節制指揮，但以餉精問題，未曾解決，馬未願退出富庶之吐魯番，困守貧瘠之哈密，對東路警備總司令一職，亦未就任，和議迄無具體之結果。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日，羅文幹氏抵新，正值和平定停之時，九日羅氏毅然以調停爲己任。先是羅氏由迪化赴吐魯番之前，盛希望羅能邀馬至迪化會晤，面商一切，消釋仇隙。羅氏於九日下午抵吐魯番後，勸導馬氏維持和平，與盛合作，馬氏首肯，即於九月十一日就東路警備總司令職，以示服從省方之意；但對退駐哈密一節，則要求對所部餉精有切實之保障爲條件，蓋其時馬之所部，經數月之補充與訓練，已不下萬人，但餉精無着，馬乃不得不就地籌餉，吐魯番爲南疆富庶之區，差堪供給，若一旦退至哈密，則餉精無法籌措，全軍將有凍餒之虞，故對退駐哈密一節，乃要求以所部餉精有保障爲交換條件也。督署方面，最初曾有馬部退守哈密後，負責籌餉之諾言，馬對此項諾言，以其無確實担保，未能置信，蓋就軍事方面言，吐魯番前有達坂山天險之阻，由馬部扼守，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顯佔操縱自如之優勢，苟退守哈密，而省方不履行籌餉之條件，則馬部如甕中之鱉，無能爲力。

矣。至於赴省會晤一節，馬在問題未解決前，自不願輕率從事。羅氏以雙方所爭執者，僅爲餉糈問題，尙不難解決，遂由吐返迪，以便從長磋商。羅氏於十二日夜抵迪，十三日盛來訪，見馬未同來，先存不滿之印象，更以馬仍要求餉糈，遂認爲和解難成。十五日盛召開軍事會議，歸化軍指揮巴品古特等極力主張討伐，於是遂通過再戰之決議，一面將馬派至省城磋商和平之代表張稚韶、拜自興、姚治平三人扣留，和解遂告絕望。在軍事會議未開之前，省府主席劉文龍本定十六日親赴吐魯番會晤馬仲英，迨軍事會議既決討馬，且隨卽開始軍事布置，此行乃打消。至於軍事會議之所以決定討馬者，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在：先就軍事勢力言，馬所佔之區域自鎮西、七角井、哈密以迄鄯善、吐魯番、焉耆，完全在其掌握；南疆一帶，直至喀什沿途均有其一部份勢力，北疆一帶，則馬派其副師長馬赫英率一千餘人，佔據阿爾泰；是則馬之防地，將佔全疆之大半，且吐魯番方面，馬之前線已超越達坂山而至柴窩堡，距迪化不過百里。至省方防地，則僅東起古城以至迪化，西達塔城而已；伊犁方面之張培元又與盛貌合神離，暗鬥甚烈。故當時之環境，省方幾在馬部包圍之中也。再者，馬之防區，多爲富庶之地，補充給養，俱無恐慌；省方所轄，則貧瘠不堪，所存糧食，僅足一二月之用，故和平苟終不能保全者，則在省方，惟有速戰，是爲唯一之出路；尤其歸化軍與馬仇恨最深，積不相容，深恐馬勢力澎漲，與己不利，主戰之意，最爲激烈。

戰雲旣已佈滿全疆，戰事自難倖免，九月二十日左右，省軍首先發動，向馬進攻，馬卽予以還擊，雙方互有勝負，屢有進退。駐阿爾泰之馬赫英出師攻塔城，牽制盛之後路，塔城一度被佔，馬赫英乘勝向沙灣、綏來推進，但終

被歸化軍擊敗，塔城復歸省方所有。盛馬之主力戰，在達坂山一帶，一度盛傳馬部包圍迪化，亦一度盛傳盛世才擊潰馬部，和加尼牙子曾一度助盛攻哈密，但爲馬擊退；伊犁之張培元於二十二年冬與馬聯合倒盛，亦由伊犁出師，佔領沙灣。綏來，進取迪化，據劉文龍盛世才於二十三年一月六日通電，謂張敗退後，已於三日被狙殺。總之新疆戰事，幾遍全省，加以各軍紀律敗壞，鋒鏑所及，焚燒屠殺，奸淫擄掠，窮兇極惡，無所不爲，而各種族間又互存芥蒂，互相仇殺，因而地方糜爛，房舍坵墟，死傷枕籍，屍骸遍野，情況之慘，得未曾有！

盛馬之戰，迄今年（二十三年）秋間始告結束。近據盛世才電謂：馬仲英部經省軍迭次圍攻後，大部已撲滅殆盡，所餘殘部，不足千人，刻已向和闐一帶逃竄，本省秩序，漸趨安定。又據路透社莫斯科電謂：據塔什干傳來俄方半官消息，馬仲英爲盛世才部下所敗，七月十日偕軍官三員，騎兵七十九人，在伊爾干施丹附近，穿越邊界，逃入俄境，致被俄方解除其軍械，並拘留之。又據迪化電訊：省軍自克復喀什，殘匪卽潰竄和闐，現已全部繳械投誠，均經遣散，南疆戡定，新省軍事，已告結束云。

（4）南疆獨立之經過 新疆自民國十九年冬，哈密糾紛肇始後，四載以來，戰亂頻仍，歲無寧日，兵燹所及，幾遍全疆。其初自烏蘇以迄塔城一帶，伊犁全境，尙未捲入漩渦，迨後盛馬再戰，馬赫英首先攻陷塔城，進佔沙灣，綏來，雖經省軍克服，但地方已遭糜爛；其後張培元又出師伊犁，與馬仲英合力倒盛，於是全疆雲擾，而無一片乾淨土矣。當此腥風血雨，彌漫全疆之時，又有所謂南疆獨立，組織僞府之事。此幕如一串劇，結果爲馬仲英攻迪化

失敗後，積極向南疆發展勢力時所消滅。但新疆此次變亂，層起迭出，演化不窮，令人頭爲之昏，目爲之眩。爰將南疆獨立之經過，再誌如左：

南疆獨立事件，發生於喀什。喀什有漢回二城，漢城卽新城，爲疏勒縣治；回城在其北，爲疏附縣治。地方富庶，人口衆多，商業興盛，街市喧闐，爲南疆第一重鎮。其所以發生獨立事件者，緣和加尼牙子等迎馬仲英入新後，馬之勢力日張，驕橫亦日盛，對於纏回，漸不信任，且多殺害，以此和馬之間，猜忌日深，盛世才偵知和馬不洽，卽派員潛來聯絡和加尼牙子，並任爲南路警備司令；迨盛馬再戰於茲泥時，和果率部離馬退佔吐魯番，致馬慘遭失敗；旋和被馬逐，乃退據托克遜，又被逐，退據庫爾勒。自是和乃密派鐵木爾（本庫車縣之腳夫攪頭）赴南疆各地煽動纏回，企圖獨樹一幟，以與馬仲英對抗。此時喀什道尹馬紹武適招黑黑子（卽布魯特，素處深山之游牧民）數千人，以資鞏固城防，詎鐵木爾等卽暗勾黑黑子兵及當地之土匪流氓等，一舉而佔領回城，並將馬紹武加以軟禁。時又有馬占倉者，曾受馬仲英之命與鐵木爾同來南疆，專施搗亂，嗣以和加尼牙子與馬仲英分裂，致鐵木爾與馬占倉亦互生猜忌，惟馬占倉自審東干回之兵力薄弱，乃陽示和平退讓，陰則佔據漢城以與鐵木爾對抗。此時和闐王依米爾，勢亦稱強，以是疏勒疏附及和闐之間，分成三大勢力，卽纏頭首領鐵木爾據疏附，回教首領馬占倉據疏勒，依米爾據和闐。

鐵木爾原係一庫車縣之腳夫攪頭，此時竟自稱東土耳其斯坦軍總司令，並聯絡和闐王依米爾出兵合攻

疏勒，依米爾雖爲聲援，實則並未出兵。鐵木爾所部多烏合之衆，流氓匪徒，焚殺劫掠，無所不爲，漢人及東干回，被其所及之處，殺戮殆盡，而疏勒城內之漢回軍民，以是同舟共濟，團結益緊，故圍攻雖久，終不能克；既而鐵木爾部則爭權奪利，派別分歧，自相水火，被軟禁回城之馬紹武，即乘機一方密聯馬占倉爲助，一方運動鐵木爾部旅長吳斯滿。吳本與鐵同時舉事，約定事成將畀吳以師長職，及佔領回城後，鐵木爾竟將師長司令，均自兼任，故吳斯滿甚恨鐵木爾之專權，意欲倒之，乃與馬紹武商洽，馬設計誘殺鐵木爾，馬占倉亦即乘勢佔據勒附城，但旋又爲吳斯滿所攻陷。

吳斯滿本係布魯特匪首領，有土匪之蠻性，無政治之頭腦，故雖大權在握，政治上毫無計劃，惟乘機掠奪財物及漢人婦女而已，旋爲安集延人色提瓦的匠（鐵木爾之歸化軍）所邀殺，色提瓦的匠遂自任總司令職，惟鑒於以前武人之自相殘殺，毫無組織，致不能支持永久，因邀請曾在土耳其留學具政治知識及宗教研究之薩畢脫杜摩拉爲首領，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是夜通過政府之組織法及各部之重要人選，組織綱領共三十條，茲舉其重要之五條如左：

第一條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依據回教教條而成立，謹遵萬世不渝之可蘭經所載條文命令爲準則。

第二條 東土耳其斯坦爲永久民主共和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爲謀人民之安樂，國家民族之生存，宗教文化經濟等之改進，請求南京或國際聯盟予以便利，協助人民，共同努力，以達最終之目

的，而保永久之獨立。

第三條 中央政府設總統一人，秉承回教教條，治理國政。

第四條 中央一切行政事宜，概採合議制，共同商討，與利除弊，以樂民居，俯察輿情，以除民疾。

第五條 中央政府總統之下，有國務院，內設總理一人，副總理二人，主持管理各部事宜。

各部之設置如左：

(1) 內政部 (2) 外交部 (3) 軍政部 (4) 財政部 (5) 教育部 (6) 宗教司法部 (7) 教產管理部 (8) 農商部 (9) 衛生部。

各部之歸屬大別爲二：(1) 政治組織，如軍政、外交、內政、司法、教產管理等部，由第一副總理總其成；(2) 社會文化組織，如財政、農商、教育、衛生等部，由第二副總理總其成。

至於政府之重要人員，開列如左：

總統 和加尼牙子阿吉木

國務總理 薩畢脫杜摩拉

喀什阿圖什人，諳印、土、阿各地文字。

內務部長 伏努斯伯克（後名尤文彬）

吐魯番人，迪化法政學校畢業。

外交部長 喀斯目加納阿吉

和闐人。

教育部長

阿布都拉克重木汗麻哈都目

喀什富豪。

軍政部長

烏拉孜伯克

喀什人。

教產管理部長

沙日斯底因

曾留學印度。

司法部長

澤里夫哈里阿吉

喀什人。

財政部長

阿里阿訇巴依

喀什富商。

農商部長

奧布爾哈三阿吉

富商巴烏頓巴依之弟。

衛生部長

阿布都拉哈尼

中亞細亞人。

國務會議秘書長

哈吉阿藍阿訇

庫車人。

偽府組織成立後，即派代表向阿富汗、印度等隣近諸國活動，接洽購槍，請求承認，表面上似已載有一國家軀殼，但其內容，則意見不一，派別分歧，有所謂喀什派、和闐派、東干派、黑黑子派、安集延派、鐵木爾派等，明爭暗鬥，絕無團結能力，亦無整個計劃。復就其中之人才言，則除薩畢脫外，餘皆當地之士劣流氓，與貪橫之巴依阿訇之類。此輩知識幼稚，思想舛誤，既無堅強之意志，又無一貫之主張，故偽府成立後，所謂中央要人，即將家眷財物等，全部運送阿富汗或印度，以為大難將臨，其無犧牲之精神，其無成事之毅力，於此即可想見。

偽組織之成立，一面雖以脫離中國而獨立為口號，然一面早投入於英帝國主義之懷中，蓋當時如無英人

爲之鼓動，作爲後盾，則早作鳥獸散矣。但既而英人見於此，盡烏合之衆，無甚希望，亦卽以觀望態度對之。此輩無知之徒，當時認爲唯一之工作者，卽排除漢人與東干回是也。觀其所辦之週刊，中有一段鼓吹攻擊漢人與東干回之言詞，特摘引如左：

『……總之：東干回比漢人更爲吾人之仇敵；吾人今雖脫離漢人之壓迫，但猶未脫離東干；吾人並未如何怕漢人，但不能不怕東干，故吾人對於東干須小心防備，要激烈對付，絕不能客氣，因爲東干回逼迫吾人不得不如此也。黃漢人與東土耳其斯坦本無絲毫關係，黑東干亦無多大關係，東土耳其斯坦者，乃東土耳其斯坦人之東土耳其斯坦，無須外人來作吾人之父母……吾人此後不用外人之語言與名稱，外人之風俗、習慣、性情、文字等，均須打倒，並將外人永遠驅逐出境。黃黑色之污穢，污及吾人之地方，爲時已久，而今非將此種污穢洗去不可。打倒黑黃之野蠻！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萬歲！……』

見於此段露骨之表示，卽可知其對於漢人與東干回，嫉惡如仇，故對於漢人與東干回，無不盡其殺掠奸淫之能事，廟產公款，全行沒收，更其餘事，誠浩劫也。

自鐵木爾潛赴南疆各地，煽動纏回，圖謀反亂之時，正馬仲英與盛世才第二次火併之日，故其匪性獸行，得以盡情暴露，浸假而吳斯滿殺鐵木爾，色提瓦的匠又殺吳斯滿，卽出現其所謂獨立政府，奸淫擄掠，得逞一時。及馬仲英爲盛世才擊敗後，積極向南疆發展勢力，駐紮馬子河疏附砲壘之東干回部，卽得馬仲英之接濟，於是東

于回部，即於今年（二十三年）二月六日攻擊疏附，佔領其城，所謂獨立政府，隨即土崩瓦解，歸於消滅。此輩無識之流，原本不配言獨立，而其殘忍刻毒，直非人類，政權受授，不出砍殺，其不久必歸瓦解，自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惟南疆人民，受其荼毒，呼救無門，中央徒以道遠訊阻，不能消滅於當初，以救人民於水火，實深悲痛也。茲中央已有新疆建設計劃委員會之組織，以褚民誼爲主任，另聘專家若干爲委員，積極從事研究計劃，以期對新疆有所建設，以救新民，而固邊防。

（5）新蘇協定 最近新疆事變之經過情形，已分別敘述如上，但尙有一重要事件，爲吾人所不可忽略者，即金樹仁擅與蘇俄私訂新蘇協定是也。特爲補誌於下：查新疆與蘇俄通商，在楊增新時代，曾於民國九年五月，與蘇俄訂定伊犁臨時通商條約，其範圍僅限於伊犁一隅。十一年蘇俄特派喀贊斯克沙至迪化協商臨時通商條約未成，十二年又派鄂作爾率迪繼續磋商，歷時二年，大體告成，正待簽字，適中俄協定成立，且規定於六個月內訂立商約，新疆與蘇俄無再行商訂臨時通商條約之必要，遂又廢止，蘇俄在新疆通商，仍以伊犁爲限。十四年，因關稅關係，忽准蘇俄在塔城迪化喀什三處通商，其後蘇俄又派遣代理人至其他各處，自由貿易，自此遂成無約通商之局面。金樹仁主新後，老朽昏庸，不明外交，又值纏回事變，軍械接濟，仰賴蘇俄，遂受蘇俄要脅，令駐斜米總領事牟維與蘇俄私訂新蘇協定，進行至爲秘密，新疆當局，除金樹仁與牟維二人外，即外交特派員陳繼善亦不知內幕。至二十年十月一日，金強令陳繼善與蘇俄特派員司拉烏司克簽字，新蘇協定，遂祕密成立。事

後，金亦不報告中央政府，直至二十二年六月，金樹仁出走後，中央派宣慰使黃慕松入新，始得悉協定全文。協定係採用換文方式，全文共七條，並附附件四號。協定精神，全不平等，凡新疆對蘇俄之要求，均用「希望」字樣，且空洞而無實際，蘇俄之在新疆，則用「准予」「允許」等字樣。依此秘密協定，凡南北兩疆重要地區，俄商悉可自由貿易，最甚者，尤為第五條之規定，蘇俄所納關稅，無論現在或將來，不能比中國商民有較高或加重情事。總之，此種協定，純屬片面，蘇俄據此，可控制全疆之商業權經濟權而有餘，喪權辱國，莫此為甚！故新疆回民，即派代表來京請願，且將是項協定全文，抄送中央，中央經詳細研究後，認為確係喪權辱國文件，業已宣告無效。回民代表並向中央要求嚴懲金樹仁，中央亦已將金扣留，移解法院矣。

附註

據今年（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載，根據新疆回民代表口中所述，其協定之內容：（一）除原有之塔城、霍爾果斯、阿爾克塔木外，并開放圖魯阿提依、烏什、吉木乃為通商口岸；（二）准俄商自由往來貿易；（三）關稅特別待遇；（四）新省各大城准俄設立貿易機關等云云。

第十三節 新疆之國際關係

新疆僻處西陲，孤懸塞外，西北與俄屬中亞相接，西南與英屬印度爲隣，是則俄英二強，逼處其境也。又北連蒙古，唇齒相依，南接西藏，得失相隨；且今蒙古爲俄人所操縱，西藏爲英人所覬覦，是新疆之與蒙古西藏，又有重要之國防關係也。清季左宗棠平定回亂後，亦曾謂：『重新疆即所以保蒙古，保蒙古即所以衛京師（北平）』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故左宗棠即建議將新疆闢爲行省，每年籌三四百萬協餉以謀發展。奈自民國以來，關內政變迭起，軍閥戰亂頻仍，不但對新疆之協餉斷絕，即對新疆之情形亦甚隔闕。民國十七年楊增新被刺後，白崇禧曾頗率兵遠戍新疆，當時譚延闓、胡漢民等，亦力促其成，關心西北者，莫不認爲國民革命成功後一好現象也。惟其後事成泡影，令人失望！此後金樹仁主治新疆，僅三載而事變紛起，全疆雲擾，形成內則民族仇殺，生靈塗炭，外則強鄰環伺，危機緊迫，瞻首西顧，能不忡忡？

新疆最初本爲俄人之勢力範圍，後英人見俄人佔據塔什干、浩罕，勢力駸駸而南下，乃爲保護其屬領印度、阿富汗及西藏之權利計，亦極力向新疆謀發展，以與俄國對抗。最近日本亡我東北後，又值新疆內亂，乃亦積極向新疆活動，以謀共分其利。同時新疆境內有一部回民，以種族宗教等之關係，與土耳其、阿富汗等回教國，時有

極親密之往來，自成一系統；且土耳其阿富汗等國，羨於新疆寶藏之豐富，時向新疆回民煽惑引誘，以謀獲得其利。此外遠如德法美等，亦頗有染指新疆之野心。新疆之國際關係，至爲複雜，爰特分述如次，以作本書結論。

(一) 俄國 俄國自於道光同治間先後吞併浩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回部後，我西北之屏藩盡失，我新疆之危運頻臨，沿邊疆土，屢被侵割，帕米爾又被分佔（參見第九第十節），駸駸乎且有囊括全疆，雄霸中亞之勢。及其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一面宣言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所得之一切權利，以便收買中國人之心理；一面變換其外交方式，改用赤化政策，以作武力侵略之先鋒。故在新疆各地所設之領事館及領事，名爲保護俄商及辦理新俄間之事務，而實則祕密利用其接近份子，煽動種族間之衝突，使新疆脫離中國；並在伊犁、塔城、迪化各處設有共黨宣傳機關及政治組織，從事於新疆蘇維埃運動，陰謀奪取新疆政權，如民國七年楊增新之被樊耀南刺殺，即係受蘇俄領事之煽動，最近金樹仁之與蘇俄密訂新蘇協定，亦係受蘇俄之誘脅，而盛世才之擊敗馬仲英，亦爲受蘇俄之暗助云。

蘇俄對於新疆在軍事上更有一大佈置，即土西鐵路（Turk-Sib Railway）是也。土西鐵路，即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亞間之鐵路。查是路之建設計劃，始於一九〇〇年，當時俄皇政府，志欲有事於南亞，擬以西伯利亞之穀物，接濟於中亞細亞，開拓殖民，以爲侵略新疆、西藏、阿富汗之準備，乃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組織公司，開始興築，北自諾伏西比斯克（Novo-Sibirsk）起，至斜米巴拉庭斯克（Sempalatinsk）止（即河爾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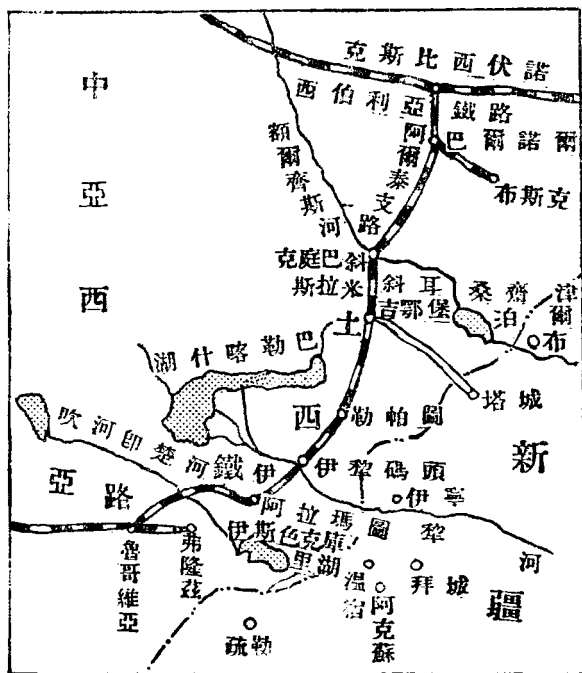
支線)南自阿魯伊斯起，至弗隆茲止(即塔什干支線)，惟中間尙有一四〇〇餘公里，因當天山、阿爾泰之西麓，山嶺崎嶇，工程艱鉅，未能接通。及一九二六年，俄國政府既定五年新經濟政策，乃決意趕速完成此段，遂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動工，分南北二端進行，北自斜米巴拉庭斯克之額爾齊斯河至圖帕勒，長七六四公里；南自魯哥維亞站至圖帕勒，長六七八公里，於一九三〇年竣工，南北二線啣接，全線遂完成。此路南起自土耳其斯坦首邑塔什干之北一五五公里許，上承中亞細亞鐵路，蜿蜒而東，至阿拉瑪圖，乃折而東北，循天山、阿爾泰之西麓，遇巴勒克什湖之東端，而北抵西伯利亞中心之諾伏西比斯克，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連貫，全長二五一九公里。然此路之成，實爲新疆之大患：蓋此路與新疆外廓相並行者，多至七〇〇餘公里，作一大規模之包圍形式，足以制新疆於死命，其在軍事上、戰略上之地位，至爲重要，中俄兩國間，苟一旦有事，俄必先取新疆，且如探囊取物，易若反掌。蓋有如此活潑之交通，朝發可以夕至，反觀我國，關山遠阻，行軍新疆，累月經年，勝負之判，當可預知矣。茲將土西鐵路，作一簡圖如左，以見此路對新疆之形勢如何。

復以軍隊本身而言：除承化駐有俄人馬隊數十人，以保俄商往來貿易外，當民國二十年纏回變亂時，金樹仁以省軍不足調用，乃招白俄兵三千餘人，由俄人巴品古特指揮，名曰歸化軍。當招募時，據聞蘇俄派赤色份子混雜其間，以便藉此廣行宣傳共產主義，促進新疆蘇維埃之成功；又白俄份子，其所以應募從軍者，亦欲借此擴張勢力，打定基礎，以爲恢復白俄國家之準備。故此種軍隊，數年以來，唯一之目的，即爲企圖搗亂，糜爛新疆，此次

盛馬復戰，即由巴品古特所促成，用意何在，不言可喻，將來一旦尾大不掉，不能指揮時，其危險更有不堪設想者！尤可慮者，萬一蘇俄以剿滅白俄為名，進兵新疆，重演外蒙故事，則不知將如何以處？眷念前途，誠不勝杞人憂矣！

(2) 英國 英國自吞滅印度，役屬阿富

汗後，在中亞之勢力，日益鞏固；惟見於俄國勢力，駸駸南下，頗有惴惴不安之勢，因與俄國在我國領土內，展開其鬥爭局面，故自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起，即有帕米爾之爭，當時清廷向英俄提出抗議，而俄以禦英，英以防俄，各執一詞以答；及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兩國竟私分其地（詳見第十節），除塔克敦巴什帕與郎庫里帕之一部尚屬我國外，餘均為英俄所分佔，誠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疆西部之屏藩以撤。蓋帕米爾之形勢，甚為扼要，南踰與都庫什山，即達英領印度，東經葉爾羌，可至新疆、西藏，北越阿拉嶺，可窺俄屬中亞細亞，實為中英俄三



國出入之門戶得之則可居高臨下，失之則必尖險受逼，今英國雖未能全行攬獲，但得此一半，已足攻守之用，既可抵抗蘇俄，保護屬領，又可直入天山，瓜分新疆。

俄國革命成功後，蘇維埃政府以扶助弱小民族爲號召，竭力活動於中亞各地，因而如烏斯白克共和國、土爾克門共和國、基爾吉斯自治共和國、塔乞克自治共和國等，及土耳其國、阿富汗國等，相繼興起，映現於世，而與英領印度之民族革命潮，適爲遙遙相應，予英國以一嚴重打擊，使英國不得不積極起而謀取新疆，以資抵禦蘇俄，保護屬領，故英國政府於一九三〇年，即派爵士斯坦因氏（Sir Aurel Stein）重來新疆考古。按斯氏曾於清光緒間銜印政府祕密使命，率同軍官及測量隊，測繪新甘地圖，又將敦煌千佛洞壁畫佛像及唐人寫經，私自盜運而去；及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又組考古隊，預備再入新疆，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三十日，準備完畢，即由印度辛姆拉出發，嗣中國學術團體雖一再懇詞痛陳利害，請政府令新省當局驅逐斯氏出境，新省當局雖阻其前進，但斯氏仍照原定計劃進行，甲地被阻，而至乙地，乙地被阻，復至丙地，輾轉新疆，考察內情，亦已半年有餘。斯氏旅新甚久，知新最深，關於新疆之著作亦甚多，其銜命入新，固不僅考古，實英國將來侵略新疆之急先鋒也。一九三一年，英政府又派陸軍中校斯蒂華特（Lieut. Col. J. E. Stewart）潛入新疆探險，其目的據英人自稱：『一以證明有否改良自東土耳其斯坦（即新疆）東向運輸便利之可能，二以打開一經由印度之貿易路線，三以發現可供發展之區域。』又曰：『查現時新疆貿易，已爲蘇俄所壟斷，一八七六年之中英借款條

約，雖與英國以某種之通商權利，惟此項權利，英方並未利用。觀以上二段之英人自述，用意何在，不言可喻矣。復於去年（民國二十一年）新疆變亂，據蘇俄塔斯社通訊：「新疆吐魯番方面回民暴動，武裝齊備，向北移動，至烏魯木齊；彼等已與北境喀拉夏之蒙人取得聯絡，更與西藏邊境之回民相通聲氣。」又謂：「此次回民之變，當與藏軍之侵川有關，且必有帝國主義者欲利用目前之時機，在新疆造成一反中國之獨立國，使成爲中俄間之緩衝國如滿洲國者然。」馬仲英亦向中央報告：「喀什方面等部，因受英人誘惑，有獨立傾向。」又當吐魯番回民大暴動之時，有一服務英軍多年之退職軍官名森堡格者，在吐魯番境內舉行所謂科學考察，其另有特別作用，又不可言而知。觀於上述種種，英人之對我新疆，積極進行，加緊活動，已爲不可掩之事實，其陰謀指揮之總機關，卽爲駐喀什之英領事館與印度之軍政部是也。

（3）日本 日本之覬覦新疆，自民國七年日人大濬太吉、大田東陽等六人，於中日軍事協約成立後，同我參謀部員程浴塵等赴新調查邊防時始。此後日本雖以亡我朝鮮之故技，派遣軍事密使，煽動回民暴亂，以期造成其侵略之機會，但究以爲時尚暫，不及英俄之早，故其勢力亦不如英俄之大。然以目前之國際形勢與日本之對華對俄政策言，則日本非積極侵略新疆不可，或於最近之將來，日本在新疆卽造成其特殊勢力，後來反居其上。蓋日本之侵華政策，向爲得寸進尺，既得朝鮮，卽侵滿洲，滿洲既得，又侵蒙古，而今欲鞏固滿蒙，又必須進而奪取新疆矣。又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後，日本非其意外勝利之結果，於次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

南犯上海，引起各國之反抗，造成國際間之孤立；同時中國既熱烈抵制日貨，蘇俄又極力充實邊防，日本南侵派之政策，遂爲國人所不滿，因不得不採取西侵派之政策，繼續向西發展，積極侵略新疆。次之以中東路事件，日俄結成仇敵，俄國在滿洲之勢力，被日推倒，俄之仇日愈深；同時俄美攜手，乃予日本以一嚴重威脅，日之備俄亦日急。故蘇俄乃積極在西伯利亞一帶從事軍事建設與飛機化學之設備；日本亦惟有加緊侵略新疆，建築一反蘇聯之根據地，一旦日俄戰起，則北滿、蒙古、新疆同時進攻，截斷土西鐵路與西伯利亞鐵道，使蘇俄在軍事上運輸上無法聯絡；同時復鼓動中亞西亞之回民，搗亂蘇俄之後方，藉以擊破蘇俄，保全滿蒙。並以中國之西北，全爲其佔領，更可東西兩路長驅直入我內地，控制我全國，爲其所欲爲矣。

日本對我新疆，以有上述之種種原因，故極力誘惑新疆之回民，在東京修造大禮拜寺及學校，優待回民，並派以村義麻等組織團體，信奉回教；印刷回文書籍，創辦回文雜誌，入新疆廣爲宣傳，以博回民之好感；同時更派僧人山本藏太郎、町井豬正、太和清正，及牧師胡魯爾等，在各地蒙回民族中活動，暗中接濟當地流氓地痞，組織人民自衛會及人民武裝團，至民國二十一年冬，竟與當地軍隊正式相抗，儼然自稱爲滿蒙回藏正義軍。並在阿爾泰組織紅十字會，誘惑回蒙各族，據俄國真理報載，馬仲英選兵新疆，亦得日本之援助，而馬仲英之軍隊中，且有不少日人爲其作戰；嗣以馬仲英不爲新疆回回所擁戴而失敗，乃又派員參與南疆偽組織，擬將土耳其王子阿卜杜克爾木立爲南疆偽政府之王，作爲溥儀第二。復在土京安哥拉設有商務專員，實則兼辦政治職務，就近

聯絡當地回民，及指揮新疆回民變亂。又日本以新疆遠處西陲，交通不便，乃積極進行其侵略工具之鐵路計劃，以冀新疆與東京直接取得聯絡。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俄國真理報詳論會謂：『日本最注目者為遼津平包等鐵路之控制，此類鐵道如與瀋陽、釜山鐵道銜接，則與日本軍事上經濟上之重要可知。此項鐵道之南為中國兩大鐵道（津浦、平漢），其西為自新疆至北平之要道，一旦有事，便可長驅直入，為所欲為。』此種言論，雖別有作用，但日本確有此種計劃，並且積極進行，設法使其實現，故同年七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亦有『軍部已秘密進取，實行其第二步之大陸政策』之記載。此政策之要點，首為計劃侵略華北鐵路之建築權，及延長平綏鐵道至甘肅，以便伸入新疆；延長膠濟鐵路經山西至蘭州，與隴海道、清兩路取得聯絡；並以外交手腕與隴海道、清二路借款之英比兩債權國接洽，取得與其對該工路之共同經營權。日本為促此計劃之迅速實現，乃屢派專員赴我西北調查考察，並隨地隨時攝照影片。近據大同訊：『日人近至大同者頗多，前月（五月間）十七日，日人林惠喜吉、田忠太郎等一行五人，由太原來同調查，隨帶照像器等多件，除對商業情形、交通設備，加以訪問調查外，對於社會狀況、民情風俗，尤為注意，在大同停留二日，即分組出發，一組折向北平，一組轉赴包頭考察。』云。最近（約九月間事）又派軍官數人攜帶藥品與照像器測驗機等，乘歐亞機飛往新疆迪化，幸至蘭州時，被朱紹良扣留云。總而言之，日本之急切謀奪新疆，已為極明顯之事實矣。

（4）其他諸回教國 在我新疆角逐者，除上述之俄英日三帝國主義者外，尚有土耳其、阿富汗等回教國

家，或以宗教種族相同，或以邊區地域相接，對我新疆，亦時乘機煽動，以遂其侵略之野心。如土耳其人，常以大土耳其主義，汎回教主義，及民族自決，宗教大聯盟等口號，誘惑新疆之回教民族，冀其脫離中國，受其統治，以獲得新疆之各種富源，所以此次南疆變亂，乃盡力協助之，故數年前美國政治地理學之太斗鮑曼氏，於其所著新世界一書中，亦曾謂：「土耳其斯坦之回教徒，足爲將來之亂源」云。最近印度回教領袖依克已博士（Dr. Sir Iqbal）且抱定「大伊斯蘭主義」積極進行「世界回教大聯盟」運動，並在君士坦丁堡設有掌理及計劃此事之總機關，欲將全世界之回教國家，熔成一體。鮑曼氏之所言，誠非全無根據也。至阿富汗，則以通商貿易之關係，時在南疆作離間鼓惑之工作，此次事變，更與僞府國務總理薩畢脫訂定軍事協助條約，所有軍用物品，均由阿富汗向德國代辦代運，助其獨立。

此外爲德法美各國，雖與新疆相距遙遠，然鑒於新疆寶藏之豐富，及各帝國主義角逐之熱烈，亦皆思染指其間。如此次南疆事變時，德國駐阿富汗京城公使，曾與僞府代表團磋商向德國購買軍器事宜，並介紹德國商人愛勃納爾爲其辦理，故當地回人，均認喀什政府之組織，英德兩國實爲主動云。至於法美，如法人之假中法科學考察團及美人之假遊歷經商與學術調查等爲名，在新疆作種種之窺探，皆其明證。

縱觀上述，新疆已在赤白帝國主義者重重包圍之中，危險程度，已達極點，國人如不速自奮起，以謀挽救，則西北疆土，即將爲東北四省之續矣！當東北四省未亡之前，吳鐵城氏還自東北云：「不至東北，不知東北之偉大，

不至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機。○最近馮有真氏從羅文幹氏入新疆觀察返京後，亦云：「不至新疆，不知新疆之偉大；不至新疆，不知新疆之危機。」又云：「新疆之偉大，遠過於東北；新疆之危機，亦遠甚於東北，此時如不力謀補救，銳意經營，則前途不堪設想！」馮氏此語，確有見地，因東北四省之面積，共為四〇・一一二・〇〇〇方里，新疆面積為五〇五六三・四〇〇方里，超過東北一〇四五一・四〇〇方里；而新疆之民族血統，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交通建設等與內地之關係，既非東北可比，而國際關係之複雜，外交上之困難，尤超東北而過之。而今東北四省雖亡於日本，但以東北與內地關係較密，如人心不死，富有收復之期；新疆遠處西陲，交通阻塞，與內地關係疏淡，而與英俄及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國關係，反甚密切，一旦淪亡，收復甚難。故吾人當以未亡之前，積極經營，免致自陷絕境，無法挽救，東北既亡，西北當保，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凡我國人，急起圖救，此其時矣！

